



刊叢學文年少界世

記遊漫界世蟲昆

著麗拉·揚聯蘇

譯 雄 幼 黃



目 錄

研究室之謎	11
出發	12
飛機與陷阱	13
奇異的森林	14
水中的牢獄	15
登陸	16
從地底到天空	17
出險以後	18
荒旱·戰爭·洪水	19
第一夜	20
衣食問題	21
逃出蝾螈的窠	22
芬芳的囚籠	23

植物奇談	3
受傷與治療
渡海・昇空
到了意想不到的地方
回家

研究室之謎

媽媽從廚房裏出來。祖母在食桌上鋪好

「噯喲。是炒蛋？」祖母問。

「不錯，孩子們老早就要我燒的。」媽

「水果一樣也沒有嗎？」

「沒有呀。今天只做了些冰淇淋，孩子

「雖然愛吃，」祖母嘮叨起來了：「可

我在做孩子的時候……」

但是媽媽對祖母那句常不離口的「孩子

勝，跑進裏間去了。她打開了裏間的窗，望

「卡里克！華莉亞！吃飯啦！」

「我在做孩子的時候……」祖母似乎有

半個身子伸出在窗子外面，用更大的聲音喊

「卡里克！華莉亞！你們在哪兒？」

空場上靜悄悄的。

「卡里克！華莉亞！」媽媽又叫了一次
廳，問起祖母來。

「孩子們不會說過到哪兒去嗎？」

祖母發怒似的咬着嘴唇：

「我在做孩子的時候……到哪兒去就沒有
孩……」

祖母把檯布拉直了，皺起眉頭：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去，即使北

……怪不得昨天報上登着……」

「登着什麼呀？」媽媽慌忙問。

「不知誰家的孩子溺死了。」

媽媽毛骨悚然：

「啊呀，那不會的，決計不會的！我家那孩子決不會去游水

「靠得住？」祖母搖着頭，「該回家的時候了，連影子還沒
出去，連早飯也不會吃過。」

媽媽一聲不響，趕快從廊下跑到天井。

「我做孩子的時候……」祖母長嘆着。

然而媽媽並不理會祖母在孩子時代做過些什麼，她跑出後門，站在空場中央，在陽光的逼射下，她眯了眼，巡視着遠處。

在靠近牆角的孩子們玩耍的沙丘上，正躺着華莉亞的玩具——裝着綠柄的鏟子；在鏟子的旁邊，卡里克的褪了色的圓帽也在那兒。

然而孩子一個也不在。

沙丘下面肥胖的貓亞尼德正在曬太陽。牠好像很懶，眼睛閉成一條線。對着媽媽，牠像要獻上什麼似的伸出了兩隻腳。

「卡里克！華莉亞！」媽媽踏着腳叫着。

亞尼德張開綠色的眼睛，看了媽媽一眼，舒服地打個呵欠，把身子轉了過去。

「到哪兒去了呢？」媽媽自言自語的說。



媽媽一邊走一邊向附近的公共曬場探望，尤其注意牆陰和壁角。孩子連影踪也沒有。

「卡里克！」媽媽又叫了一聲。

仍舊得不到回音。

「華莉亞！」媽媽再喊。

「嗚嗚嗚！嗚嗚！」附近什麼地方有了叫聲。

側面的後門呀的一聲響，一隻尖面孔的牧羊大狗，拖着鐵鏈跑到空地上來了。牠跑到沙丘上打起滾來，揚起了一陣灰沙。忽地又騰身而起，抖動了一下，高聲叫着跑了過來。

媽媽慌忙倒退。

「去！畜生！走開！」媽媽揮着手。

「傑克！站住！蹲下來！」有誰在大叫。

一個胖子也走到空地上來了，他赤着腳，穿着雙很髒的鞋子，手裏拿着枝點燃了的香煙。

那是住在街上的攝影師希米特。

「怎麼啦，傑克！」攝影師喝道。

傑克像犯了罪似的，搖着尾巴。

「這壞東西！」攝影師笑了。

這時傑克若無其事地欠伸了一下，跑到主人的身邊蹲了下來。一面「克擦克擦」的扭動着鐵鏈，一面用後腳使勁地搔起頭來。

「今天天氣真好，」攝影師微笑着說：「沒有出去乘涼嗎？」

媽媽看了一下胖子，又看了一下狗，不很高興地說，「你沒有給狗帶上口罩，就讓牠跑到外面來了。這隻狗像狼一樣，要是咬傷了誰，你怎麼辦？……」

「您說的可是傑克？」攝影師像吃驚似的：「這東西就是連小孩也不敢沖犯。牠像鴿子一樣的溫順哪。您不信，撫摸撫摸牠看。」

媽媽連忙揮手：

「不，我沒有那麼閒工夫，飯快要冷了，房間也沒有打掃過，孩子還沒有回來……卡里克！華莉亞！」媽媽又叫起來。

「您撫幾下牠的背，輕輕地問問牠看，要這麼說：『喂，傑克，去找我家的孩子！』那就馬上會找到了。」

攝影師又彎下身子去，輕輕地拍拍牠的頭。

「去找吧？喂，傑克？」

傑克原在輕輕地嗅着，忽地牠站了起來，舐一下主人綴滿唾沫的嘴唇。攝影師忙向後退，懊惱地吐了一泡口水，用手抹着嘴唇。

媽媽笑了起來。

「您不要笑，」攝影師鄭重地說，「這東西，警察老爺也請牠幫過忙呢。牠像火車循着軌道走一樣，能追踪人的足跡跑。您相信麼？要不要拿證據給您看？」

「算了罷。」媽媽說。

「不，不，一定要，」胖子興奮地說：「我說的全是事實。好，您把令郎拿過的隨便什麼借我用一下，玩具也成，襯衫也成，帽子也成，隨便什麼都……」媽媽的肩膀聳了一下，就彎下身子，檢起了鏟子和圓帽，交給攝影師。

「好，很好。」攝影師說。他讓狗去聞圓帽的氣味。

「喂，傑克！」攝影師高聲說：「你能做些什麼呢？讓我瞧吧。快去找了來！」

傑克叫了一聲，頭部貼住地面，一會兒，又把尾巴直豎起來，開始在空地上兜起圈子來。

攝影師小心地跟在後面。

傑克跑到貓兒亞尼德的身邊就停住了。貓兒跳開一步，把背脊彎得像弓一樣，綠色的眼睛，閃閃放光，同時嗚嗚的叫起來。傑克要去抓貓兒的尾巴。貓兒伸出腳爪，向傑克的鼻子上抓了一把。可憐的狗痛得直叫起來。牠翻過身來大叫一聲，向亞尼德撲了過去。貓兒舉起了前腳，依然嗚嗚的叫，好像說：

「你敢再來，我抓你！」

「呸，傑克，不許鬧玩兒！」攝影師一面叫，一面用力拉鏈子，把狗拉跌了一交。

「噓，快去找！」攝影師又下命令。

傑克對貓叫了一聲，就跑開去。在空地上繞了一圈，牠又跑到亞尼德身旁站住了。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鼻孔裏發出很大的聲音，然後呆望着主人。

「明白了，明白了。」攝影師點頭說，「卡里克和華莉亞曾在這裏坐過……大概還跟亞尼德玩過……你可是這麼說？那末以後他們往哪裏去了呢？喂，傑克！再找！再找！」

傑克顯出很不安的樣子，於是像陀螺似的轉了幾個身。牠用腳抓抓沙丘，忽兒高叫一聲，奮身一縱，向空場外面奔去了。

「噯，足跡找到啦！」攝影師叫了起來，他連鞋跟也來不及拔上，跟着跑

去。

「見了孩子們，請叫他們快回來！」媽媽高聲說，她穿過了空地，向後門走去。

「一定在外面玩哩。」媽媽想。

*

*

傑克拖着鏈子，和主人一同跑進一條小街。

「慢一點兒，慢一點兒，」胖子好容易跟上了狗，他喘着氣說。

傑克在一座舊洋房的面前停了下來，他望着主人，發出斷續的叫聲，立刻又向大門撲過去。

大門上。釘着一方白色搪瓷的「愛諾托夫」的名牌，原來是一個獨身的大學教授的寓所。名牌的下面用針釘着一張紙片，寫着：

電鈴已壞，請叩門。

傑克一面叫，一面用爪抓着門。

「呔，傑克，」攝影師連忙呵斥：「上面寫着『請叩門』哩，不許高叫！」攝影師用手理一下頭髮，掏出手帕來抹了一下掛滿了汗珠的前額，然後彎着

手指，輕輕地叩起門來。

裏面有腳步聲慢慢的走近來了。

接着是開門的聲音。

門拉開了一條縫，露出一個長着灰色長眉毛和花白鬍鬚的臉孔來。

「什麼事？」

「噯，先生」攝影師慌張地說：「我要請問一聲……」

主人的話還沒有說完，傑克就從他手裏掙脫了，牠猛力一蹿，險些兒把先生也衝倒，牠跳進了屋子。

「呔，傑克！混蛋！」攝影師大聲呵斥。

但鏈子的聲音，早已在走廊盡頭的扶梯旁邊了。

「對不起，先生。傑克年紀還小……一放牠進來，牠就會各處亂跑。」

「噯，請……」先生一面把攝影師引進裏面，一面恍惚地說。

「請進。那隻狗，不會咬人罷？」

「那決不會。」攝影師安慰先生說。

攝影師進了第二道門，再把門關好，輕輕地說：

「實在對不起得很。我來打擾您一會兒……孩子們大概是到這兒來了……我

說的是卡里克和華莉亞兩個，住在四五進屋前面的孩子們……」

「卡里克和華莉亞？我怎麼不知道呢，是很乖的一對哪，又有禮貌，又肯上進……」

「他們在吵擾您罷？」

「不，今天還沒有來過。我正等着他們呢……」

「那又奇了。」攝影師自言自語：「傑克是跟着足跡來的，決沒有錯……」

「不會是昨天的足跡罷？」先生把細地問。

攝影師來不及回答。只聽到傑克在樓上高聲的叫，還有別的聲音，似乎是壁櫥或是碗櫃在移動。

先生發起抖來。

「啊，那隻狗要把什麼都破壞啦！」先生像要哭了，他叫了一聲連忙抓住攝影師的袖子，奔到樓上去。

「原來是這裏，我的研究室哪。」先生一面推門，一面喃喃地說。

兩人跨進房間去。傑克跑了過來，呆呆地看着主人，一壁嗚嗚的叫，一壁往後倒退。

忽然，牠又拖了鏈子，在房間裏繞着圈子跑，牠嗅嗅書架，又跳上鋪着皮的

安樂椅，一會兒又在桌子下面兜圈子。牠什麼也不表示，只是不停地跑來跑去。桌子的上面，蒸餾器跳動起來，高腳玻璃杯也搖動了，玻璃試驗管也起了震動，叮叮噹噹的儘響着。

被日光照得發亮的顯微鏡幾乎直跳起來，先生連忙跑過去把它揪住。誰知一不留心，發光的天平的秤盤又鉤住他的衣袖，脫離了秤架，噹的一聲落在地板上，在黃色的地板上滾走了。

「怎麼啦，傑克？」攝影師着惱了：「儘亂叫亂轉的？不會給先生笑話嗎？喂，孩子們究竟在哪裏？」

傑克歪着頭，豎起了耳朵，望着牠主人，似乎在說：「我爲什麼要被罵呢？請問。」

攝影師儘搖着頭，好像說：「你這壞傢伙！」

「你不害臊嗎？傑克！還說是警察老爺差遣過的哩，竟沒有一點體統。你只會追追貓兒，要追蹤人的足跡，就沒這能耐了。嗨，回去！對不起，先生，真是意外的吵擾了您，抱歉得很……」

攝影師非常懊惱，垂下了頭，跑到門口去。但是傑克簡直像瘋了似的，咬住主人的衣角，一壁用勁踏住溜滑的地板，把主人向桌子邊拉。

「怎麼啦？」攝影師吃驚地說。

傑克嗚嗚的叫，又繞了桌子跑起來。一會兒，牠跳上靠窗的長椅，把前腳伸向窗櫺，發出幾聲短促的吼聲。

攝影師終於發怒了。

「畜生，爬下來！」他惱怒地去抓狗的項圈。傑克拚命掙扎，跳上了長椅的背。

「我真不懂了！」攝影師歪了頭。

「長椅的後面，莫非有老鼠藏着？」先生想解釋狗的舉動，「或者是爲了那後面有什麼麵包屑，骨片之類？因爲我常在這裏進餐的。」

先生走向長椅旁邊，把長椅拖開了一點兒。

果然，長椅後面發出悉索悉索的聲音。像有什麼東西輕輕地落在地板上了。

「麵包屑吧！」先生說。

傑克跳了過去，豎起尾巴擠到長椅背後去。牠似乎咬着了什麼東西。

「咦呀，什麼？讓我來看！」攝影師叫。

傑克一面搖頭，一面退了出來。牠在主人的腳跟前，放下了一隻小孩的拖鞋。

攝影師把傑克找到的東西拾在手裏，翻覆玩弄，不知怎麼才好。

「這像是小孩的拖鞋……這個……」

「唉，奇怪；」先生瞧着拖鞋也說，「真奇怪。」

先生和攝影師正在翻弄手中的拖鞋，傑克又從長椅後面，拖出三隻拖鞋來。其中一隻與先前的一隻大小正相同，另外兩隻稍稍小一點。

先生與攝影師面面相覷，大家莫明其妙。大家仔細地看着拖鞋。攝影師彎了手指，敲敲其中一隻的鞋底，毫無意義的說：

「堅固得很，是上等貨哪！」

正在這時候，傑克又從長椅的後面拖出一條小孩穿的藍色襯褲來，接着又是較小的一條。牠用腳踏住地板，以不很高的聲音叫。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先生用不安的聲音說。

先生彎下身子，伸手去拿褲子。傑克立刻露出牙齒，一面威脅的叫，一面要過去咬。嚇得先生馬上把手縮回來。

「這隻狗的脾氣實在不行。」先生侷促地說。

「這畜生確實魯莽……」攝影師同意先生的話。

他說着，就拿起褲子，拍去灰塵，整齊地摺疊好，然後交給先生。

「請您——」

先生眼睛看着傑克。

「不，不，何必摺得這麼整齊……」先生說，「謝謝您……噯，真是……啊呀，這兒還寫着名字……卡里克……華莉亞！」先生指着兩條褲子的腰上用白線繡成的字。

攝影師用手拭着出汗的額角。

「這兒有浴室嗎？」攝影師用警察的口吻問。

「不，」先生回答：「浴室是沒有的，如果您要洗手……」

「不是這意思。」攝影師氣吁吁說，「我的手可以回家去洗……我猜想孩子們也許脫了衣服在這兒洗澡……您懂了嗎？」

「噯……原來如此，」先生點點頭。

「那末，孩子們到底往哪裏去了？脫去了拖鞋，又脫去了褲子，赤身裸體的……真教人莫明其妙。」攝影師搔搔頭皮。

他又開兩條腿，兩隻手放在背後，垂下了頭，呆呆的望着地板。過了一會，又挺直了身體，用肯定的口氣說：

「無論如何，孩子一定會馬上找到。他們在您的府上呢，先生，只是不知道

躲在哪兒。這猜想決不會錯，因為傑克從不曾失敗過。」

先生和攝影師又各處都找了一遍，傑克意氣銷沈地跟在後面。

他們到了廚房裏，攝影師打開碗櫥，一會兒又把頭伸進到餐桌下面去找。又走到寢室，伸手到牀下去亂摸。但孩子們總找不到。

「躲到哪兒去了呢？」攝影師自言自語的說。

「依我想來，」先生說：「恐怕今天實在未曾來過。」

「您這樣想嗎？」攝影師問：「您以為他們不曾來過嗎？傑克，你意見如何呢？孩子究竟是不是在這兒？」

傑克叫了一聲。

「在這兒？」

傑克又叫了一聲。

「好，再找！一定會找着的！」

傑克立即興奮起來，牠後退幾步，引導先生和攝影師，仍舊跑進樓上的研究室。這一次，傑克又跳上了窗櫺，大聲嗚嗚的叫，似乎告訴主人說：「孩子們一定從窗口上出去了。」

攝影師終於冒火了。

「畜生！這真虧你的！難道孩子們會從樓上跳下去嗎？還是說他們像蒼蠅，或蜻蜓那樣的飛去了呢？」

「什麼？」先生吃了一驚。「飛去了？像蜻蜓？」

攝影師微笑地說：

「傑克在這樣推想哪。」

先生兩隻手捧住了頭。

「那是多麼可怕的事！」先生默默地說。

攝影師吃驚似的看着先生，問：

「您怎麼啦？趕快喝點水吧。您臉色蒼白得可怕哩！」

攝影師走近放着水瓶的桌旁，先生像赤腳踏在燒紅的鐵塊上似的悲叫起來：

「不行，不行！站住！」

攝影師嚇住了，呆呆的站着。

先生急忙伸手到桌上，拿起一隻盛着無色液體的玻璃杯，湊近眼睛，在陽光下查看。接着，他狼狽地從袋裏摸出一個裝有黑色骨柄的放大鏡，他對攝影師

說：

「站住了！一步也不許移動。把狗牢牢的按住！用兩隻手按！請您！」

肥胖的攝影師簡直嚇得不知所措。他失魂落魄地兩手抱住了狗，緊緊的揪在自己的胯下。

「先生莫非發瘋了？」攝影師想。

「就這樣蹲着！」先生叫。

先生把放大鏡放在眼睛前面，彎下了身體，把地板縫逐一仔細觀察。

「先生，我永遠這麼蹲着嗎？」攝影師擔憂地瞧着先生那古怪的動作，誠惶誠恐的問。

「跨到這兒來！」先生指定了一個地方說。

攝影師顫巍巍地把腳伸過去，仍把傑克按在自己的胯下。傑克不住地低聲地嗚嗚叫着。

「不要作聲！」攝影師恐怖地看着先生，吃吃的說。

「再把你另一隻腳跨過來！站在這兒！」

胖子老實地奉命而行。

像這樣，先生把嚇得話也不會說的攝影師一步一步的引到門口。

「現在，」先生開了門說：「請您跑出去！」

門在攝影師的鼻子面前「碰」的一聲關上了。

裏面響着上鎖的聲音。

攝影師把狗放了，打了一個嗝兒，飛快地跑下樓梯，他一面喘着氣，一面不斷回顧後面。

傑克高叫着也跟着跑下樓來。

於是主人和狗都跑到警察局。

*

*

*

不一會，洋房面前，來了兩個警官。他們推門進去，跑上樓上的研究室。但是找遍各處，已經不見了愛諾托夫先生的影子。在研究室的門上，發光的針釘着一張字條：

不要探索我的行蹤，因為此係無益之舉。

——愛諾托夫教授

出發

事情的發生和經過是這樣的：

孩子們失蹤的前一天黃昏，卡里克的確在愛諾托夫先生的研究室裏。在這種時候，跟愛諾托夫先生談談說說，是很有趣味的。

研究室裏已逐漸暗了下來，長長的黑影從房子的四角伸展到天花板上。似乎有誰躲在那裏，凝視着桌上明亮的一點——

酒精燈的藍色火焰儘在搖幌顫抖，要從沾上了煙痕的玻璃蒸餾器的底部伸出來。蒸餾器裏面，不知什麼東西在沸滾，發出「撲撲」的聲音。

過濾漏斗下面，慢慢地滲出透明的液體來，點點滴滴地落到玻璃瓶裏。卡里克坐在鋪着一大塊皮的靠椅上。

他的下顎靠在桌面上，屏住了氣，身子一動也不動，注視着先生的熟練的手法。

先生一忽兒忙着做這做那的，一忽兒吹吹口哨子，一忽兒又講他自己在孩子時代種種有趣的故事。他常常講的，是他在非洲，爪哇和澳大利亞等地的見聞。

不論說哪一方面，都很有趣的。

先生捲起了白色罩衣的衣袖，彎下身子，很小心地把油膩的濃液一滴一滴的滴入一排小玻璃杯中。又在那些玻璃杯裏放進一種光亮的結晶。這麼一來，液體中就發生了雪花似的東西。這雪花似的東西旋轉了一會，就沈到杯底去了。於是先生又從量杯中，倒進一種藍色的液體。不知怎麼一來，液體就變成了舊微色。

因為看得有趣，卡里克準備這樣地靠在桌子上，直看到天亮。

突然，先生迅速地用面巾揩揩手，握住了大蒸餾器的咽喉，用藍色的紙包了起來。

「終於，」先生說：「有慶祝成功的希望了。」

「成功了嗎？」卡里克歡喜地問。

「嗯，只要除去這液體的顏色就好了……」

先生揮着手，用不好聽的聲音唱了起來：

「奇異的水啊！

美妙的水啊！

我們要造成一個奇跡！」

卡里克不由得皺起了眉頭，先生是一個音樂迷，因此常愛大聲地唱，但他的

歌聲，卻像煙囪裏面的風的吼叫。

「那末如果兔子不肯喝呢？」卡里克問。

「爲什麼不肯喝？」先生聳聳肩：「不喝也得喝……但是這還是明天的事……」

先生看一看手錶，就擔起心來。

「啊呀，不得了！已經很遲啦。十一點，不，十一點過二十分了！」

卡里克想到自己已非回家不可了。他嘆了一口氣，勉強地爬下靠手椅來，他懇求先生說：

「明天在我沒有到以前，請您不要動手好嗎？」

「決不會，」先生搖搖頭，「不是跟你約定了嗎？」

「我帶華莉亞一起來，可不可以？」

「華莉亞？」

先生想了一想，

「那樣罷……帶她來……」

「那末，萬一完全失敗呢？」

「不會的，」先生吹熄了酒精燈，很有把握的說。

「兔子一定會變成跳蚤？」

「不是，」先生笑着說，「兔子仍舊是兔子哪。」

「那末，先生……」

「好，別的明天再說吧，現在，快回去罷。我也疲倦了，你應該去睡了！」

*

*

*

這一晚，卡里克翻來覆去的，老是睡不安穩。在夢裏，他看見一隻薔薇色的象。那隻象小得可以坐在指尖兒上，牠在餐桌上面亂跑亂跳的，把醬油碟子都潑翻了。終於牠自己也倒在潑翻的醬油裏，動彈不得。卡里克把牠從醬油裏拖了出來，放到飯碗裏去洗。可是象掙脫了他的手，用長鼻攔在他的肩上，一跳跳上了卡里克的頭頂。這時候一個很熟悉的小姑娘的聲音在說：

「怎麼啦，哥哥？您在大聲說什麼？」

卡里克睜開眼睛，看見牀邊站着的是穿着睡衣的華莉亞。

「哦，你已經起牀了嗎？」卡里克說，「也好，馬上去穿衣服罷。」

「怎麼？」

「去看囉，到愛諾托夫先生的家裏去囉。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最新奇的！真是希奇！」

「是什麼呢？」

「快去穿衣服！」

「我把自己的拖鞋帶了去罷。」華莉亞說。

「我也這樣辦。」

卡里克一面在牀邊找褲子，一面輕輕的說：

「喂，愛諾托夫先生已把薔薇色的水發明了哪。」

「好吃嗎？」貪嘴的華莉亞接着問。

「這倒不知道……這是給兔子吃的哪。……等一會兒，他要把那種藥水給

子吃……那才有趣哩！」

「吃了之後，就會怎樣？」華莉亞輕輕地問：

「我也不很明白哩，這是一種實驗呀！快走罷！」

孩子們悄悄的跑出了寢室。

祖母在後面大聲地在叫着什麼，卡里克拉了華莉亞的手趕忙跑。

「趕快！」卡里克吃吃地說，「如果擦了牙，洗了臉，吃了飯再去，一定要

來不及了。」

兩個人跑出後門，穿過空地，就在一條小路口消失了。他們跑進一條小街，

終於來到那電鈴已壞，非敲門不可的門前。

卡里克敲了門，裏面沒有回答，於是試推了一下，門就推開了。

孩子們就穿上帶來的拖鞋，跑進了不很明亮的第二道門。在壁間，有一面大鏡子發着光。壁櫥上面，有一個青銅的像，緊緊的盯着孩子們。那個東西是愛諾托夫先生從中國帶來的，據說許多中國人對這呆笨的鑄像祈求福祉的。但一到先生手裏，卻請它做看門人了。這是一個很好的看門人，它決不會說「不要儘把門開着哪」的話。可是在別的方面，它跟真的看門人完全一樣，一天到晚沈默地看守着門戶。

大衣架上，掛着先生的大衣和方格子花紋的斗篷。

屋子裏靜悄悄的。

在裏間，可以聽到滴滴搭搭的鐘聲。廚房裏自來水龍頭也在滴着水。

「走吧！」卡里克說：「先生一定在研究室裏。」

可是在樓上的研究室裏，也不見先生的影子。

孩子們決定暫時等待。

研究室的窗完全敞開着。太陽光投射在擺滿着的大肚子的玻璃瓶和蒸餾器的白色桌面上。插在玻璃杯中的細試驗管，在陽光的炫耀下，看起來像花一樣。鏤

質的器皿反射出炫目的光。顯微鏡的銅質部分也很光亮好看。天花板上閃爍着各種器皿所反射的太陽光。

靠壁有一個鑲嵌着玻璃門的書架，架上排着厚薄不一的書。書名都使人難以明瞭，什麼「生物生態學」哩，「水產生物學」哩，「寄生蟲學」哩，那樣的書，似乎還是不去動它爲妙。

孩子們在研究室裏跑來跑去，一會兒旋旋顯微鏡上的螺旋，一會兒坐坐放着先生白色罩衣的鋪皮的靠手椅。接着，又開始去拿起各種瓶子來看。

華莉亞很注意蒸餾器中間的一隻細長的玻璃杯。在這隻玻璃杯中，盛滿着銀色發光的液體。小而發光的泡，從杯底不斷的升起來，升到液面上就破裂了，很像汽水。

華莉亞把這細長的玻璃杯輕輕地拿在手裏，手指只感到冰一般的冷，她把杯子靠近了自己的臉，聞聞它的氣息。這氣息跟桃子差不多，但突然，又從她的鼻孔裏衝進一陣從未聞到過的又甜又美的氣味。

「啊，好香！」華莉亞叫了起來。

「快放還原處！」卡里克斥責她；「不要碰它。也許是毒藥呢……你過來，乖乖的！」

華莉亞忙把玻璃杯放在原處，但不願離開桌子邊。這氣味實在太美了，她想再開一次。

「華莉亞，到這邊來！」卡里克說：「你不聽話，我要告訴媽的！」華莉亞不得已繞着桌子，到靠手椅上坐了下來。但立刻她又走到了老地方，站在那只盛着美味之水的玻璃杯面前。

「喂，哥哥，你瞧這個，是汽水哪。」華莉亞說着，像吃糟白魚吃鹹了嘴一樣，急於要喝那種水。

「決不可以碰它！」卡里克叫。

「可是，我口渴得很呢，怎麼好？」華莉亞問。

「那末回去，去喝茶！」

華莉亞一聲不響，她跑到窗子口，探首往下看。一等到卡里克不留神的當兒，馬上跑回原處，抓起玻璃杯，嚙嚙嚙的喝起來了。

「啊，真好吃！」華莉亞不由得輕輕地贊美。

「華莉亞，混蛋。」卡里克怒斥她。

「哥哥，實在好吃呢，你喝一點兒看？」她把玻璃杯移到了哥哥面前，「冷是冷的，卻真好吃……這樣的滋味，我從來沒有嘗到過。」

「也許是毒藥呢。」卡里克猶疑地望着這銀色的水。

「如果是毒藥，不該是苦的麼？」華莉亞笑着說。「可是，這水委實好吃哪！」

卡里克一步一步地走近去。

「好吃嗎？」他還有些躊躇，一面卻向玻璃杯伸過手去。

「好吃哪，桃子似的氣味，果子露似的滋味，真好吃。」

卡里克巡視四周。他恐怕先生恰好進來，也許要被先生說很難聽的話。但此刻研究室裏只有華莉亞一個，於是卡里克很敏捷地也喝了幾口，趕快把玻璃杯放在原地方。

「真的，怎會這麼好吃？」卡里克說：「可是，我們不能再喝了。一定會被先生撞見的。我們坐到窗沿上去吧。先生就要來啦，他一來，有趣的實驗就開始了。」

「噯，」華莉亞嘆了口氣，很不滿足地望一下那沒有喝完的水。

兩個孩子用長椅子作階梯，爬上了窗沿。

他們垂下了頭，手攀住窗格，腿搖擺着，瞧着下方的空地。

空地上，貓兒亞尼德在搖搖擺擺的走，着去很小。

「啊，多麼高！」華莉亞向窗下面吐了一泡口水，「你能跳下去嗎？」

「當然能的。」卡里克回答：「只要有降落傘」。

「如果沒有呢？」

「如果沒有？那不行！」

這時候一隻天青色的蜻蜓誤撞了玻璃，跌在窗檻上。

「蜻蜓！」華莉亞叫，「啊呀，啊呀！」

「是我的！」卡里克大聲說。

「是我的哪，」華莉亞叫，「我先看見的！」

蜻蜓落在卡里克跟華莉亞兩個中間，小小的腳震顫着。

卡里克伸手去捉蜻蜓。突然，他覺得褲子脫落了。他驚慌地一彎身體，竟不得要領，褲子向下滑落了，接着，他的拖鞋也滑了下去。

卡里克想從窗沿跳到長椅上去，可是突然之間，長椅子以很快的速度，落到下面去了。自己像乘在電梯裏直往高升上去。

他莫明其妙，猷猷地巡視四周。啊呀，整個房間都在往上下左右無限的擴大開去了。

「怎麼啦？」卡里克叫。

牆壁，地板，天花板都像一只手風琴似的拉開來。

燈架跟天花板一起騰上高處，地板以極快的速度坍了下去。

還不到一分鐘，這房間已經變得不認識了。

在下面，黃色地板，無際無涯地擴大着。一根一端燒焦了的白色木柱橫在一邊，那是擦過的火柴。稍遠的地方，站着一座高山，那是黑色的靠手椅。先生的白色罩衣掩蔽着山頂，像永遠不會融解的積雪。

書架呢，現在變成了玻璃與肉桂色梁木製成的摩天閣，聳峙在那裏。透過玻璃，可以看見五層樓似的書本。

「怎麼啦，哥哥？」華莉亞有趣地巡視着房間裏希奇的變化，慢慢地說。

卡里克這才注意到華莉亞。這時華莉亞也失去了拖鞋跟褲子，站在卡里克的身邊。

「看呀，哥哥，不是很有趣嗎？」華莉亞笑起來，「大概實驗已經開始了，對嗎？」

卡里克正要回答，附近卻起了一陣巨聲。窗沿上捲起了一陣黑雲似的塵土。華莉亞靠緊了卡里克的肩頭。接着吹過了一陣風，灰塵飛起來，慢慢地消失了。

「哥哥！」華莉亞叫。

剛才那隻小蜻蜓所停的地方，有一段長而粗的軀體在扭動着。牠的末端生着大鉤，全體是分節的。

那段有着土耳其玉似的藍色斑點的肉柱色軀體，痙攣地收縮了一下。每一個節，在那裏一收一放的動。四個巨大而透明的翅膀，在空中哆嗦打顫。一個可怕的頭擱在窗檻上。

「哥哥！」華莉亞輕輕地說：「這是什麼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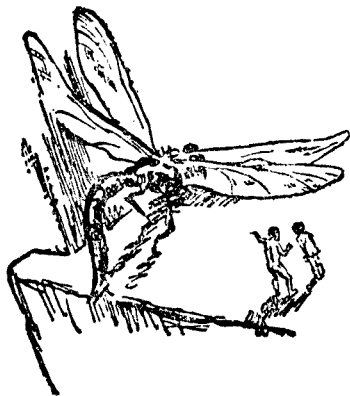
「不要吵！」

卡里克小心地向前走去，現在他是爬在大橋似的窗檻上了。忽然他愕然地止了步。

卡里克站在絕壁的邊緣上。

他覺得自己像從高塔上俯視下方一樣。

現在，卡里克已經悟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他回到華莉亞那裏，攙了她的手，用恐怖的音調，急巴巴的說：



「那個……那個，一定是給兔子吃的藥……就是先生實驗成功了的……不但
是兔子，我跟你，都變小了哪。」

華莉亞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可是，究竟是什麼東西，那個？」華莉亞指着窗檻上呆呆地躺着的不動的
怪物。

「那個嗎？是蜻蜓囉。」

「是那大的東西麼？」

「一些也不大。」卡里克懊惱地說，「蜻蜓跟以前完全一樣，我們卻小得像
一個跳蚤了。」

「啊，這倒很有趣。」華莉亞很高興地說。

「你這糊塗蟲！」卡里克發怒了，「還說有趣哩。我們現在要被捉到玻璃瓶
裏，在顯微鏡下被人看哩。」

「可是，我……」華莉亞泰然的說。「我以為不會有那樣的事。先生來了，
一定會把我們放大的。」

「能放大倒好了！先生根本不會瞧見我們哪！」

「我們大聲喊，怎麼樣？」

「他也不會聽見。」

「怎麼會聽不到？先生的耳朵聾了嗎？」

「雖然沒有聾，但是我們的聲音，一定像蚊子叫一樣細小了。」

「真的麼？」華莉亞顯出猶疑的微笑，用盡力氣叫喊起來：「喂！我們在這兒呀！」

華莉亞對着卡里克問：

「怎樣？還聽不清楚嗎？」

「我們當然聽得很清楚，但先生聽不到呀。」

「那末，我們以後會怎樣呢？」

「你還不明白嗎？我們要被揩布從窗檻上抹到地下，被人一腳踏成肉醬。於是，完結拉倒。」

「誰會這麼做呢？」

「當然是愛諾托夫先生囉。」

「被揩布抹下去麼？」

「是呀，在他抹灰塵的時候。」

「那末，我們……我們……喂，哥哥，我，想出一個好方法來了。我們跑到

蜻蜓的背上去吧。先生一見蜻蜓，他一定會把牠放到桌上去的，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在顯微鏡下面給先生瞧見啦。他瞧見了，自然又會設法把我們放大……喂，快爬到蜻蜓的背上去罷。」

華莉亞握着卡里克的手，往蜻蜓旁邊跑去。

「爬上去罷！」

兩個人互相幫助着，很快的爬上了蜻蜓。剛剛想坐下來。蜻蜓的身體就動起來。發出很大的聲音，牠想振翅飛去，又像不勝重負似的儘繞着彎；像一個火車頭一般在拚命喘氣。

孩子們開始感覺到：在他們的下面，蜻蜓的堅強的筋骨跟雄壯的軀體在開始屈曲。

「啊呀，還沒有死哪。快些下去罷！」華莉亞尖聲叫起來。

「不要緊，不要緊，緊緊地抓住牠！」

孩子們用手跟腳，緊緊地抓住了蜻蜓的軀體。但蜻蜓似乎想甩脫那難受的負擔，把全身屈曲起來。卡里克跟華莉亞的身體，像放在彈簧上面似的，一忽兒高，一忽兒低。

「要滑下去啦！馬上就要滑下了！」華莉亞慘叫。

「等一等！」卡里克大叫，「讓我來想辦法……你看，不是不動了嗎！」卡里克爬到蜻蜓的頭上，彎了身子，用拳頭拚命對正牠的眼睛打了一下。蜻蜓顫抖了一下，依舊曲着身體，不動了。

「又死啦！」華莉亞說。

「讓我來仔細檢查一下。」

卡里克從蜻蜓身上爬下來，繞着牠巡視了一周，然後用兩手攀住雲母似的透明的翅膀，想把牠往上擡。蜻蜓卻動也不動。

「果然死了，」卡里克重又爬上蜻蜓，很有自信的說。

兄妹兩個靜靜地坐了下來等待。眼睛瞧着房門那邊，一會兒，大家又覺得無聊起來，就開始研究蜻蜓的身體了。卡里克想把牠的翅膀從身體上拆下來。誰知這翅膀卻生得意外的牢固。於是卡里克又跑到牠的頭上，用腳踢牠的眼睛。

「看，華莉亞，這眼睛是怎樣的呀？」

「啊！」

華莉亞鬼鬼祟祟地伸出手去，很小心地去摸摸蜻蜓那隻似乎用上等玻璃製成的，冷冷的眼睛。

「可怕啊！」

蜻蜓的眼睛的確可怕。牠的眼睛很大，像玻璃燈一樣的凸出着，是由幾個平面合成的，閃爍着淡綠色的光。

這兩個大眼睛差不多是好幾千帶綠色的小眼睛組成的。這些眼睛都用銳利的光注視着什麼。

在這些奇怪的眼睛裏，卡里克跟華莉亞瞧見了空地，天空，房間的天花板，地板等等的影子。

在兩隻大眼睛的中間，頭部的最前端，還生着三個肉桂色的小眼睛。這三個小眼睛也用銳利的視線，瞧着孩子們。

「喂，」華莉亞說，「恐怕還活着哪，牠不是在盯着我們麼？喂，哥哥。」
「好像是的。」

「請你再打牠一下吧。也許牠會馬上活轉來……喂，哥哥，你知道蜻蜓是吃什麼的！」

「大概是草或花的蜜吧，」卡里克含糊的說：「我不很清楚……你問這個幹嗎？」

「我恐怕牠若活了轉來，把我們吃掉哪。怕呀，你還是再打牠一下吧。」
華莉亞要想從蜻蜓身上爬下來。忽然，房間裏「碰！」的一聲。接着又聽到

有規則的沈重的腳步聲。

「那是什麼？」華莉亞屏住了呼吸問。

「那……好哇！那個是先生的聲音！」卡里克快樂地叫了起來。

華莉亞趕緊坐了下來。

門開了，發出很大的聲音來。一陣風一直吹過窗口。研究室中走進了一個小山樣高的生着灰白色棉絮似的鬍鬚的人。

卡里克跟華莉亞都拚命叫起來。

「先生！」

「愛諾托夫先生！」

小山似的先生停了下來。他把巨大的手掌移到桌上，粗得與蠟筆相彷彿的灰色的頭髮突出着，一直生到扭曲的貝殼似的耳朵旁邊。先生巡視一下四周，側一下耳朵，又懷疑地聳一聳肩。

「先生！愛諾托夫先生！」卡里克跟華莉亞齊聲大叫。

小山似的先生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這嘆聲使房間裏的任何東西都引起了回聲。孩子們險些兒跟蜻蜓一起被吹落到窗外去。

「這兒來呀！這兒！」

小山似的先生走到窗邊來。

「好啦！」卡里克高聲歡呼，「他聽到了！」

「我們在這兒呀！在這兒呀！」華莉亞的喉嚨差不多喊啞了。

小山似的人站住了。

「來！這兒來！這兒！我們在這兒！」孩子們繼續叫。

小山似的人走近到窗沿。

突然蜻蜓的身體動了起來，雲母似的翅膀發出爆裂似的聲音。在窗檻上，黑雲似的灰塵飛揚起來，蜻蜓負起了卡里克跟華莉亞，飛向藍色的空氣的海洋中。

「緊緊抓住牠！」華莉亞抱住了卡里克的頭大叫。

飛機與陷阱

蜻蜓鼓動透明的翅膀，發出很大的聲音，一直向前飛行。翅膀所發的聲音，簡直像敲打着金屬片一樣。

有彈力的，迎面而來的風，把孩子們的頭髮一順的吹向後腦，撩着他們的耳朵，呼呼的叫着。

風又衝擊他們的臉，使他們張不開眼睛，他們連呼吸也感覺困難。孩子們嚇得魂不附體，用手跟腳緊緊地挾住蜻蜓。

「哥哥！」華莉亞在風聲中吼叫，「我抓不住啦。風在拉我，要把我往下拉！」

「不要吵呀，當心掉下去！」卡里克上氣不接下氣的叫。

風太猛烈了，孩子們歪着頭，像要被刮下去似的。他們雖然彎了身體努力把身子貼住蜻蜓的背脊，也沒有什麼效果。

「伏下去吧！」卡里克索性俯着身子伏了下去。

華莉亞也學他的樣。

「怎樣？」卡里克大聲問：「不是比以前舒服些了嗎？」
 「稍稍好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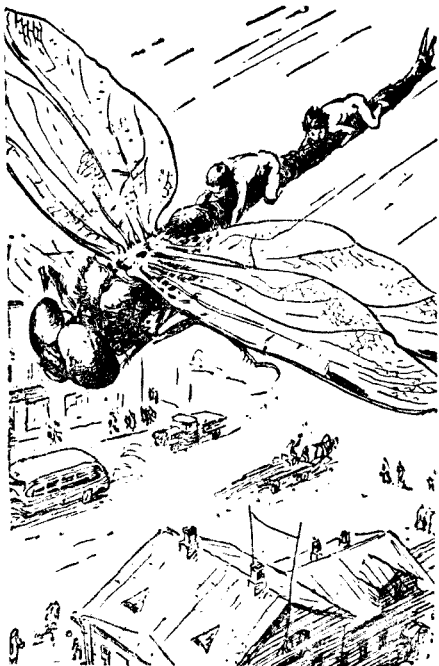
果然這麼一來，風的壓力已不如以前那樣強了。而且他們可以張開眼睛，向四周看了。

於是華莉亞大聲的說：

「希奇，現在竟一些也不怕了。」

因為風的吼聲很大，卡里克只聽到了一個「怕」字，他把身體稍稍後退一些，用最大的聲音說：

「不要緊，膽大一些，緊緊的抓着不要放手就好了。」



蜻蜓很平穩的越過一道空氣流，很快的往下滑翔。

「喂，哥哥！」華莉亞尖聲叫，「不是很像溜冰嗎？」
但卡里克什麼也聽不見。

卡里克在注意觀察蜻蜓的雲母似的翅膀的動作。

前面兩枚翅膀幾乎看不出在動，只是偶而向上或向下彎曲，這時候，蜻蜓的身體也就上升或下降了。

顯然的，前面兩枚翅膀在操縱着飛行。同時這兩枚翅膀又把蜻蜓的身體支持在空中。

至於後方的兩枚翅膀，卻像推進機似的在拍動着。這兩枚翅膀以極快的速度，把空氣壓向後方，使蜻蜓的身體前進。

忽然，後方的兩枚翅膀又向上舉起來，像船上的帆似的直立在蜻蜓的背上。吹向背部的風，很是平穩。蜻蜓像一架滑翔機，在空中悠然飄行。

「啊，真有趣！」華莉亞輕輕的說，「假使飛機也能夠做成功這個樣子，那該多麼好？」

卡里克瞟了妹妹一眼，鼻子裏哼了一聲，他對於華莉亞的不懂事表示愠怒。「放規矩些，安定點兒！」卡里克說。

可是華莉亞並不服從。真的，這時候，哪裏能夠沈默得了？有翅的巨大的生物們，隨時像火車一樣，在他們的身邊駛過。牠們飛行得那麼快，簡直要把牠們辨清也來不及。不知道是鳥？是蜂？還是別的蜻蜓？

華莉亞不停的叫喊：

「什麼東西，那個？哥哥，你看見嗎？」

有一次，孩子們幾乎跟一隻很大的甲蟲相撞了。那隻甲蟲全身閃爍着黃色，給日光一照，發出眩目的光彩，委實無法辨認。

牠極迅速地向着蜻蜓飛來，似乎撞擊已無法避免了。突然間擦過他們身邊，飛到蜻蜓的後面去了，連方向也沒有改變。

「下降了！」華莉亞叫，「在向下飛哪，哥哥，可不是？」

立刻在蜻蜓的翅膀下面，有一種「嗡嗡」的聲音。原來從下面浮上來了一個多毛的身子圓圓的動物。那動物生着多毛的腳，發出滯鈍的呻吟，幌來幌去，向蜻蜓的正面飛過來。牠的綠色的翅膀，在日光下閃耀着，好像是綠色的磷火，一閃一閃的。

「這是什麼呀？」華莉亞叫。

「蒼蠅哪！不過像顯微鏡下面所看到的那麼大小罷了。」

蒼蠅與蜻蜓之間的距離，逐漸縮小了。現在華莉亞已看出確是蒼蠅。牠的大小，正與寫着「當心，蒼蠅爲疾病媒介」的警告牌上所畫的差不多。

華莉亞還沒有來得及想蒼蠅會傳染什麼疾病，蒼蠅已經刷的一下，改變了方向，飛到不知哪裏去了。

蜻蜓把頭前後左右旋轉了一下，好像旋動一個樞軸。牠那淡綠色的水晶一般的大眼睛只那麼一閃，就追蹤蒼蠅飛去。

「啊呀！」華莉亞叫，拉住了卡里克的腳。

「抓住它！」卡里克說。

蜻蜓追着蒼蠅，急激地上升，下降，左轉，右轉，一會兒又翻筋斗，終於追到了蒼蠅。牠突然放出了一個大鐵鉗似的東西。

蜻蜓捉住了牠，把鐵鉗挾攏來。

蒼蠅轉過身去，想要飛逃。牠的腳伸得很長，拚命蹣着蜻蜓的胸部。可是全不中用。

「唧，唧，唧。」蒼蠅用翅膀叫着。

鉗子的兩端也愈挾愈緊。

蒼蠅的翅膀和腳全落了下去，一直落到地面上。

鉗子發出開闔的聲音，把蒼蠅的體軀切得很碎，塞進了蜻蜓的又黑又大的嘴裏。

卡里克與華莉亞面面相覷，他們一句話也說不出，只嘆了一口氣。他們現在才知道，蜻蜓是吃什麼東西的了。

「哥哥，你說牠是吃花蜜的呢。」華莉亞輕輕地說。

華莉亞有些恐怖起來。這麼大的蒼蠅，竟被牠吃下去了！照這樣看來，卡里克和華莉亞，也很容易給牠一口吞下去的呀。

孩子們又沈默了。

這時在前面遙遠的地方，又有一對很大的有顏色的翅膀在發光。那翅膀的末端生着黑色天鵝絨似的斑點，邊緣有很粗的條紋。那大翅膀支持着一個雪茄煙似的軀體，在空中飛翔。軀體的前端，生着鼓錘一樣的長鬚，在上下振動。

孩子們一飛過牠的身邊，還看見牠翅膀上面綴滿了好看的鱗片，還有美麗的綿毛掩蔽着。

翅膀在空中巧妙地迴旋着，像被風吹着的帆。

現在這個動物已注意到蜻蜓了。牠現出不安的樣子，翩翩地撲動着翅膀。一會兒，又把兩個翅膀合起來豎在背上，迅速往下降。

但是牠已經逃得太遲了。

蜻蜓從牠的後面追過去，猛往下一沈，伸出了胸前的腳，在那個動物剛要脫逃的一剎那間，把牠抓個正着，然後彎了頭，撕去了那個動物的翅膀，一下子就吃個精光。

於是，蜻蜓又像飛機一樣往前飛去，堅強的雙翅發出很鈍的聲音；在頭上，風聲拉長似的叫着。

「這一次吃的是什麼呢？」

「蝴蝶囉！」卡里克在風的吼聲中叫：「決不會錯。」

蜻蜓似乎今天肚子很餓，非常貪吃。

不久，牠又追上了一隻蒼蠅，把牠吃掉了，然後又吃了一隻有天青色斑點的白蝴蝶。一會兒又吃了一隻蚊子。

「好傢伙，胃口真不錯！」卡里克叫。

華莉亞只有顫抖的份兒。

天空忽然上雲了。

慢慢兒的，太陽被雲遮住了，地面上有雲的陰影。

這時候，使孩子們感到奇怪的，是當雲在太陽下面飛過的時候，蜻蜓的樣子

竟完全變了。

太陽一被烏雲遮，蜻蜓就像失了魂似的，現出懶洋洋的樣子，像滑翔機似的直往下方溜。

但一等太陽從雲縫裏露了臉，蜻蜓就馬上精神陡振，輕輕地扇動兩雙翅膀，很快的往上飛，又開始尋覓食物了。

「哥哥，」華莉亞叫，「你留心到蜻蜓的樣子麼？」

「唔，唔。」卡里克點點頭。

但卡里克還留心着別的。

他發覺蜻蜓的身體在太陽照着的時候，會膨脹得很大，而且光彩煥發。但天色一陰，牠的身體就會皺縮起來，鬆弛得像一把舊沙發的座墊。

太陽似乎能加熱蜻蜓身體內部的空氣，因之一照到陽光，蜻蜓的身體就會胖起來。但在陰冷的空氣中，牠的身體會皺縮起來，好像一隻被針刺了個小孔的輕氣球。

這的確是事實，不過孩子們以前不知道，因而一旦發覺了，感到很奇怪罷了。蜻蜓繼續尋找食物。

牠非常愛吃蒼蠅，蝴蝶和蚊子。如果要給這架活的飛行機命名的話，「蚊蠅

飛蟲劊子手號」倒很適合。

這一次，蜻蜓爲了追趕一隻白蝴蝶，轉過一個急彎。華莉亞要不是手快，抓住了卡里克的腳，幾乎從蜻蜓的背上滑落下去了。

可是卡里克也險些兒掉下去，只能很勉強的抓住蜻蜓的背部。

「救命！」華莉亞尖銳地悲呼。

「噫，我也危險了哪。」是卡里克嘶啞的聲音。

華莉亞像一個很重的秤錘，把卡里克往下拉。卡里克的兩手抓住滑溜的，有彈性的蜻蜓的腹部。可是簡直無濟於事，他的手麻木了，手指又扳不牢。卡里克急得把下顎擱在蜻蜓的翅膀上，一隻手仍勉強挾住蜻蜓的有彈力的軀體。

他們已沒有回復到原來那樣子的能力了。

「糟了，怎麼好！」卡里克叫。

卡里克俯視下面。

在無底的深淵似的下面，浮動着一個蒼綠的大湖。沿着湖岸長着綠色的蘆葦。碗狀的白色睡蓮，像上了蠟似的躺在平靜的蒼綠的湖水中。

蜻蜓突然又改變了飛行的方向。

一陣猛風迎面向卡里克衝擊過來，卡里克的手終於滑脫了。

卡里克閉上了眼睛。心頭跳動得厲害，突然，又似乎停止了跳動。他的身子驟然往下沈，耳朵裏只聽到一陣拉長了的風聲。

孩子們就這樣開始往下落。

「嗯！嗯！」華莉亞悲叫着。

「啊，啊，啊！」卡里克也叫。

孩子們一面翻着筋斗，一面往下落。

二次，三次，天空與地面交互變化。

天空。

地面。

天空。

地面。

「啊！」

湖面上冒起一陣水花，孩子們像彈丸似的跌入水裏，又像石塊一樣，立刻一直沈到湖底。

他們的腳剛一碰到湖底，身體又像軟木塞似的，浮到了水面上。孩子們用了手和腳，拚命的划。因爲在跌下的時候，嚇得膽都幾乎嚇破了，所以喝了不少口

水；孩子們竟什麼也不知道，只是慌亂的游來游去。終於，卡里克回復了知覺。

「快游上岸去！」卡里克吐了一口水，叫。

「岸在哪兒呀？」華莉亞咽着水問。

卡里克用頭向遠方高大的綠色森林那一邊擺了一下。

「游得到嗎？」華莉亞問。

「當然游得到。」卡里克自信地說：「可是不要游得太急。要是游得累了，就仰天浮着休息一會兒。喂，跟在我的後面，游過來！」

孩子們「呼呼」的喘着氣，水花飛濺開來，他們開始向岸邊游去。

突然，華莉亞又尖聲叫了起來。

「啊喲，什麼，那個？往我們這邊跑來了！」

一個奇怪的動物，正用牠長而曲折的腳，在水面上滑過來。

「什麼東西？」

「不知道。」卡里克擡起了頭，輕輕地說。

「可要咬人？」

「不知道！」

那動物像溜冰一樣，在水面上滑過來，逐漸靠近孩子們了。

「……跟蜻蜓不同的哪！」華莉亞輕輕的說。

「不知道。……不過，對於無論什麼東西，總是小心爲上。如果牠跳過來，我們快潛到水裏去。」

那動物展開牠的長腳，從水面上滑過來，好像在鏡面上走一樣。牠遇到了擋着路的水生植物，毫不費力的跳了過去。

這一個水上的「滑冰者」，在水面上只留下極微的波紋。

「知道了！是水黽哪！」卡里克大聲的說。「原來是極普通的水黽。不過，大倒是實在大得很。」

巨大的水黽以使人不能相信的速度滑了過來。牠那褐色的身軀，下部有白色的毛掩蔽着，在進行中輕輕地搖幌着。球狀的大眼睛死盯着孩子們。這水黽在行進中，只要把後腳向背後或側面一伸，或是向左或右略偏一下，牠就轉過彎了，後腳顯然就是牠的舵。

現在水黽愈和孩子們靠近了。

「怎麼辦哪！」華莉亞又悲呼起來。

水黽搖幌着頭部，把槍一般長，針一般尖的長鼻子舉了起來。這鼻子上有着

一層銹褐色的乾了的血跡，前端像拉長了的鋼鐵彈簧似的顫動着。

「牠要用那個殺人哩！」華莉亞叫。

水鼈更靠近了一步，把前腳舉向水上，把槍對準了華莉亞要刺。

就在這時候，卡里克抓住了華莉亞的手，往水裏一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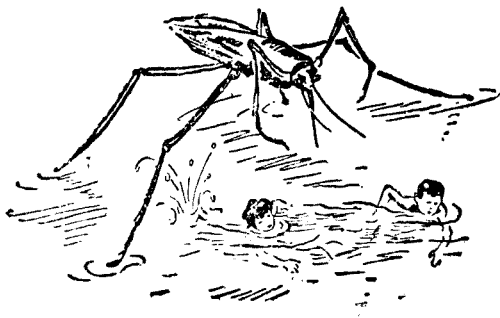
孩子們潛到水下面，水面上留下一些兒波浪和小水泡。

水鼈木然地，用牠圓而大的眼睛巡視着四周，牠還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瞬以前，目的物還好端端浮在牠鼻子的前面，怎麼忽然……

這是怎麼一回事！

水鼈再向四周巡視了一次，然後把長鼻藏入白色的腹下，在水面上滑遠去了。

孩子們氣息咻咻地從水中伸出頭來，吐了一口水。



「在哪兒？」華莉亞困難地透了一口氣問。

「不知道。」卡里克小聲回答：「好像已經跑了。」

「往哪裏去了呢？」

「岸邊吧。」卡里克不耐煩地說。「喂，少說話，快游吧！」

孩子們恐怖地把四周看了一下，繼續悄悄兒的向岸邊游。

「啊呀，這是什麼？」

華莉亞的左腳給水中纏繞的網搭住了。

華莉亞想要掙脫，但沒有用。愈是用力，網愈把她拉得緊，索性連她的腿，膝部四圍，都給纏上了。華莉亞試用右腳去拂落，誰知又有幾百條細而強韌的絲，把她右腳也緊緊繞住了。

「怎麼啦？」卡里克回頭問妹妹。

「是網哪！」華莉亞叫。「給繞住了，動彈不得了。水裏好像張着網……」

卡里克氣喘吁吁的，倒退幾步，把手伸給妹妹。

「喂，抓住我的手！」

但華莉亞的手還沒有伸出來，卡里克的腳也好像被什麼東西絆住了。

於是兩個人在水裏拚命用兩手掙扎。

水攪得像在沸滾的開水似的。

「啊！啊！」華莉亞哭了。「不行！已經不行啦！」

「再用力！再用力！不要絕望！」

但什麼也沒有用。孩子們竟不能移動分毫。強韌而黏的網，不僅是把他們的腳，連他們的身子也繞住了，直往水底拉。

一分鐘，二分鐘……湖水冒着靜靜的水花，淹過了孩子們的頭部。

孩子們喝着水，吐着泡沫，逐漸往深處沈。

突然，不知是什麼東西的強而有彈力的觸角，滑到他們的手和腳上，把他們從網中拉出來，緊緊的挾住了，往黑暗的水下面拖去。

孩子們喝了不少氣味惡劣而不冷不熱的水。

他們眼睛裏金星直冒，耳朵也嗡嗡的發響。

孩子們嚇得幾乎暈了過去。這時，忽然又有什麼東西，把卡里克和華莉亞強力地往上拋，孩子們的肺部馬上又充滿了空氣。

卡里克吸入了好幾口空氣，然後張開眼睛來。他渾身是水，看見了吃驚的華莉亞的臉。華莉亞張大了嘴，似乎拚命地想說什麼話；可是從她嘴裏流出來的，卻都是水。

孩子們在空中搖幌着。一個多毛的大東西底腳，把他們倆高高的舉在水面上。

現在他們又能自由呼吸了。

但在他們的頭上，已看不到蔚藍的晴空和可愛的太陽，而是黑暗而滿生着微的圓拱形的天花板。在水中，直立着潮溼而黑暗的泥壁。

華莉亞哭了。

「怕什麼！」卡里克心酸地說。「凡是人，誰都有一天要死的。不要哭吧，華莉亞！」

可是他自己也鼻子抽動了一下，哭了起來，比華莉亞哭得更響。

黑暗的水面起了波浪。

水面上，一個水泡忽地破裂了，慢慢地現出一個肥胖的體軀來。水沿着大而圓的身體流下去。隨着這身體，又現出了多毛的腿，再後來是腳。終於，孩子們用盈盈的淚眼看見了一隻巨大的蜘蛛。

蜘蛛用冷酷而邪惡的眼睛看着孩子，走近了一步。

牠那八隻執拗的小眼睛，盯着孩子們的一舉一動，一些也不放鬆。

卡里克與華莉亞要想把身體掙脫，但蜘蛛卻用腳緊緊地壓住他們，使他們不

能叫喊。

這八眼的怪物把孩子們的頭揪向下方，然後用很靈活的方法把他們骨碌碌的旋轉起來。

孩子們耳朵直發響，眼前變成一片黑。

卡里克和華莉亞昏過去了。

奇異的森林

愛諾托夫先生站在綠草綿綿的小丘上，著了一件滿沾着樹脂和泥土的白色的上衣，皺漣的帽子只能蓋住他的後腦。他額上儘流着熱汗，在他濃密的鬍鬚中，還夾着些草屑。

他的右手挾着隻小小的旅行箱，左手拿着一枝細長的竹竿，竹竿頭上縛着一方紅色的手帕，在隨風飄動。

他屏着氣，一邊慢慢走，一邊到處尋覓，自言自語的說：「唉！他們大概在那裏吧！」

小丘下面有一個小池，池水靜靜地映着日光。蓮葉搖曳不定，小魚在蘆葦叢間自由自在地游泳。

愛諾托夫先生把箱子放下來，把竹竿插在旁邊。

他脫去帽子，擲在地上，然後拔了一大捧草便細心地鋪在箱子上面。以後再把竹竿搖幾下，使竹竿深入土中。竹竿筆直的立着，他端詳了一會認為滿意地說：



「這就好。」

於是他從衣袋中取出一個小巧的圓瓶來，只見瓶裏的液體泛着銀色的泡，從瓶底直升至液面上，隨即散滅了。他脫去衣服，很隨便的擲在草地上面，把銀色液體的瓶，握在手中。

「這一點大概已經足夠了，」愛諾托夫四周看看，很憂愁似地呼了一口氣，把瓶中液體一口咽了下去。「且看怎麼樣，」他說着把手一擺，空瓶便擲到池子裏去了。他不知在想些什麼，只呆呆地看着池面上所激起的圓形波紋一圈圈的擴展開去。

愛諾托夫先生要待怎麼樣呢？吃了液體之後，他赤着腳儘站着。驀地覺得四周的一切，都變成不可思議的形狀。綠草以可驚的速度向上伸長，草莖膨大起來，一會變得又高又粗。四圍長成了一個密密的森林。擡頭一望，龐大的樹木頂上，無數很大的花朵在靜靜的搖擺，紅的，黃的，藍的都有。而在花上面滿佈着黃色的花粉，散播着令人薰醉的香氣。

「嘻！唉！」愛諾托夫先生垂着兩手，驚異地說：「在這個草的森林裏，真好像是在熱帶哩！」

這可怕的森林，並不像蒼老的松林那麼幽暗而寂靜，也不像別種樹林那樣有

繁茂的枝葉，這真是奇特的景緻。到處都是綠色，光亮而裸露的枝幹，有的矗立在斜坡上，有的倒掛在山谷的深處。暗綠色的湖水反射着陽光，在靜靜地流動。有時聽得沙沙的聲音好像有什麼野獸緊跟在後面。

路非常難走，他的身體常被尖銳的葉子絆住，一步一顛的，很容易跌到洞穴裏去。太陽很猛烈，整個森林像火燒一樣。

最困難的是森林中到處張得有黏性的網，他必須繞道而行。「這是蜘蛛的工程，」愛諾托夫先生一邊走着，一邊在暗忖。他常常站定下來鑑賞這個巧妙的織工的工作。尤其使他注意的是佈滿了蛛網的無數的網結。他知道蜘蛛捕蟲不單依靠網，而是依靠着黏性的網結。蟲類的翅膀或是一接觸到這種像指甲油一般的希奇的膠漿，便只好乖乖的被捕了。這是愛諾托夫先生早就知道的，不過所知道的與眼前所看到的，並不儘相同。

過了一個鐘頭，愛諾托夫先生連自己在什麼地方，和爲什麼到這個地方來的統統忘卻了。他抱着在研究室中窺視顯微鏡下的時候同樣的心理。許多以前曾經看過的，現在又一擺在他眼前。不過從顯微鏡下窺察蜘蛛，能夠同時看到蜘蛛的全部嗎？不能，至多只能看到牠的一隻眼睛，一個腳尖，像篋櫛般的腳爪，和結網的情形而已。現在呢，他的眼前卻是像黃牛大小的整隻的蜘蛛，八隻眼睛，

兩對大顎，八隻篋櫛般的腳爪，碩大無朋的肚子，整個兒呈露在他面前。尤其使他感到興趣的，是蜘蛛逮捕昆蟲的情形也給他看了一個飽。這是隨你使用哪樣精巧的顯微鏡也無法看到的。

蜘蛛在牠所張着的網的附近潛伏着，正像一個漁翁在河邊垂釣一般，牠把一根蛛絲從牠身邊直通到網的邊緣上。假如這根蛛絲拉緊了，那就是捕到了蟲子的明證。牠就毫不怠慢的迅速沿蛛絲爬上網來，用牠有毒的爪狀的顎，把蟲子刺殺了再吸牠的血。

愛諾托夫先生忘記了一切，他在細細的觀察蛛網的構造的時候，忽然頭上發生「轟轟轟」的像砲彈飛來一樣的聲音，跟着像有什麼正向網中衝去。「嘿！」他不禁叫了起來，「一隻飛機！」

網中發見了一隻大而生翅膀的動物，身體蜷曲着，已經是很苦悶的樣子。這動物比蜘蛛更大更長。翅膀上透明的骨骼，像弓一般在用力彈動，牠想擺脫那蛛網的結。可是哪有這樣容易的事呢？

原來這動物是黃蜂。愛諾托夫先生向蛛網走近一步。只覓那蜘蛛伸出篋櫛般的腳爪，像篋櫛梳髮一般，很快的沿着蛛絲滑了過來，在黃蜂的周圍繞着，耐着性兒等着。

黃蜂尾巴上突然露出一支雪亮的針。

蜘蛛後退一步，仍舊在黃蜂的周圍打着迴旋，牠屢次走近黃蜂，可是黃蜂把分節的腹部彎過來，把尖針伸向前方，威脅着蜘蛛。蜘蛛或前或後地施行攻擊，黃蜂用利劍般的尖針防着牠。

愛諾托夫先生看得出神了，不覺叫了起來，「多夠味，多夠味。」

種種的進攻都失敗以後，蜘蛛不得不暫時中止和這個危險敵人作正面鬪爭。牠繞了個大圈子，回到原來躲着的地方，似乎正在想法把陷入網中的黃蜂牽拉進去。可是黃蜂益發震怒了，牠終於把蛛絲一絲絲地弄斷，忽然連網帶蜂墜入深谷裏。土塊和石子隨着牠紛紛落下去，直滾落在險隘的斜坡上。

「哈哈，真好看！」愛諾托夫先生喜不自禁地說：「好有趣的場面！」他走到山谷邊望下去，只見那被網困住的大黃蜂，很痛苦的在癱癱着，想掙脫蛛絲的糾纏，牠把有條紋的身體彎曲過來，在地上打轉。可是更多的堅韌的蛛絲把牠的翅膀，頭，腳繞得更緊了。

愛諾托夫先生小心地沿着山谷的邊緣走。他看到一塊有尖角的大石塊，想把石塊拾起來，可是這石塊比他要大上幾倍。好在石塊擱在山谷邊緣上，只要推動一下，很可能滾到谷底去了。於是他用盡平生氣力來推動石塊。直弄得氣喘如

牛，這石塊還是屹然不動。要是在五分鐘以前，他只消用指尖一撥，石塊早就滾下去了。現在他可不能夠了，他只得坐在石塊上面暫時休息一下。

在他坐着的上面，蜘蛛在修補牠的破網，來回奔走着。愛托諾夫先生擡起頭來，看見蜘蛛的腹下有一個膨大的肉塊，像酒囊一般。他想：「這是蜘蛛的疣。」現在稱這酒囊叫疣似乎不大對，因為這個疣比愛托諾夫先生的頭還大哩。他曾經在顯微鏡下觀察過，蜘蛛的疣上有幾百個小孔，一種黏性的液體從這些小孔中擠壓出來，變成光亮奪目的絲，這是蛛網的主要材料。

蜘蛛把破網修好之後，聯上一根作信號用的蛛絲，依舊回窠中躲着。愛托諾夫先生站起來，再用肩頭來頂這石塊，他「啊嗨！啊嗨！」的喊着，石塊終於搖動了，驚天動地的一聲，石塊往谷底直滾。一陣塵埃過後，先生看見石塊躺在谷底，黃蜂被壓在石塊下面，牠的腳只自顫抖着，手風琴般的腹部伸了一下就縮着不動了。

愛托諾夫先生從斷崖攀援而下，也到了谷底。黃蜂已不能再動了，他用腳踢牠，用手推牠，牠兀自不動，他知道黃蜂已經死去了。隨即在屍身上搜索牠的武器——槍一般的尖針。費了將近一小時的工作，他把牠的針拉了下來。「好有勁的武器！」他讚了一聲。要是帶着這槍去探尋卡里克和華莉亞兄妹，縱然在草莽

中行走，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假如遇到強敵，非但可以用它來抵禦，還可以對牠來一次攻擊呢。

還有，身上的衣服也不能不考慮一下，在森林中裸體旅行是件非常危險的事。於是愛諾托夫用犀利的槍尖，把纏繞在黃蜂體上的蛛絲切斷，細心地結成一個網，把牠圍繞在自己身上。這網像蠶絲織成的綢一般包裹着他的身體。雖不能說是衣服，卻比衣服還要堅牢些。

「這樣就全身披掛好了。」他看着自己的新衣服表示滿意地說；就捫着槍邁步前進。地面上有很多的洞穴，他忽兒跳過，忽兒繞過，一邊考慮進行的路徑，一邊側耳細聽。聽到了什麼聲音，他便躲入樹叢中，仔細提防着。不過這過於小心了。

草莽中有許多奇形怪狀的動物，飛機般的蜻蜓常在頭上盤旋，發出像敲鉛皮一般的聲音來。那公共汽車一樣大的蚱蜢，跳躍在樹木的頂上。有彩色條紋的多節的青蟲在樹幹上爬行。牠身體的重量，使密林茂草都搖動起來。這在愛諾托夫先生看來，宛如一列載貨火車走入森林之中。有時遇見百足蟲，行動起來會沙沙的發響，只消一隻腳，就可以制他的死命。要在這可怕的草莽之中，跟各種各樣的動物鬪爭，實在是不可能的，愛諾托夫先生隨時提防着，萬一有敵人來攻擊

他，他就決定抵抗。

愛諾托夫先生在草叢中前進，又看到許多巨大的天藍色的花朵，像鳥的窠一般，「在我們的世界，這叫什麼花呢？」他自言自語的發問，可是又有誰能回答他呢？在森林的上方，有着薔薇色的水壺一般的花，巨大的黃色的星一般的花，紅色的球一般的花，籐黃色的籠子一般的花……那種球狀的花有着像刺蝟一般的花瓣向四圍伸出着。這又是什麼花呢？愛諾托夫先生用手拍拍額角，想了一會微笑道：「哦，是了，這是翹搖，很常見的翹搖。」

這花好似淡紫色的鐘，仰向着天空，日光透過它，使得地面上也映成紫色。先生看得樂不可支，便高唱起來。忽然他又想到，假使那些花從上面落下來，正落在頭上，不是太危險了嗎？

愛諾托夫先生細細玩味着這新奇的世界，一會兒停下來休息，一會兒又慢慢地前進。不一會他走到了一個一望無涯的湖邊上。水受着陽光的照耀，宛如一面巨大的鏡子。他想繞過這個湖，於是用槍桿當做拐杖，走得很快。不久便走出了森林的一邊。

可是路被一條狹長的溝渠橫截着。溝渠中滿蓄着褐色的水流。他想一躍而過，不料地上泥滑，立足不穩，他叫聲「不好」，早落在一個黑暗的洞穴中了。

愛諾托夫先生如今只得坐井觀天了，只有很微弱的光線透到洞底來，四周圍都是黑暗的泥壁。他覺得自己對面是一條黑暗的隧道的入口，於是蜷伏着身體，低了頭去試探，覺得有一陣風從隧道裏撲面吹過來。他知道不妙，即便離開隧道的口，用手攀住泥壁上掛下來的草根，想沿着削壁爬出洞穴。他剛到洞穴邊緣，手一鬆又掉了洞底。原來愛諾托夫先生剛把頭伸出洞外，瞥見一個相貌奇醜的怪物，正對着他看。他大吃一驚，叫聲「啊呀！」急忙鬆手，仍舊掉在洞穴裏。怪物擺動着大腳，走近洞口。日光炯炯的，正視着愛諾托夫先生。

「甲蟲！」愛諾托夫先生高聲地叫喊，「這是蜚蠊。」

愛諾托夫先生看到甲蟲傍邊，有一個梨實大小的東西。這東西在愛諾托夫看來足有一所房屋那般大小。甲蟲卻儘把這梨實般的東西，向洞穴口上推過來。愛諾托夫先生正在回憶甲蟲的學名的時候，灰色的梨實已經蓋在洞口上了。洞穴中立時顯得更加黑暗了。於是他急忙攀登洞壁，使盡氣力用頭和肩頂住那個梨實，想開出一條通路，可是一點兒也沒有效果，那梨實一動也不動。再想用力頂的時候，甲蟲卻已爬在梨實上面。這可怕的重量，把梨實正壓在洞口，恰如瓶口塞上了瓶塞一般。這壓力把愛諾托夫先生擲回洞底。零落的土塊打在他頭上，中間還夾雜着尖銳的石塊。愛諾托夫先生的胸口給打着了，

「啊喲！」愛諾托夫先生發出一聲哀叫。他用力振作，站了起來，可是發見在這洞穴中的不僅是他一個人，還有誰在轉動着身體。他細細一聽，好像有誰以很審慎的態度慢慢兒的走近他的身旁。

愛諾托夫先生用手探索自己的周圍。緊握槍桿，身體凌空，乘勢爬上洞壁。只聽得周圍發出「嘶！沙！挨！」的聲音。於是橫執槍桿，粗聲的問：

「誰？誰在這洞裏？」

水中的牢獄

卡里克好像從夢中醒來，他睜開眼看看，方才的事情一件件地記起來了——他和華莉亞一同搭乘蜻蜓……水黽的可怕的長鼻……蜘蛛的多毛的腳……

四周漆黑，到處是潮溼的氣味，腳底下的水聲潺潺。好像有什麼在喘息着。卡里克把身體橫下來，卻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耳朵裏嗡嗡作響。他的手腳感覺麻木，眼睛看出去也很模糊。

卡里克呻吟着，忽聽到華莉亞慘叫的聲音：

「哎喲！牠在這裏！」

卡里克忙擡頭一看，額角碰痛了華莉亞的下頰。華莉亞輕輕地啜泣起來。原來華莉亞在卡里克的傍邊。他想轉過身子去，可是不成，不知是誰用很粗的繩子把他們兩個從頭到腳緊緊的綁起來了。

卡里克再用力掙扎了一下，忽地裏像被推了一把似的，兩個人前後左右的搖盪起來。

「哎喲！」華莉亞叫起來。

「別作聲！那東西就在下面。」

「是蜘蛛嗎？」

「正是，現在牠就在近傍，你不怕嗎？」

「哪能不怕？哥哥！」

「怕嗎？可是千萬不要怕，要想個法子逃走才好。」

卡里克用頭撞着繩子的纏結處。他細心地向四周察看，在他的下面是黑色的水，水面上直立着黑暗的牆壁，牆壁直伸到他們頭上，圍成一個圓拱形的天花板。他們兩人便在這天花板正中懸空掛着。

「快把繩子解開。」卡里克說，「牠把我們吊起來了呢！」

「那便完了，」華莉亞說，「除非快把繩子解開。」

卡里克用盡平生氣力，總算把兩隻手先後擺脫了蛛絲的繩子的束縛。

「你在做什麼？哥哥！」

「不要多說！」

卡里克喘息一會，頭也擺脫了，便向下而窺視。

蜘蛛正在他們兩個的下方，好像感到侷促不安的樣子，牠爬在水面上，沿着自己住宅的牆壁巡視，好像在側耳細聽有什麼動靜一般。

天花板上而落下水滴來，掉在水面上，濺起噴泉一樣的水花。卡里克忽然聽到一種笨重的聲音，就在牆壁後面，像在敲打着，挖掘着，又像有人在摸索着前進。

這聲音使蜘蛛驟然感到不安，牠在牆壁上爬着，兜着圈子，嚴密地警戒着。一會兒，又把腳縮攏了，隱藏在一個角落裏。

「哥哥，誰在敲擊牆壁呢！」華莉亞細聲說。

「是呀，我聽到！」卡里克也輕輕的說。

那聲音益發大了，像有人要進來，用腳在踢着牆壁。

「誰進來了！」華莉亞說。

這水中的牢獄忽然發生強烈的震動，卡里克與華莉亞坐在蜘蛛做成的那個搖籃上面，像鐘擺一般來回搖擺。

蜘蛛立在牢獄的正中，不自在地擺動着腳，眼睛盯住傳出聲音來的那一方的牆壁。

忽然，一聲巨響，牆壁破裂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土塊跟着落在水裏。在牆壁的裂縫中，出現一隻巨大而多毛的腳。

牆壁的裂縫更大了，伸進來更多的腳。這水中的牢獄繼續震動，兩個孩子所

乘的搖籃只在四圍的牆壁中間撞來撞去。

最後，又一聲可怕的巨響，只見一個巨大的動物闖進這水中的牢獄來了，原來也是一隻蜘蛛，和主人一模一樣的又肥又大。那蜘蛛很謹慎的把分節的腳並列在身體下面，一步步前進。

這邊，主人顫動着觸鬚，兩隻蜘蛛都睜大了眼睛怒視了一會。主人突然舉起觸鬚，向那個不速之客盡力打去。於是在昏暗之中，恐怖的鬪爭開始了。觸鬚忽而打向空中，忽而又打着水面。水浪湧起來，四周的牆壁震動得更兇了，他們的眼前只見牆壁和天花板，蜘蛛，水花……

蜘蛛爭鬪得很激烈，大家伸着長腳，互相扭住，像拳鬪者一般的來往盤旋着，忽兒後退，忽而前進。

這時候，有一隻斷腳，向上面飛來，被蛛絲黏住了，掛在孩子的頭上搖擺着，卡里克急忙把它拉下來，向下面丟去。

斷了腳的蜘蛛暫時離開了，大家靠着牆壁喘息了一會，又互相苦鬪起來。水面上又起了殺聲，水像沸騰了一樣。牆壁像在地震時一般的搖動得很利害。卡里克和華莉亞只屏住氣，顫慄地靜待着牠們廝殺。

蛛絲因為不斷的搖動，漸漸脆弱了。現在卡里克和華莉亞可以不費多大力氣

把那繩子弄斷，搖籃弄破。卡里克先掙脫了身，很快的把懸掛搖籃的粗繩拉住。

「喂，華莉亞，」卡里克說，「就此出去吧！」

華莉亞也立起來，和卡里克並肩站着。

「嘻！」華莉亞說，「不想探個究竟了嗎？」

「探什麼？」

「那像手杖一般被打壞的是什麼？」

但是探首看看下面，除了光滑的牆壁之外，只是漆黑一片，一點也看不到什麼。

「那個！」華莉亞說：「不是蜘蛛的腳嗎？被切斷了浮在水面上。」

「哈哈，華莉亞，」卡里克邊笑邊說，「看吧，牠們同類相殘！」

他們兩個再細心看，只見見昏暗的水面浮着兩隻蜘蛛的身體。牠們的腳都沒有了，身體還在瑟瑟的抖動。水浪衝向牆壁的裂縫裏，使牠們的大肚子一沈一浮的，現在牠們是各管各的了。主人蜘蛛，身體似乎還想動，但不久也把頭垂到水中，一同死去了。這水中的牢獄頓時靜下來。

「死了？」卡里克叫喊起來。他伸一伸腰，仰一仰頭，吐了兩泡口水在兩隻蜘蛛身上，牠們仍舊沒有動靜。他們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裏尚在懷疑，

真的死了嗎？或者還活着呢？卡里克大聲地叱叫：

「咄！咄！咄！」

兩隻蜘蛛好像充滿空氣的橡皮袋一般浮在水面上。

「死了！」卡里克說，「真的死了！」他目測着離水面的距離，把手一放，脫離了蛛絲。只覺得一陣輕飄，他的手和腳在空中一閃，卡里克便像石子一般的落到水中。

「哥哥，你瘋了嗎？」華莉亞被水花濺了一身。

不一會兒，卡里克把頭露出水面來，向四周察看了一下，便向蜘蛛旁邊游過去。

「哥哥！」華莉亞急叫起來，「快回來吧！還沒死透呢！」但是卡里克好像沒有聽見，他游到一隻蜘蛛的屍體旁邊，一隻手舉出水面，用力打擊牠的肚子，發出「蓬蓬」的鼓聲。隨即很快的游開蜘蛛身邊。看看沒有動靜，他重又靠近去，用腳踢牠的頭部。蜘蛛仍然不動。於是卡里克便爬在牠身體上，像乘皮筏子一樣坐在上面。

「你也下來吧！」卡里克向華莉亞招手叫。

「不！」華莉亞搖着頭，「離水面太高了，我不敢下來。」

「你打算等到什麼時候呢？不下來又做什麼，快下來吧！絲毫沒有危險。」華莉亞苦着臉，只是耽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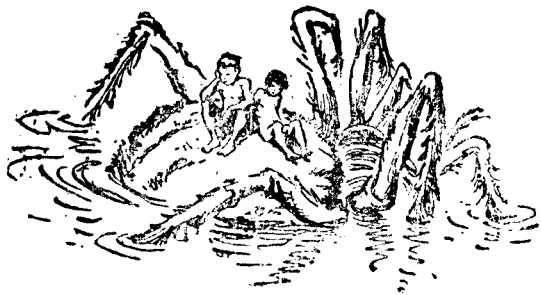
「待一會兒罷！萬一再有一隻蜘蛛跑來，那還了得！」

華莉亞閉着眼睛，緊握着拳頭，跳了下去。水花像雨點一樣潑在卡里克頭上，兩隻蜘蛛的屍身被水浪衝激着，搖盪起來。華莉亞從水面下露出臉來，喘着氣。

「上這裏來！我來拉你，」卡里克用兩隻腳踢着蜘蛛膨大的肚子，發出蓬蓬的聲音，一面叫着「不要怕。」

華莉亞戰戰兢兢的向那可怕的屍體游過去，用手摸了一下那肥大而多毛的蜘蛛的身體，又立即縮回來，大聲叫「還動呢！」

「那裏！沒有動！」卡里克憤憤地說，「快上來啊！」



華莉亞伸了手，卡里克把她拉上這可怕的浮島。蜘蛛一動也不動，華莉亞知道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她理着溼透的頭髮。卡里克卻站立着，細細審視這暗黑的蜘蛛的窠。

「不能跑出去嗎？」華莉亞說：「我們快找尋出路罷！」

「出路在那邊！」卡里克向壁間一個黑色的破洞指了一下。又把兩隻手伸在頭上，向水中一竄，游向那壁間破洞去。

華莉亞看她哥哥在黑暗中消失了，不禁大聲地叫：

「哥哥，怎樣？那邊怎樣？」

卡里克沒有回答。

華莉亞急得臉色陡然蒼白起來，好像她腳下的蜘蛛又在動了，竟哭了出來。哭聲在四壁來回地振盪，可是沒有哥哥的聲息。華莉亞便大聲叫喊，也想跳進水裏去找卡里克。忽然，卡里克從昏暗的破洞中出現了。

「爲什麼這樣大聲叫？」卡里克叱罵着。

華莉亞一見卡里克安然無事，也就安心了，便伸手把卡里克拉上了蜘蛛的背。

「那邊怎樣？有出路嗎？」

「沒有！同這裏一樣是一個蜘蛛的窠。」卡里克聳着肩說。

「有誰住着吧？」

「沒有。」

「那末，從這牆壁底下穿過去怎樣？」

「牆壁底下嗎？」

卡里克彎下身子來，透過很深的水，他看到了黑暗的污泥的池底。只見銀色的蛛絲，從黑色的泥土中牽出來，結連這鐘罩一樣的窠。把這窠纏住了，使它不致浮到水面上去！

「非得從牆壁下面穿過去不可，」華莉亞重複說一句。

「怎末行？你看！」卡里克指着漫佈在水中的蛛網說，「這蛛網攔住了牢獄的出入口，要穿過去，實在危險得很。我想一定另外有門可通的。」

華莉亞突然發出一種急促的喘息聲音。卡里克覺得情形不好，急忙拉住她的手。

「華莉亞，怎麼啦？」卡里克問。

「悶死我了！」華莉亞張大了嘴，面色慘白，雙手按住了胸前。

「靜靜等一下看，」卡里克安慰着，可是他也想不出方法救助他的妹妹。他

自己也覺得肋骨刺痛，胸口好像受了很大的壓迫。潮溼而沈重的空氣侵入肺部，又像吸着熱的水蒸汽一般，呼吸極為困難。

「快逃出去罷。」卡里克不敢再繼續探究這水中的牢獄了。他閉上眼睛，蹲下身子，掬起一把水來，想洗一洗自己的臉。突然他的手觸到一件在輕飄飄地向上浮的東西。他看到黑色泥土底下，有許多一端尖削的綠色的卵，其中一枚給他一碰，就和泥土脫離了，沿着泥壁直往上浮去。其餘的也同樣的一枚一枚地逐個向上浮。

卡里克倒在華莉亞身邊，顫抖地說：

「看啊！這是白蘋啊！」

卡里克認識不錯，這是水生植物白蘋的芽。

卡里克在身體沒有縮小之前，也曾看到過白蘋，現在觀察得益發清楚了。白蘋每到夏季，被風吹動着在池面上漂浮，它有着跟草莓一樣的鬚根，從水中直接吸取營養料。過了夏季，這鬚根發出嫩芽浮到水面上，葉子擴張開來，宛如描畫出來的心臟。冬季到來，它凍死在冰雪中了。但在未死之前，就生出一種奇妙的芽散播在池底裏。這種綠色的卵形的芽，冬季裏一直橫在池底裏，直等到天氣又暖和了，才充滿了氣體，一一往上浮，發育成漂浮的植物。現在卡里克所看到

的，就是這白癩的芽。

卡里克握着華莉亞的手，很快的說：

「噢！這卵會像軟木塞一般的往上浮哩。我們要是潛到水底去，抱住一個，它自然會帶我們一同上升的。」

「可是，若又遇到了蜘蛛怎麼辦呢？不是水中到處滿佈着蛛絲嗎？」

「不打緊！快！」

剛在這當兒，水底有一個巨大的綠色的卵在動搖，離開黑色泥土，開始上升。

「抓住它！」卡里克叫。

華莉亞全身用力，深深吸一口氣，從蜘蛛身上只一跳便潛入水底。卡里克看見華莉亞已把沿壁上升的一個巨大的白癩的芽雙手抱住了，一同往上升去。他自己便也隨着潛入水去。在水中他睜開眼來，抓到了一個綠色水雷般的東西，就將兩手兩腳緊緊抱住。那又肥又滑的水雷帶着他像一個陀螺般的迴轉着，往下沈了幾下，終於脫離了泥層，一直向上浮起來。

浮升需要相當時間，卡里克屏住氣，很是苦痛，要是時間再延長一會，他的心臟也許會得裂開了。幸而那綠色的水雷已經浮到水面上。暑熱的陽光照射在

卡里克的臉上。卡里克眼睛被強光炫耀得暫時睜不開來，他把頭伸出了水面，貪饑地呼吸着新鮮空氣。傍邊華莉亞也一樣地在深深地呼吸着，身體浮在水面上。

「哈哈！華莉亞！」卡里克笑起來。

「脫險了，我們可以休息一下了！」

「是，現在好了。」

「最緊要的是任何事情都不必怕！」卡里克接着說。

「不要怕，不要胡說，不要哭，我們已從那可怕的蜘蛛窠中脫險了，現在可以安然的歸家了。」

可憐這兩個孩子，他們還得在這個陌生的世界裏旅行；在他們歸家的途中，還要遭遇到很多的危險哩。但是他們哪裏會料想到呢？

登陸

孩子們把頭伸出了水面向四面探視，只見一片蒼綠色的池水向四方擴展。在西方有一座陰森森的森林，看去像一堵黑漆的牆壁。森林上空，堆積着渦卷狀的雲。

「還不到岸邊嗎？」卡里克說，「上了岸就可以回家了。」

「那邊不是岸嗎？」華莉亞眼睛注視着遠遠的池岸。

「對了！」卡里克確信地說，「我們稍着力一下，就可以到岸了。喂！快把船向那邊划呀。」

他們倆坐在綠色的水雷上面，卡里克叫：

「用腳划啊！」

他們各用兩腳在水中划動。可是水雷只自搖擺着，並沒有前進。

「哎喲！」卡里克又叫，「到我這裏來，兩個人坐一個，一同划罷。」華莉亞移到她哥哥的船上，白蘋的芽受到重量，一半沒入水中了。

「快划！」卡里克說。

他們同時用力，用兩手撥水，恰如打槳一般。芽開始搖擺着向前去了。

「動了！」華莉亞喊着。

「開足馬力！」卡里克大叫說。

開頭，芽只自左右迴旋，但不久就非常順利的行進了。這綠色的水雷一頭比較尖，很容易把水分開，好像是天造地設的一個小汽艇。卡里克和華莉亞只顧用手撥着水，向前推進。

——遠遠的前方，像有人在呼吸，並且有劈拍劈拍打水的聲音，不像槳聲也不像橈聲，他們愈行近岸邊，那聲音也愈加清晰了。

突然在他們身傍像有什麼在動着。

「咯咯，咯咯，」的聲音傳遍了水面上。

華莉亞顫抖起來，差一點從白蘋的芽上滾下去。

「是誰？」華莉亞停了手，細聲問。

「青蛙！確實是青蛙！……普通的青蛙，可是比五層樓的房子還要高大。不要怕啊！」

「怎麼好，」華莉亞悲傷地說，「這是普通的蛙嗎？現在我們小得連蒼蠅也可以把我們吞了。這五層樓一樣高大的青蛙，難道不會把我們吞了嗎？」

「放心！」卡里克寬慰他妹妹說，「那蛙不見得會看見我們。」

華莉亞不再說了。他們繞着一條小河入口的綠色岸邊前進。只見水中浮着好多濃綠色的島嶼，像繫船的浮標似的浮動着。他們沒有上去，只在島嶼四週環繞着觀看。

「哦！你以為是什麼？」華莉亞指着一個島嶼問。

「不知道！」卡里克含糊地回答，「大約是什麼葉子……總是水生植物。」水裏面浮起一個圓形的動物來，牠的背和汽車的車身一樣光滑，大小也和汽車相仿。牠扇動着翅膀直立起來，忽而又衝開水面，沈沒下去。他們又看到在島嶼中間的一條廣闊的水道中，來了個褐色多毛的怪物。牠伸開了長而曲屈的腳，只用圓形肥大的肚子在水面上滑走。牠的背上又背負着五隻非常細小的動物，形狀全同牠一樣。這些小動物活潑得很。那多毛的怪物，好像時時在水中找尋什麼似的，一會兒小動物都滑下牠的背去，馬上又回到原處，牠的腳上就抓住一種很小的不知什麼食物，立刻吃完了。

「又是蜘蛛一樣的東西罷？」華莉亞停了手輕輕的問。

芽被波浪沖激着，搖擺起來，不再前進了。

「背上負着小蜘蛛，」卡里克說，「我們等一會吧，看牠們到哪裏去。」

忽然另一個島嶼上，又看到了另一隻蜘蛛，背上也一樣的有小動物在爬動着。

兩隻蜘蛛碰了頭，大家怒目相向。這是可怕的水蜘蛛。

兩隻大蜘蛛兇暴地爭鬪起來。那些小動物卻毫不關心，反而十分快樂地散到水面上去。牠們自由自在地在水面上浮沈着，一會兒聚在一起，一會兒又四散了。

鬪爭終止了，一隻蜘蛛沈到水底，激起了很大的波浪，使得那些小動物一上一下劇烈的動盪着。小動物正像沒有長翅膀的小鴨，在波上浮沈着。

「現在是小蜘蛛在開始吵架了呢。」華莉亞輕輕的說。

可是小蜘蛛並沒有吵架。牠們只在水面上游來游去。一霎時，牠們都來到鬪勝的蜘蛛身旁，很敏捷的爬上牠的背。

卡里克和華莉亞打一個照面。

「喂！哥哥，」華莉亞問：「那蜘蛛把不是牠自己所生的孩子也背上了，難道牠就這樣帶着走嗎？」

那蜘蛛背上的乘客雖然多了一倍，牠卻毫不在乎。牠擺開着長腳，靜立在水

面上，等那些小蜘蛛全部爬了上去，牠就若無其事的向前行進。一會兒，便在浮島中間隱去了。

卡里克和華莉亞又開始划動。

「牠跑來跑去爲什麼呀？」華莉亞想了一會說。

「爲了牠的孩子們找吃的……」

華莉亞想起今天還沒有吃過東西，現在該是吃午飯的時候了，不知道家中在做什麼；他們的祖母，也許正在餐桌上佈置種種食物。祖母一定等候他們，盼望他們，說着「咦！中午到了，爲什麼還不回來呢？」

「喂！哥哥！」華莉亞問，「今天家裏吃什麼菜？你猜猜看。」

「還不是冷的湯和熱的魚肉嗎？」

華莉亞噙着饑涎。

「也許還有和洋葱，番薯一同燒的牛扒，你愛吃什麼？」

「我嗎？」華莉亞想了一想說，「此刻我只要有點麵包，加一些果醬就好了。」

「我卻……」卡里克說，「需要牛扒，大大的一盆，再放上些番薯和野菜。」華莉亞停手問卡里克說：

「那末，我們中飯吃些什麼呢？」

「今天中飯不吃就算了。」

「晚飯呢？」

「晚飯也沒有。」

「明天早飯呢？」

「也沒有。」

「什麼時候才能得到食物呢？」

「全都沒有，」卡里克憂鬱地說，「連想也不必想。」

華莉亞嘆了一口氣。

「快划吧！快划到岸邊去！」卡里克高聲地叫：「到了岸邊，也許可以看到什麼可以吃的了。」

「最好能找到野莓，野莓現在也比我們大上十倍了。乾草像山一般大小，只要挑選一枝，開上一個洞，儘可以容我們居住了，牆壁，天花板，餐室，都在裏面。」

「不要多想！」卡里克吶喊着：「快划呀！一切都要上了岸再說。」
華莉亞靜默着。

他們兩人手足齊動，合力向前划，白蘋的芽在水中激起了水泡，向岸邊行進。在後面，一條條的水紋好像拖着長鬚一般。岸逐漸靠近攏來，森林從水而高聳上天去，看去倒好像森林在迎接他們，慢慢地游泳過來了。

「用力！」卡里克說。

「以全速力推進！」華莉亞喘息着說。

白蘋的芽像射箭般的前進，不到一個鐘頭，在這兩個少年旅行家的面前，矗立着一個蘆葦的森林。太陽全給遮沒了，只有冷靜而濃密的影子橫在水上。靠近森林的地方，和太陽照射着的地方不同，水帶着一般寒氣。

白蘋的芽在多節的堅強的葦幹之間穿過，葦幹從水中直伸上來，它的頂端高聳入天際。

「慢慢的划！」卡里克下一個命令。

「爲什麼？」

「誰在這裏，你聽見嗎？」

他們停下來，面面相覷着側耳細聽，從森林中傳來了很嘈雜的聲音。

傾斜的蘆葦突然搖動起來，互相敲擊着，發出很大的聲音，冷而溼的空氣不斷地從遠處襲來。在黑暗的森林中，有誰在啾啾唧唧的叫，尖銳的聲音刺人耳

鼓。森林浮沈在氾濫的水中，從隙縫中窺去，只見綠色的草叢在閃閃發光，草叢後面是一片濃密的茂林。一隻奇異的跑得很快動物在蘆葦中間的水面上奔走，有個更大更可怕的動物在追捕牠。追到了，便把牠吞了下去。

「噓噓！」卡里克不禁打個口哨。

華莉亞不作聲，她早明白是怎樣一回事了。她看着卡里克，低聲地問：

「回轉去嗎？喂？」

「回到哪裏去呢？」卡里克靜默了一會，說：「有這可怕的動物在那裏，我們怎麼能上岸去呢……還是另外找條路吧！」

他們從森林中退出來，回到沒有動物的水面上來。

「喂！哥哥，」華莉亞說，「我想給那裏題一個名字，叫做『恐怖的叢莽』。」

「你倒還有這閒情逸致哩！」卡里克說。

「什麼閒情逸致呢？」華莉亞有點不服氣地說，「旅行家不是到一個地方都要給一個地方題一個名字的嗎？『十五少年漂洋記』中也是這樣的。」

卡里克沒有回答。他眺望着他們正在沿着行駛的森林，一面開始哼着一種非常快樂的歌曲。

「要不……」華莉亞說，「叫做『喋血的祕密林』也好。」

「還遠呢。」卡里克說，「再划快些！」

蘆叢漸漸模糊起來，終於看不見了。在右方展開了一片荒涼的岸，陽光照着岸上黃色的石子。因為天氣很熱，動物都隱身在葉子和石塊的蔭蔽的地方。卡里克和華莉亞在水上飄浮，不曾遇到一個動物，一路上很平安。

卡里克高興起來。

「那片岸，」他指着石灘說，「那可以叫做『好望角』了吧！」

「怎麼，地也會生角的嗎？我沒有看見過。」

「那末，」卡里克一而使芽靠岸，一而說，「我們上了岸，也許可以看清楚這個『好望角』究竟是怎麼樣的了。」

「假使叫我來題個名詞……」華莉亞話沒說完，卡里克用手掬了一捧水，潑在她的面上，叫道：

「靠岸了！」

「哈哈！」兩個一齊大笑起來。那綠色水雷衝撞在石岸上，很猛烈的退了回來。卡里克和華莉亞撲通一聲，一齊落入水中。他們急忙翻身，兩手攀住黃色的巖角，爬上岸去。

沒有一塊石子不被太陽光燒得發燙。華莉亞揀了一塊石子坐下去，立刻被燙

得跳了起來。

「什麼事呀？你屁股燙痛嗎？」卡里克笑着說，「這石子你打算題個什麼名字呢？」他用手掌遮住陽光，遠遠眺望，說：

「喂！華莉亞！」

「什麼？」華莉亞沒精打彩的問。

「這些石塊，原來都是細沙啊。我們沒有縮小的時候，看去似乎很小，現在一粒沙，就像一塊石子了。」

「噫！不錯！」

卡里克嘆了一口氣說：「在非洲地方，要是人們埋在沙中，便休想出來……我們在這塊石子上，也許會被燒死的。」

卡里克用手摸一下石子，連連搖頭說：

「不行！坐也不能坐，我們再往前進吧。」
他們依舊回到綠色的水雷上面，又開始划動。

「我想……」華莉亞說，「假如給這岸取個名字……」

「『『恐怖的火焰山』嗎？』卡里克接着說，大聲笑着。華莉亞有點憤怒，於是不再作聲，只用手腳努力划着水。卡里克也不再奚落她了。」

他們沿着黃色的岸不停地划，不知道還要划多少時候，可是他們覺得手腳有點疲軟了。

「哥哥！你不知道我的肚子餓得慌嗎？」華莉亞打破了很長的沈默。

「知道，」卡里克回答，「我也餓得肚子和背脊貼在一起了。」

「那末，」華莉亞說「找點什麼東西，到那石子上去燒熟了吃吧……」

「找什麼呢！」

「什麼都好！蝴蝶也得！蜻蜓也得。」

「你不以為那些東西醜醜嗎？」

「醜醜！現在只要有東西吃，什麼都不怕醜醜了。」

「我……」卡里克嚴肅地說，「我以為吃活的好，用不到燒。蝴蝶也好，可是蝴蝶也不見得會給我們捉住。」

他們說說笑笑，水雷已經靠近滿長着草的岸邊了。

草莽中瀰漫着夏季的水蒸汽。到處都是在圖畫上常見的非洲棕櫚樹一般的有節的樹幹。

華莉亞喊道：「這裏有野莓，我知道，森林中都有，我們趕快上岸去。」

芽到了岸邊。他們上了岸，就向森林中走去。森林裏很悶氣，樹木都發出沼

澤中草類的氣味。沒有樹皮的幹子顯露着綠色的光輝。陽光穿越草林，地面滿映着黃色的斑點。腳底下的地土，溼滑而鬆軟。

「喂！哥哥！」華莉亞進入森林深處，高聲地叫喊。「看誰先得到食物，來一個比賽吧！」

「贊成！」卡里克說，「可是我們不要離得太遠，怕迷了路途。」

他們互相叫應着，很小心地向四周看。他們用手分開沈重的草葉，看看有沒有野莓在下面。有時爬在草幹上去找尋，可是始終找不到野莓。

這是一個奇妙的森林。他們肚子餓得緊，要是再找不到食物，他們不是要活活地餓死了嗎？

前面忽然有隆隆的聲音。他們站住了。卡里克舉手說：「聽到嗎？」

「是，」華莉亞聽了說：「那是水聲，像有條小河在流，我們過去看罷。小河近旁總有野莓的，我知道。」說着她就往前進行。

卡里克在後面追趕。

「看仔細！不要掉下河去！」卡里克叫道：「也許不是小河，是蛙在呼吸的聲音吧。」

卡里克牽住華莉亞的手，他們側着耳朵細聽那傳來的怪聲，朝着那聲音來的

方向走過去。前面有乾燥的幹子，埋在泥裏面，擋住他們的路，枝葉像壁一般的直立着。他們就從下面穿過去，一片葉子落下來把他們蓋住了，他們用了不少氣力，才鑽了過去。

卡里克和華莉亞走上一個高丘，就感到撲面一陣冷風。忽見一條小河橫在面前，那河流涓涓作聲，泡沫翻騰着，繞過巖石，彎彎繞繞的流到下游的急瀧中，直往下瀉。

「是小河，哥哥！」華莉亞叫着，撇開了卡里克的手，直奔向前方。

「華莉亞！等一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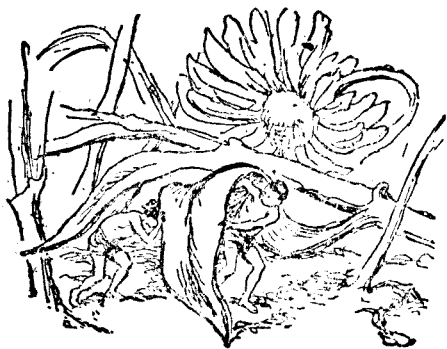
可是華莉亞穿入叢幹之中，不見了。

「這裏！這裏！」卡里克只聽到華莉亞在叫：

「快！這裏有莓！大得很！快來呀！哥哥！」

卡里克跟着叫聲向前去。

「這裏！這裏！」華莉亞立在一棵大樹下面，仰着頭，看着樹頂叫。卡里克上前一步，問：



「莓嗎？在哪裏？」

「上邊，在上邊，大得很。」華莉亞應着，用手敲擊那綠色彎曲的大樹。

卡里克朝上一看，只見在很高的樹幹上懸掛着不少果實，顏色是黑的，像啤酒瓶一樣大小，似乎水分很多。

「多麼好！哥哥！」華莉亞說。

「說什麼好不好！快爬上去！」卡里克叫着，爬上樹去。華莉亞跟在後面，用手和腿夾着樹幹爬上去，眼睛直盯着那黑色的果實。

樹幹搖擺了，枝葉顫動着。懸崖下面，小河在潺潺作聲，翻騰着泡沫。

華莉亞往下一看說：

「啊啲！假使跌下去那還了得！」

「站穩！」卡里克在上面叫，「提防滑！」

他們很敏捷地爬到頂上，看看已經可以撩到那引誘人的果實了。卡里克正待伸手，忽然眼前一黑，他一鬆手，身體便倒栽下來。

「怎麼啦？哥哥！」華莉亞急急的問，只聽得一聲響，她眼前一黑，腳站不住了也往後倒。兩個人從半空裏向波浪洶湧的急流中倒栽下去。

激流把他們吞嚥了，依然繞過巖石，把他們帶向前方的急瀉去。

從地底到天空

卻說愛諾托夫先生坐在洞穴裏面，因為在黑暗中耽得久了，他已經能在黑暗中看到東西了。他看見洞穴的深處，蹲着一個長着長鬚的大頭。

「這是什麼？」先生驚慌地說。

那動物身體的前部，披着寬闊而聳起的堅甲，甲下面伸着短而肥大的腳。先生自問沒有和這地下動物鬪爭的能力：只消牠一舉足，就會被牠擊死的，因此只有小心防備着。

先生把背靠住又冷又溼的洞壁，持着黃蜂的針，對了前方。

那動物開始走近來了，牠的身體好像是用闊幅的骨環鑲成的，看去很兇暴，走動的時候，洞壁的泥土紛紛地落下來。

「從後面攻擊牠吧？」先生考慮着。可是那動物的尾部也是不容易刺傷的，有兩枚膜一樣的翅膀相疊着，形成一副堅固的甲冑，掩蔽着牠的身體。

「但是，這究竟是什麼動物呢？」先生伏在地上，伸着頭仔細瞧，突然看到牠兩枚長槍似的長尾在地面上搖動，不由得吃了一驚，輕輕地說：

「原來是螻蛄。」

螻蛄切擦切擦的在洞裏面走着，牠用前腳抓着泥土，慢慢的走近來。

「牠平常是吃幼蟲的，」先生想起來了，「我得提防也給牠吃掉。」

先生四面看看，沒有法子可想，只好遠遠地躲避，便退到一個黑暗的角落裏，再沿着洞壁，繞到那敵人的後方。

螻蛄也轉過身來，牠像在嗅着什麼氣味似的，又像在側耳細聽似的，掀動着長鬚。牠的前腳抓掘着泥土，驟向先生襲來。迫得先生只好退回原處。

「不行！在地下是很容易給螻蛄欺侮的。螻蛄在地下，不是跟魚在水中一樣
的熟悉嗎？」

「既不能逃！非打不行了！」先生站起身來，揮動蜂槍，決意同螻蛄苦鬪一場。他先退後一步作準備，恰巧他的臂肘碰在洞壁上，覺得在他肘後面，像有一個洞口。他趕忙回過身來一看，便發見了一個隧道的入口。

先生暫停了呼吸，心中想這隧道通到什麼地方呢？是誰掘的？裏面不會有別種危險嗎？……可是現在也顧不到這許多了。

「走吧！逃吧！向更深的地下去暫避一下！」他急忙向隧道中鑽去。他的頭時常碰在石塊上，也顧不得痛，只用兩手摸索着，向黑暗中直鑽。

隧道深奧得很，下去了又上來，上來了又下去，忽而折向右，忽而折向左，越進去，隧道也越發狹隘。先生必須彎了身子向前行，有些地方，還得拖着槍匍伏着，慢慢地向前爬。

什麼苦況，都不在先生心上，就是一天到晚像蛇一般地爬行，也滿不在乎。「逃得過那可咒咀的蜈蚣嗎？到什麼地方去安身呢？」先生自言自語地說。他因為恐怖而發抖了。

可是終於逃不過蜈蚣。蜈蚣現在已經追尋着足跡，頑強地迫近來了。在先生後方，早聽到那敵人追趕的聲音漸漸的近了。

蜈蚣儘用長鬚探着洞壁，好像在想：「那奇怪而狡滑的幼蟲，到哪裏去了呢。」

長鬚儘掃動着，洞壁，屋頂，到處都掃到了。沒有，牠忽然看到剛才先生鑽進去的隧道入口，知道那幼蟲一定逃到隧道裏去了。牠立定了一會兒，像下了決心似的，便把巨大的身體鑽進隧道，一面用前腿撥開泥土。牠合着打鐵一般的聲調，用身體擠落了乾脆的泥土，很快的闢出一條大道，儘向前進。

先生早聽到了自己身旁有切擦切擦的聲音，那兇殘的蜈蚣，已把長鬚掃到他了，在他臉上，手上，身上滑過。

先生大叫一聲，立刻轉過身來，舉槍打那長鬚。隨即像幼蟲一樣把身體縮成一團，再向更深的地方爬去。因為隧道四圍的凹凸不平，土塊常常刮着他的肚子，肩膀，臂肘，他遍身感覺到痛苦。隧道愈來愈狹窄了，似乎已不可能再往裏走了，而且微蒸，溼悶，使先生更感到痛苦。他汗水直流，心臟在劇烈的震盪，手腳也戰慄了。

愛諾托夫先生正在萬死一生的當兒，只聽得追趕的聲音漸漸的遠去了，螻蛄好像在什麼地方站住了？他想，難道還有救星嗎？

「得救了！快逃呀！」他想，於是用臂肘和膝蓋拚死向前鑽。可是碰的一聲，他的額角碰到泥塊上，前面已經沒有路了，已經到了隧道的終點了！他全身顫抖起來。「我就死在這兒了嗎？我死了，還有誰去救卡里克和華莉亞呢？」他



揮着汗，在黑暗中摸索，到處觸到的都是堅硬的泥壁。那怎麼好？他坐在洞中，簡直像落網的魚一樣。假如螻蛄再攻進來，前面已沒有出路。在這個境遇中，他還能有什麼作爲呢？他真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只把身體打着迴旋，手足也發冷了，並且口又渴得要死。

「噯！」愛諾托夫先生再下決心說：「再奮鬥一次吧！螻蛄固然是強大的動物。可是我是人，和牠打起架來，不一定會失敗。」

假使在一小時以前，他對付螻蛄，只消手指一捺，已是足夠了。可是現在雖用全力死鬪，結果怎樣，實在很難說。他把身體轉了過來，握緊了槍，背靠着洞壁，大聲的說：「只要對準牠眼睛下面的神經節刺去就行了。」

正在這時候，又有一個思想忽然浮上他的腦際，使他怔住了。

「殺了螻蛄，怎末出去呢？牠那巨大的身體，不要把隧道壅塞了嗎？怎樣才可以把那大怪物移去呢？」

先生正在發怔，那掘地的聲音又漸漸響起來，螻蛄又在走近來了。

一分鐘……二分鐘……

「前進！向那敵人挺進！」先生舉起了槍叫。

隧道的壁土，沙沙地崩潰下來，螻蛄的長鬚儘在黑暗中亂掃，先生顫抖着身

體，鼓着勇氣，舉起了槍，對正那怪物的頭上亂刺，一面大喊大叫：「畜生！畜生！」

螻蛄不提防有這樣的打擊，向後退了一步。

「怎末啦！你逃嗎！怎末！」先生一邊喊着，居然勇敢地追擊敵人。

那敵人站住了揪動着長鬚。先生一手緊握着拳頭，預備等待機會再痛擊牠一下，隨即大聲吶喊的追上前去。槍不停地刺打在那頭顱上，槍尖只對準着神經節，可是，螻蛄早把頭縮入甲冑中，槍刺在那角質的甲冑上面，絲毫沒有損傷。先生是失敗了。

那怪物突然移動牠肥大的前足，採取攻擊的姿勢了。先生只得往後退，他搖着槍桿，一直退到隧道的終點。

「這回完了！」他想。於是閉上眼睛，低垂着頭，把身子縮成一團。

愛諾托夫自分必死了，忽然，他聽到一種聲音，在他頭頂上像有人在挖掘一般。頂上泥壁起了一道裂縫，泥屑沙沙地落下來，打在他頭上。

泥壁割裂了，霎時間，一線亮光射進隧道來，裂縫外面，遠遠地一片晴空，但是一會兒，裂縫又被塞住了，只見有一件像皂莢一樣的東西，從裂縫中鑽進來。「什麼東西？」先生不禁高叫，他連忙用兩手把那東西抓住。那皂莢樣的東

西搖動了一下，又開始朝上抽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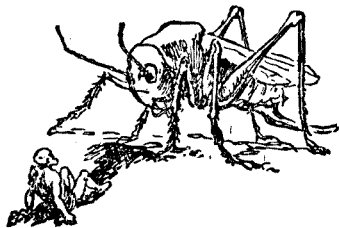
先生這時想到的，只有一件事情——這皂莢是從有陽光的地方伸下來的，假如和它在一起，一定可以從地底再回到有陽光的地方去。於是他緊緊的抓住皂莢。果然那皂莢像起重機一般，從地底把愛諾托夫先生帶到了地面上。

先生驟然看到強烈的陽光，眼睛閃耀得睜不開了，睜成一條細細的縫。

「得救了！得救了啊！」愛諾托夫先生快樂極了，他還沒有把抓住的皂莢放掉。那神祕東西，把他帶着一會兒升高，一會兒又往下落，只自上上落落的不停。好像把愛諾托夫先生當作鐵球一樣，忽而舉起來，忽而又放下來。

現在愛諾托夫先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放脫那起落不定的皂莢。他一放手，在半空中打了個筋斗，落在地上，像陀螺般地打了好幾個滾。因為跌得很重，他一時竟昏了過去。

先生蘇醒以後，他最先看到的是一隻巨大的綠色的動物。這動物伸着一面生有尖刺的長足，直立在他的傍邊。牠那曲成了等邊三角形的強壯的脛，比牠身體還高



一倍。牠有一條皂莢一樣的粗大的尾巴，橫拖在地面上，比牠綠色的長體還長些。

「嘻！嘻！」先生用臂肘支撐着站了起來，說：「我知道了，我抓住的是你的尾巴。好一根壯健的尾巴。」

那動物聽到先生的叫聲，昂着扁平的頭，掀動着長鬚。這鬚長得使人難以相信。

「你救了我，你是哪一族的動物啊？」先生誠懇地問着。

那綠色動物的身上像塗着洋漆一般的在發光。牠前足有一條縱的裂縫，正對着先生，像一隻耳朵似的豎起了。

「嘎！原來是這樣！」先生叫着。「你是用腳來聽聲音的嗎？我懂了，你是蠡斯。真感激你，你救了我。」

一切經過，現在都明白了。

原來這個時節（最多是晚秋），雌的蠡斯要把產生的卵埋在深的地面下，因此往往要挖掘地面。到了春季，卵孵化而成了蠡斯的幼蟲，鑽出地面來，捕捉青蟲，小蝶，或蒼蠅等，作為食料。愛諾托夫先生真是倖得很，他被螻蛄逼得無路可走的地方，正是雌蠡斯挖掘洞穴的地方。可是這次蠡斯並不會產卵，因為在

牠尾端的產卵器被先生抓住了，所以非常恐懼，忙又把尾巴拔了出來。

「很對不起你。」先生誠懇地說，「驚擾你了！對不起得很！」

螽斯跳着，展開着翅膀，向綠色的草林叢中飛去。

「謝謝！祝你好！」先生對螽斯搖搖手，一面追趕，一面叫着。

螽斯隱沒不見了，現在只剩了先生一個人。他徘徊四顧，摩挲着灰色的鬍鬚站了一會。

「但是，」先生又嚕囁了，「我那綠色的馬啊！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池塘在哪裏？往哪一方走才對呢？向左呢向右呢？」

四周全是森林，可是這森林和草叢完全不像，在這裏沒有多節的像竹一樣的樹木，只長着又粗又長而頂端稍稍下垂的幹子，像巨大的蠟燭一般。

先生仰着頭，看得驚奇起來。在那看了使人頭暈的高處，有大而白的沒有邊緣的帽子在靜靜地搖動着。任何樹幹都像長竿一樣高聳着，最高的尖端上都戴了這種白帽子。

「這是什麼？」先生睜眼細看。他走近樹幹，只見在一枝樹頂上，有白色雲朵似的綿毛在脫落下來，好像要落在先生的眼前了，可是又立即消失了。先生聳着肩膀，想不透這是什麼一回事。

後面吹來一陣涼風，那些白色的帽，很多脫離樹幹，飄浮到空中去。不知從哪裏飛來一個沈重的細長的砲彈形的東西，落在先生腳旁。先生彎下身去一看，那砲彈的一端伸出一枝細長的鞭子，鞭子上面一叢綿毛的降落傘還在搖擺着。

「噯！這個！」先生叫着，「難道還不明白嗎？」他很快的跑到一株最高的樹旁，仰頭觀看樹頂，再看看樹根。

「好！好！什麼都有辦法了。」

先生把蜘蛛絲的服裝束一束緊，踮起腳跟來，抱住樹幹。樹幹太粗了，先生的兩手兩腿幾乎圍不攏來。他的手掌和膝蓋，都有點黏的感覺。

「只要能爬上一半，也就好了。」先生說。他流着汗，喘着氣，竭力把手腳向上移，可是好像蒼蠅落在捕蠅紙上一樣，爬動得非常慢。

最初他非常困難，後來爬得愈高，幹就愈細，進行也就比較容易了。風吹動着樹幹，他的身體也跟着搖擺，地面上的情形完全看不清楚了。所幸白綿毛帽子綴着的樹頂已經近了。

先生伸着手，再往上爬。忽然覺得有什麼一種柔軟的東西滑過他手上。他把身體貼着樹幹，在他四周像有莫名其妙的翅膀，在搏擊着空氣，發出聲音來。許多有翅膀的動物在飛舞着。

先生驚慌地仰起頭來。

「怕不會把我吞下去吧？這些惡黨一定會把我吞下去的！」先生很擔憂地說，可是再仔細一看，他就放心了。

「可笑得很！是我神經過敏了！」先生說。

那些動物在空中顫動着翅膀，迴繞着樹幹飛翔。牠們的長長的尾巴，拂拭着先生的臉面，身體。

「是蜚蠊！」先生認識了。他兩手抓住樹頂近邊的厚葉，居然攀登了這不思議的樹木了。

那蜚蠊，一眼看去似乎大得很；實際上比先生大不了多少。看去所以大，是因為牠有着像兩腳規樣的尾巴，比牠身體還長二倍，不停的上下翻騰着。

「此刻在飛舞，」先生心裏在想，「不久就要老去了。」

先生對於這長尾巴的飛舞者，不再十分注意，再往樹幹的頂端爬上去。

蜚蠊是無須怕的，這昆蟲連嘴也沒有，壽命很短，不需要為求食而操心。牠的一生，只不過爲了在溫暖的大氣中飛舞一會，伸展着翅膀，很快樂地來回飛舞，好像不知道有疲倦這回事。一到了夏天，每逢黃昏時分，牠們便向水面落下去，在那裏產了卵，就不再上升了。夏天裏，蜚蠊的屍骸往往掩蔽了河面，在河

面上像鋪了一層黃色的氈子。

水流沿着岸把不可計數的那種啞口的動物運走，可是牠們的屍體一個也不會到達河口，因為在半路上牠們就會給魚或鳥吃掉了。蜚蠊的運命真算得可憐了，牠們只是爲了飛舞，爲了給人家吃掉，才出生到這世界上來啊！

先生站在圓柱樣的樹頂上面，欣賞着蜚蠊的迴旋飛舞。他瞥見某一株傾斜着的樹頂上，聚集着很多黑色光亮的砲彈形東西，它們的尖端，生着一條長柄，長柄的那一端叢生着白色的綿毛，好像一把降落傘。砲彈搖動了一會，有一兩個便從樹頂上脫離了。一陣風吹過，降落傘飛揚起來，砲彈便和綿毛降落傘一同飄浮到空中。先生兩手抓住了一條長柄，計上心來。

他挑選了十枝最大的降落傘，把砲彈摘去，合成一束，做成一柄像綿毛的雲朵所集結成的大降落傘。這降落傘要是浮起來，就會帶着先生離開樹頂，所以先生在工作時，情緒非常緊張。

把最後的兩枝拿在手上的時候，先生早已浮在空中了。他暫時用腳勾住了樹幹，一陣風吹過，降落傘立刻在頭上飄搖起來，先生把腳一鬆，降落傘帶着先生飛騰到森林上空去。

「好利害！真想不到！」先生在空中飄盪着，一面笑着說，「借蒲公英綿毛

先生快樂地笑着說。

在這竹竿更遠的右方，看到一片綠色，是廣闊的水面。

「那是池塘，池塘也看到了！那就好，方位也明白了。」

風牽引着綿毛的降落傘，先生準備降下了，謹慎地注視着下方，等待飄到一個可以降落的原野上面。可是一陣橫風，把先生帶住，直往池面上吹去。

「不得了！準會溺死了！」先生大驚失色，心中暗忖着說：「還是不等它吹



的力量，在空中飛騰，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從高空中看去，那些戴着沒邊緣的白帽子的怪木全都是蒲公英。森林原是長着普通草類的一塊草地。再遠望去，草叢和一片沙地在一方擴展着，遠遠的高山上面，矗立着一根繫有紅布的柱子。

「啊啊！我的竹竿啊！」

落在這大洋上面，先在什麼地方降落的好。」說時，先生已來到有陽光照着的草地上空，這地方降下去似乎較爲穩妥，他就決意降陸了。

先把一兩隻小降落傘放脫了，飛行的速度便減小了，他開始下降。於是那草叢，又像蒼鬱的森林了，小小的水流，也看去像廣闊的大河了。

「就在這裏下去吧！」先生叫着，再放去了兩隻小降落傘。

先生飄到小河上面，俯着頭，探尋便於降落的所在。正在這時候，他突然看到卡里克和華莉亞兩人在小河上飄浮着，波浪沖激着他們，他們在一個石塊旁邊攔住了，像木片一般的浮沈着。

「找到了！」先生在空中叫着，把手一放，降落傘全都去脫了，他的身體便像石塊似的落在泡沫翻騰的水面上。

出險以後

激流沖刷着愛諾托夫先生的腳。

先生顫巍巍的站在水中，好幾次都幾乎被水沖倒了。他把細地扶着石塊，一步步的涉水前進。只見卡里克和華莉亞似死未死的浮在水面上，他便把他們抱在手中。他們的眼睛都緊閉着，手在發顫，腳仍舊拖在水裏。

「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完了！」先生悲哀地嘆息着說，「怎麼好呢？」先生把他們抱得緊緊的上了岸。

先生把卡里克和華莉亞放在地上，開始用手掌撫摩他們，把他們手腳彎曲了一回，把他們的頭俯仰了一回，都沒有用。他們依然閉着眼睛，咬緊着牙關，面色同死人一樣蒼白。

「怎麼好呢？」先生皺着眉，他拍拍額角，突然想起救援溺水者的方法來。他很快的站起來，拉住華莉亞的腳，把它高高地舉起來，用力搖動。

華莉亞的口裏，鼻子裏都冒出水來。她低聲地呻吟起來。

「開口了，」先生歡欣地說，「好！這個活了。」隨即把她橫在地面上，再

同樣的給卡里克施行急救。

「一！二！」

卡里克口中也吐出污濁的水來。

他們都吐了一些唾涎，咳嗽着，眼睛也睜開了。他們蘇醒過來，對眼前的一切，什麼都不明瞭，只見愛諾托夫先生站在他們面前。仍舊是原來的樣子——高大的個子，頰上長着鬍鬚，仍舊是每天看慣了的先生！他們沒注意到先生的奇怪的服裝，只看到先生的面孔——微笑着的眼睛，蓬鬆的灰色鬍鬚。

「先生！」華莉亞叫着，站了起來，撲到先生懷中，快樂得反而哭泣起來了。

「好孩子！」先生咳嗽着，撫摩着華莉亞的頭說，「不要哭呀！」華莉亞微笑着，用手掌揩拭眼淚，她反而把臉抹得更髒了。

「這……這是水……這麼多啊？」

「本來很多！」先生說，「現在我要問你們，在我的研究室中，你們做了什麼？是誰引的頭？」

孩子們都俯首不答。

「爲什麼不回答我？對你們說的話，都忘記了嗎？」

卡里克和華莉亞嘆了一口氣。這一對遍體淋漓的可憐孩子，不敢再擡起頭來看一下先生。卡里克把頭垂下了，下顎抵住了胸口。華莉亞把頭轉過去。

「爲什麼不說呀？」

卡里克哼了一聲，華莉亞只嘆着氣。

先生看了兄妹倆的那副可憐相，便把他們摟在懷裏，笑了。

「頑皮孩子！你們到底做了什麼，你們也該想一想……害得我好苦。」

「我們沒有做什麼壞事。」華莉亞用手指搔着溼淋淋的頭髮。

卡里克驚愕地看看華莉亞，心裏明知道她在說謊，可是仍舊一聲不響。

「這樣嗎？你們回到家中，在媽媽跟前也這樣說法，也許要挨一頓打了。」

「媽媽不會打我們！」卡里克開口了。

「是嗎？那末，就到你們媽媽那裏去吧，好不好？」

「往哪裏去呢？」

「哪裏去？自然是回家去。」

「回家去！回家去！」華莉亞歡喜得拍手跳舞了。

「到家多遠，先生？」卡里克問：「一個鐘頭夠嗎？」

「一個鐘頭？不行！」先生搖着頭。「現在只怕十個鐘頭都不夠了，路有十

公里多呢。」

「怎末？這一點路……」華莉亞跳着腳說，「走……一個鐘頭儘夠了。」

「你不懂！」先生咳嗽着說：「以前……不，就在今天朝上，我們步行十公里路只要兩個鐘頭，不錯！可是現在，非兩三個月不可了。」

「爲什麼呢？」卡里克驚奇地問。

「爲什麼？」華莉亞也張大着眼睛。

「我們一個鐘頭走不到一兩公尺，你們忘了嗎？從前，我們走一步，就有半公尺左右，現在只有一公分。」

「哎喲！難道我們小得這樣了嗎？」

卡里克忙向四圍觀看。四圍都豎立着怪木，樹幹有很多的節。在河岸上，有比牛小些，比羊大些的長着翅膀的動物在游逛着。在空中，正在他們頭上，有像汽車大小的生着黑毛的動物在飛翔盤旋。他們驚慌起來，兩個人面面相覷。這是怎麼一回事？先生仍然是原來的先生，可是周圍的一切，都不像原來的世界。

「怎麼啦？」卡里克懷疑了，目光炯炯地說：「先生依然是大個子的先生，我們不就是原來的我們了嗎？還是我們已變了呢？」

先生臉上現出一絲笑容，「原來不原來，只在自己心裏想想罷了。」他說，

「以前我比你們只高得一點點，自然到這個小世界裏來也仍舊一樣，懂了嗎？」

「是……」卡里克應着，話沒有說完全。先生看到卡里克睜大了眼睛向四面看望，以爲他還沒有明瞭。

「回想一下看！」先生接着說，「我所發明的藥水，你，我，老鼠，馬，狗，象，任何動物喝了，都會縮小到十萬分之一。原來大的人們，看到了已縮小了的我們，不是可以拿到掌上去玩了嗎？」

「懂了。」卡里克攔着說。

「我可不懂，」華莉亞說。

「什麼不懂呢？」

「不懂先生怎麼知道我們在這兒的。」

「什麼都有原因，此刻來不及說。」先生拍着華莉亞的肩膀說：

「我們的路還遠得很哩。這次旅行需要很久的時間，在路途中細細的說不好嗎？你們把看到的遇到的告訴我，我也把經過情形告訴你們。此刻最緊要的，是我們在半路中也許仍舊要失散，也許仍舊要獨個人歸家。我在出發前，還有話說呢。」

「我可不願意失散！」華莉亞拉住先生的手說。

「誠然！可是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是不容易料到的。」先生攆了兄妹兩人的手，慢慢的走到小丘上面。兄妹兩人挾在這著名學者的兩脇下，只顧向前走。

「看見嗎？」先生手指着遠處問。

在遠遠的草叢上面，矗立着一幹巨大的柱子，像煙囪一般。這柱的頂上，一塊很大的紅布，在晴空中飄揚着。柱子雖然在森林中，可是像一株參天的松樹長在草地上，很觸目。

「那是我的標記！」先生說。

「作什麼用呢？」

「那因為……我們任憑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到這個目標，只要爬在一株樹的頂上……」

「懂了！明白了！」兄妹兩人喊道。

「所以此後事情，很是簡單。那柱子旁邊，放着一隻小小的木條箱子，爲防雨打日曬，四面都密封着，但我們要進去是很方便的，因爲在那箱子側邊，開有一個小洞。」

「到箱子裏去做什麼啊？」

「走進箱子，裏面又有一隻小盒子，盒子裏藏着白色的粉末，這是放大的藥

粉。吃一捧下去，我們又變成原來大的人了。懂了嗎？」

「那末，」華莉亞喊說，「假如有人把那箱子拿走呢？」

先生停頓了一會。這問題他自己也早已想到，可是今天卻不能對孩子們說：「我也在擔心這個。」他撫弄着鬚鬚，很確定的說：

「不會！破舊的木條箱，有誰要呢？況且那裏又不是熱鬧地方，不見得會有人走過，現在用不到擔憂這個。時間不宜浪費，我們出發吧，前進！擡起頭來！卡里克！華莉亞！你們攙着手走！」

「往哪個方向進行呢？」

「那邊！」先生指點着說，「有木條箱的地方呀！」

先生昂着頭，走出森林。兄妹兩人跟在後面，切切細語着。先生聽到了。

「你們在說什麼！」

「怎麼辦？哥哥說！」

「什麼事？」先生停住了腳問。

「就是……我們此後的食宿怎麼辦呢？」華莉亞說。

先生聳一聳肩，說：

「連這樣容易解決的事情都要問嗎？像我們最早的祖先一般，在樹木上面，

在洞穴當中，任何地方都可以住。就跟住在別墅裏不一樣好嗎？比在不通空氣的房子裏住還要好一些哩。」

「那末吃呢？」

「在這裏有的是食物，一天吃十餐也不稀奇。」

「那末，我們……」華莉亞說，「今天我們想吃一個莓，卻像被什麼人打了似的，跌到河裏去了。」

「什麼人打了你們？」先生愕然地問。

「是！是這樣！」華莉亞把過去上樹去摘莓，還沒有摘到手，就落在激流中的一段經過，原原本的告訴了先生。

「你們吃過那莓嗎？」先生很擔心的問。

「沒有！哪裏來得及吃！」

先生這才放心了，吐一口氣說：

「還好！那是有毒的白瑞香的果實啊！」

「可是我們並沒吃呢！」

「一樣的！吸了它的毒氣，就會失去知覺的。」

「喂！先生！」卡里克想起來了：「我們在樹枝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宿，

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今天什麼都沒有吃過，所以……所以走也走不動了。」

「這樣嗎？別擔憂！不錯！不錯！……在出發前，我們大家吃一個飽如何？牛奶，怎麼樣？」

「真的牛奶嗎？」

「不，雖不是真的，卻是牛奶！」

「給我！」卡里克伸出手來。

「給我多一點！」華莉亞說。

先生答應了，搔着鬍鬚，一邊向前進行，一邊把眼睛只向草樹上探視，最後在一棵草樹下面就站住了。在那裏有一片大葉子，足足有足球場的看臺一般大小。

「這就是了！」先生指着葉面上說，「這就是牧牛的地方。」

「牛在樹上嗎？」

「是……這裏有一個大牧場，看誰先爬上去？」

「不會給牛咬嗎？」

「那牛沒有牙齒，也沒有角，不會咬，也不會撞。」

卡里克和華莉亞同時爬上樹，先生也在後面跟了上來。他們攀着綠色的枝杈，互相幫助着，不久就到了葉子上面。

這很大很大的葉子輝映着陽光，像是一片平坦的綠色的草原。他們赤着的腳踏在柔軟肥厚的葉面上。才走了兩三步，兄妹兩人忽然躊躇起來，站住了。

「爲什麼不走了呀？」先生也站住了問。

華莉亞顫動的手指指着葉的表面說，「那是什麼？」

「是什麼？」卡里克邊退邊說。

葉子真像一種動物，在它光澤的表面，張着幾千張嘴巴，在忽縮忽伸的動，像在吃着什麼，又似乎要把兄妹兩人的腳跟銜住的樣子。

「什麼？又有什麼困難？」先生問。

「這！是葉子嗎？」華莉亞說，「爲什麼它在啃住我們的腳呀？這葉子，我怕得很！」

「你說出這樣沒有常識的話來不覺得羞恥嗎？這是極普通的葉面的氣孔。」

「氣孔？」

「正是！就是植物通風的窗子。是葉子呼吸的肺臟。」

「原來如此！……可是它不會把我們的腳啃住嗎？」

「你們不要怕，跟我來。」

先生沿着綠色草原上到處伸張着的葉脈前進，兄妹兩人緊跟在後面。

華莉亞第一個看到牛。

「噢！」她叫起來，「這是牛嗎？一點不像，難道牛是綠色的？」

在葉的草原的一端，走着像青色林檎一樣大小的動物。牠們伸動着細長的腳，有的匍伏在肥厚的葉面，用長而曲的鼻子刺入葉中，靜靜的蹲着。

「這就是牛，」先生說，「看吧！這是草上的牛！你們以為不像牛嗎？牠有奶，並且不比真的牛奶差。」

「牠叫什麼呢？」華莉亞問。

「還不懂嗎？就是蚜蟲呀！什麼地方都有。要是看過講螞蟻的生活的書本，一定很明白，蚜蟲是怎樣的一種昆蟲。」

「我知道！」卡里克說，「螞蟻使蚜蟲增殖。」

「不是這樣說法。」先生說，「螞蟻把蚜蟲引到自己的窠裏去養育，叫牠做種種工作。」

「像農場主人對牛一般？」

「對了！很相像！螞蟻對蚜蟲非常重視，和農人重視牛一樣。螞蟻也會擠取蚜蟲的奶作爲食料。……當心呀！不要踩進牛奶上面。」

先生在一條流着的液體前面停住了。

「可是，我們……」先生說，「這綠色牛乳不必擠，牛奶不是像小河般流着嗎？喝吧！」

先生把身體伏下來，嘴唇吮着蚜蟲的綠色的奶，在一口一口的咽，他鬍鬚都沾溼了。

「好得很！你們也來呀！」

於是兄妹兩人也學着先生的樣子，喝那又濃又厚的奶。

「怎麼樣？」先生問，「滋味可好？」

「比真牛奶好！」卡里克現出滿足的神氣，用手抹着嘴說。

華莉亞頭也不擡，只顧唧唧的喝。

他們都吃飽了。兄妹兩人離開了牛奶的溪流，睡在葉面上，正像在沙灘上玩倦的時候一般。華莉亞撫摩着肚子，卡里克攤開了手足。

「好不有趣！」卡里克說。

「我們休息一會吧！」華莉亞叫着。

「半小時休息，」卡里克表示贊成。

兩個人的腿互相壓着，手像鉛錘的一般動也不動，睡在這肥厚的葉面上。他們是太疲倦了。

「應該休息一會了！」先生也很贊成的說。他倒下身來睡在孩子的旁邊。他今天冒了好多次的危險，還沒有休息過，於是把兩臂墊在頸子後面，欠伸一下，就閉眼睡着了。

風在呼呼地吹，葉像搖籃一般搖着。

「好不舒服！」先生微微地動着嘴，頭靠着胸，好像在說什麼，可是已開始發出鼾聲來了。

兄妹兩人一覺醒來。華莉亞默默的想了一會，忽然嘆了一口氣，說：

「媽媽此刻也許正在哭呢！」

華莉亞不覺悲從中來，又長嘆了一聲，像要哭泣了。這時，空中突然起了一陣巨大的聲音，葉簌簌地顫動起來。

「什麼？」華莉亞驚慌地說。

先生也朦朧地睜一睜眼。

葉上來了一個紅色的大龜，身材只比坦克車略小些，背上還有一粒粒的黑斑，像塗着漆一般的閃閃發光。

先生又欠伸一回，閉上眼睛，依然睡去了。

孩子用驚懼的眼光注視着那紅色的怪物，牠的眼睛正對着他們，在輕輕地走近來。孩子們互相摟抱着。

紅色的大龜到了孩子們的近傍，逼視着他們，掀動着鬚鬚，像在威脅他們。

卡里克和華莉亞喊叫着，站起身來，分頭逃散。他們邁過了「草牛」的旁邊，逃到葉子的最尖端。他們還能往哪裏逃呢？



荒旱·戰爭·洪水

卡里克和華莉亞站在葉子的最尖端。樹頂像在搖動，從葉的隙縫中，可以窺見下方的地面。

跳下去吧！可是在這樣高處跳得下去嗎？

卡里克挽住華莉亞的臂膀。

紅色的大龜已到了近傍了。再過一分鐘，怕就要向他們直撲過來，把他們抓住，弄死，吃掉……

「不要怕！不要怕！」他們突然聽到先生的叫聲。

「這是瓢蟲，不會害你們的，到這裏來吧！」

「不害我們？」華莉亞躲在卡里克背後說。

卡里克眼光只盯住了巨大的紅龜，偷偷地向旁邊移一步。

「好！再放出些勇氣來！」先生鼓勵着。

孩子們兀的轉過身去，跳過「草牛」的背，一口氣跑到先生身邊來，華莉亞因為用力太猛了，腳一滑，溜了一交，又急忙的爬起來，躲到先生的背後去。

「那蟲並沒有發怒，」先生說，「怕什麼！」

「雖然沒有發怒，也夠可怕啦！」華莉亞呼了一口氣說。

「看啊！那厮在做什麼！」卡里克叫着說。

只見那瓢蟲挨近了「草牛」，忽然舉起腳來，像獅子撲羊一般，撲倒了一隻「草牛」，把整個身體壓在上面，踐踏着，吮吸着，一會兒那「草牛」只剩下一張綠色的皮了。

於是瓢蟲再吸吮另一隻「草牛」。不一會，葉上蚜蟲一隻也不見了。瓢蟲伸出巨大的前腳，抹着鬚鬚，用腳踢開了剩下的皮，走到葉子尖端。在那裏，牠挺起身上的甲，剖分為兩片，裏面露出淡黃色透明的縐紗裙。只聽得悉悉一陣響，透明的縐紗裙又展開成爲兩個翅膀，這翅膀扇動起來，聲音同飛機上的推進機週轉時一般的響。孩子們只覺得一陣陣的風從那瓢蟲翅膀上吹過來。瓢蟲就這樣離開了葉子，向遠遠的森林上空飛去了。

「那瓢蟲儘量的吃飽了，就飛去了。」華莉亞說。

「有意義！」先生說「非這樣不可，有意義！」

「嘻！這有什麼意義？」

「你不知道……蚜蟲是沒有方法撲滅的，最好的撲滅方法，就是利用瓢蟲。」

……在某一些國家，往往把瓢蟲搜集起來，到了春季，放在蚜蟲繁殖的野菜田裏。專有一批捉瓢蟲的人，在冬季裏拿着一張地圖，圖上指出這益蟲繁殖的所在，就到那些地方去搜集。」

「那末，爲什麼要把蚜蟲撲滅呢？」華莉亞問，「牠不是能製造牛奶嗎？」
「奶固然好，」先生也贊同，「可是蚜蟲自身卻是有害的昆蟲。假如這裏有很多蚜蟲繁殖着，而沒有瓢蟲的話，那末我們人類，要同蚜蟲鬪爭，真要煞費苦心了。」

「蚜蟲做了什麼惡事呀？」

「果樹的葉，花，和蔬菜，都要遭受蚜蟲的蹂躪。在夏季裏，這種植物幾乎沒有不受蚜蟲損害的。」

「怎樣蹂躪呢？」

「蚜蟲吸取植物的液汁，這害處還只算得一半。最可惡的，是你們方才很贊美的奶漿，它塞住了葉的氣孔。植物的呼吸因此感到極大的困難，自然葉就壞了。葉壞了，果實和蔬菜還會有收成嗎……話說得太多了。休息得也很久了……我們出發吧！孩子們！」

從草樹上下來之前，先生探視着遠方地平線上的信號標竿，在西方草叢中，

那紅色大旗，隨風飄揚着。

「看到嗎？」先生緣着樹下來，口中喃喃地說：「往西邊去！向現在有太陽的那個方向進行。」說着，他已跳到地而上了。

「喂！走呀！」先生叫着，他在森林中的草地上行走，一面哼着歌，聲調像風在煙囪口吹過一般。

「前進啊！喇叭在吹了。」

勇敢的孩子們，

擡起頭來！

光榮的驚的孩子們。」

三個人走進了森林。

沒枝葉的高樹，像無線電天線柱一般的矗立着。太陽光照在地上，影出黃金色的條紋。地面就像一幅印着黃色條紋的絨布。他們三人攀上了筆直的峭壁，又從山頂滑下來，塵埃就像雲霧般的飛揚着。

深谷與高山，互相銜接着，森林直鋪到深谷裏，再伸到高山頂上。地而到處有洞穴，好似在崩潰着。華莉亞額上撞起了一個大塊，卡里克鼻子也碰腫了，胸口還有着一些創痕。

孩子們在喘息，先生卻一步也不停。陽光照射他們的肩膀和手上，他們覺得有點灼痛。先生不絕地用手抹着臉上的汗。華莉亞遍身發紅，像滾水燙過一般。

「真像到了馬來半島了，」卡里克說，「這種日子，過得一天，我們怕不要變成黑人嗎？至少身上也會曬出像斑馬般的黑條子來。」

先生和華莉亞沒有說話，只用舌頭舐着乾裂的嘴唇。他們一面走着，一面留意什麼地方有河流。

可是水始終沒有看到。

「唉唉！到哪裏去找水呢？」華莉亞有點忍耐不住了。

「可怕！」卡里克啞着嗓子說，「我口渴得像含着胡椒一般。」

「這一點點兒小苦，不要放在心上，」先生勉勵着孩子們說，「水就在近處呢。」

華莉亞覺得疲乏極了，說：「休息一會好嗎？」

他們停了步，坐了下來。可是坐在這灼熱的地面上，實在比走還要熱得難熬。不到一分鐘，大家都只得站起來再往前走。

「這……」先生說，「真像在煉獄中旅行。」

華莉亞懶洋洋的走着。嘴裏哼着，「水……水……水！」聲調像要哭泣的樣子。卡

里克在樹林中間東倒西歪的走，好像沒有睡醒似的。

忽然從森林中間，現出一道青光。華莉亞大叫起來：

「水！」她叫着，只往前奔。

先生和卡里克也忘卻了疲勞，跟着華莉亞就跑。

出了森林，只見那綠色的草叢中，搖曳着一朵巨大的藍色的花，卻不是水。華莉亞失望地倒在地上。「我……再也走不動了。」她呻吟着說。

「再向前走，再向前走，」先生鼓勵着說，「再走幾步就有水啦。」說罷，他把華莉亞拉了起來。

「走呀！華莉亞！」

每走一步，他們只想念着涼快的新鮮的水。看看前面，再看看左右。他們爲了找尋水，最後的力量都用出來了，可是什麼地方都只有藍色的花。

「水！……：……水！」華莉亞絕望地叫。

「水！」卡里克也啞着嗓子叫。

先生雖然還勉強地舉起腳來，但忽然覺得一陣頭重腳輕，倒了下來。兄妹兩人接着都倒下來了。三個人都因爲暑渴而喘息着。

草叢裏有不少怪物，在他們的身傍來往奔跑，這裏似乎是一個很熱鬧的十字

路口。可是他們卻沒有精神去注意牠們。青蟲走在近傍，爬上了華莉亞的手，她還是一動也不動。

「水！只要水！」孩子們只自呻吟着。

先生勉強地站起來，心裏想還是非前進不可。可是往哪裏走呢？哪裏才會有水？想着又把頭垂了下來。

正在這個時候，先生身旁的綠色小丘，突然震動起來。石塊滾到山腳下去，轟轟地作響。那小丘崩潰了。只見半空中幌耀着長鬚，泥土中出現了一個大頭，接着是一個黃色鑲邊的黑身子鑽了出來。

「有救星了！」先生大叫着。

孩子們仰起頭來。

「起來！水有了！」先生叫着。

卡里克和華莉亞用最後的力量掙扎着站立起來。

「快給我……一滴也好……」

「現在立刻可以找到小河了。我已得到了一位最熟悉河道的朋友了。」先生指着那怪物說。這怪物像是甲蟲，卻有公共汽車一般大小。

「牠是什麼？」卡里克輕輕地問。

「是牙蟲，請牠領我們到有水的地方去吧。」先生回答。

牙蟲撇着長鬚，身子朝着右方，雄糾糾的端着草樹，向前進行。

三個人跟在牠的後面。大家都精神煥發了。

「那末，那牙蟲怎麼會知道水在哪裏呢？」卡里克忍不住問。

「簡單得很。牠住在水上，在水裏覓食，還會不知道哪裏有水嗎？」

「方才，牠從什麼地方出來的？」

「地下面。」

「牠是怎樣的？」華莉亞奇怪起來說。

「牙蟲是最希奇的蟲……」先生跟在牙蟲後面，話開端了。「牠的卵附在水生植物上面，經過了一個月，卵孵出圓柱形的幼蟲來，都像老虎一般兇猛而貪食。住在水中的動物，誰都要被牠們攻擊。比牠大的魚牠也要攻擊。幼蟲成長了，便從水中移到岸上，揀個便利而又清靜的地方，鑽入土中住着。於是化做蛹，再變做成蟲。成蟲從土中鑽出來，再回到牠的故鄉水中去。就像此刻所見一樣。」

「那末，牠怎會知道哪裏有水呢？」

「這與鳥知道哪裏是南方一樣，鳥到了秋季，不是要飛到暖地去過冬嗎？」先生滔滔不絕地一面說，一面走，倒也不覺得疲乏了。

「牙蟲那厮，」先生又說，「恐怕是地面上最可驚奇的生物了。只要有水的地方，都有牙蟲。仔細注意一下，牠在水上像汽艇般游泳，像鴨一樣飄浮，潛伏在水底，時間能比潛水夫更長久，在水中旅行也不比潛水艇差。而且能像飛機般的飛翔在空中，又能像人一樣的在地面上行走。在世界上，還能找到像牠這樣的生物嗎？可是我……」

「有水了！」華莉亞叫着。

他們向前直奔，不願意聽完先生的話了。果然在那綠色的草叢之中，出現了像鏡一般的靜靜的水面。

牙蟲到了水岸，立即跳入水中，鏡一般的水面，現出了一圈圈擴展開去的波紋。

岸邊長着掛有天藍色花朵的樹木，暗綠的葉向地上投射着涼爽的濃影。卡里克一口氣跑下了山坡，伸着兩手，同牙蟲一樣的躍入水中，囁嚅的咽了幾大口，嘴裏噴出水沫，大聲地笑了。

疲勞不知到哪裏去了。

「快！」卡里克喊，「快來呀！要給我一個人喝完了！」

先生和華莉亞一跛一顛的來到岸邊，也躍入水中，激起水花來，隨即張着割

裂的嘴唇，開始喝水。

「好有趣！」華莉亞伸出頭來說。鼻端和下顎都淋着水滴。

「洗個澡，洗個澡。」先生搔着黏成一片的溼鬍鬚說。

他們都洗了一個澡，隨後上了岸，讓陽光把身體曬乾，再走進樹林中去，坐在有天藍色花的樹蔭下休息。他們睡着，不動，也不說話，只從花和葉的縫裏看着青天，耳朵中聽着草叢中有各種各樣的聲音在響。

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樹旁，兩手攀住綠色的樹枝。

「先生到哪裏去呀？」孩子們問。

「不要響，就來！」說着，先生爬上樹去。

「我們也上去！」華莉亞說。

「上去！」

孩子們跳起來，跑到樹旁邊。正伸手攀住樹枝的時候，只聽得頭上有如撕布正一般的聲音。

「你們抓住！」

卡里克和華莉亞連忙叉着手。

空中飛來了一片天藍色的東西，飄盪着，掩蔽了天空，直向孩子們的頭上落

下來。

孩子們趕忙躲開，那東西輕輕的落在他們的腳邊。

「這是什麼？」卡里克問。

「勿忘草的花瓣！」先生在上面大聲地說。

「要它有什麼用？」華莉亞問。

「怎樣？花瓣不可以當作衣服穿，當作傘撐嗎？你們沒有知道，我背上已經被太陽曬起很多汗斑呢！」

先生再投下幾片花瓣來。孩子們拾起來疊在一起。華莉亞拿一片頂在頭上。花瓣大而闊，像橡皮大衣一般，肩膀，胸，背，全都披着了。

「怎麼樣？」先生從樹上下來問。

「太大。」華莉亞答。

先生拾起花瓣，把它折做四疊，用牙齒啃着尖角。

「堅硬得很！」說着把花瓣再放開來。花瓣的中心開上一個洞，洞的邊緣像被蟲咬過一般。

「把頭伸進去。」先生說。

華莉亞被日光燒灼過的肩上披上了一件涼快的大衣，從肩上一直垂到膝蓋。

「這樣子像穿上了壽衣……」卡里克說。

「不是這樣說，」先生說，「花的斗篷……喂，卡里克也着一件。着了這斗篷日間不怕暑，夜裏又可以防寒。」

兄妹兩人倒像演馬戲的人一般。先生也着起斗篷。三個人魚貫地再向前進。他們手上都拿了一根長棒，棒的上端也頂着一片勿忘草的花瓣。

青色的陽傘在頭上搖擺着，涼風不絕地吹到臉上，燃燒一般的太陽光已不使他們感到痛苦了。先生撇着嘴，噓着進行曲，孩子們低聲和着。

高大的草樹漸漸稀少起來。他們來到太陽照耀着的草地上。

頭上有牛樣大的動物在嗡嗡地飛着，透明的翅膀發着光，因為飛得很低，卡里克和華莉亞好幾次嚇得站住了腳，倒退幾步。

「何必這樣怕昆蟲呢？」先生微笑着說。「要知道，什麼昆蟲都各有各的食物。譬如蜻蜓吃的蒼蠅，蝴蝶；蜜蜂吃的花蜜。可是飛在空中的昆蟲，有許多都是什麼也不吃的。那些昆蟲只爲了下卵才出生到世界上來，產過卵便死去了。因此沒有嘴的昆蟲多着呢。所以在這裏，如同在大街上一樣，絲毫沒有危險。要吃我們的昆蟲，可以說決不會有……」

先生的話還沒有說完，急忙拉住卡里克和華莉亞的手，盡力的拉近自己身

邊。兩個孩子倒在地上，先生也蹲在他們旁邊。

「不要作聲，」先生身體貼着地面，輕輕的說。

他們頭上一陣嘈雜，什麼東西往森林草叢中跳過去。他們忙把陽傘遮着身體。

「什麼東西？」

「什麼？先生？」

先生小心地在陽傘下面窺看。在近旁小山後背的森林上面，有一個綠色的背映照着陽光，忽上忽下的在動着，不一會，卻展開翅膀飛去了。

「是螳螂！」先生站了起來，拂着身上的塵埃說。

卡里克和華莉亞也起來了。

「螳螂要吃人嗎？」卡里克故意的問。

「不，」先生一時回答不出，他吶吶地說：「螳螂是肉食的昆蟲，知道牠要吃什麼呢。小心一點總不會錯，對嗎？孩子們。」

三人繼續前進。涉過了淺灘，游過了小池，他們撥着草叢前進。先生指着種種草木，講說各種植物有趣味的歷史。這是什麼草，那是什麼花，對人類沒有利益的，一種也沒有。

突然華莉亞牽住先生的手。「先生！」她叫着：「是誰，那邊？」他們都在蒼鬱的草叢前站住了。

「哪裏？看到了什麼？」

「那邊！那蹲伏着的！」

「我沒有看到……」先生皺着眉頭說。他用手掌遮住眼睛，手指撐着額角，向草叢中窺視。

「我也看到！」卡里克說，「哪！圓圓的，在動！」

「在哪裏啊？」先生驚奇的再問。他向前走了一步，馬上愉快地笑了。

「那個嗎？你們以爲什麼。走到那怪物旁邊看一看吧，你們一定要失笑了。去，去。」

先生大踏步向那可怕的動物走去。孩子們跟在他背後。

在一株草樹上，掛着一個褐色的球，遠遠望去，像個足球，走近了，同昇空氣球一般大。它的褐色的壁，是草桿和泥土塑成的。

「那東西你們不知道嗎？」先生站住了問。

「啊！」華莉亞叫，「一所圓房子。住着很多人吧！這個森林旅館可以給它題個名稱，叫『昆蟲隱居軒』。」

「不，這應該稱爲『祕密的圓屋』的飯店啊！」卡里克笑着說。

在那粗厚臃腫的壁間，有黃色的六隻腳的動物爬着。一到了黑暗的出口，便向四周散開，隨又集合攏來。牠們掀着鬚，好像互相探詢了一會，再蹣起腳，往圓屋的廊下鑽進去。

「不是蚜蟲嗎？」卡里克叫，「爲什麼是黃色的呢？」

「不知道嗎？」先生說，「爲了適應住處的顏色。在北方，什麼鳥獸都爲適應冰雪而成爲白色。南方的動物就適應森林和草原的顏色。這總該知道吧。」

「爲便於隱匿身體嗎？」卡里克問。

「一半爲隱匿便利，一半也爲容易接近要捕捉的動物。麒麟的皮有着斑點，是爲了藏身容易。老虎的皮有着條紋，卻是爲了使牠要捕捉的動物不知不覺的走近牠。」

先生說罷，已來到褐色圓屋旁，他仔細地看了一周，再用陽傘柄敲擊着它。

「堅固得很。真是可驚奇的工作！很可靠的工作！」先生說。「螞蟻真偉大啊！」

「螞蟻？這是螞蟻建造的嗎？」

「牠爲什麼造這個？」

「那末，爲什麼住的蚜蟲呢？」

「難道也是螞蟻的牧場嗎？」

先生轉過天藍色的陽傘說：

「像人養牛一般，螞蟻養着蚜蟲。不單如此，牠還要替蚜蟲防禦敵人，螞蟻建造這房屋給蚜蟲住。這房屋連大雨也不會沖毀。」

「螞蟻怎樣搬運牛奶呢？」

「搬運？不必要，螞蟻自己到這裏來喝。」

卡里克笑着說：「這樣說來，這不是牧場，倒是酒吧間。」

「有一種螞蟻……」先生繼續說，「到了冬季，把蚜蟲都趕到自己家裏去，一步也不必外出，天天可以有新鮮牛奶喝。」

「不是這樣吧！」卡里克說，「我讀過一本書，裏面說，到了冬季，螞蟻都冬眠了，什麼都不吃。」

「是的，不錯。可是不能說所有的螞蟻都是這樣。某幾種螞蟻卻是吃蚜蟲的奶過冬的。」

「啊！那是冬季的白蟻罷？」華莉亞說。「我也讀過了。這種蟻住在非洲。是白蟻嗎？先生？」

「華莉亞，你不要胡說八道。不是白蟻。白蟻雖然也會造窠，造得同螞蟻一樣，可是牠不是螞蟻。說牠是螞蟻，還不如說牠近於蜻蜓。」

「噢！沒有白的螞蟻嗎？」

「沒有。黑的，人參色的，紅的，黃的螞蟻都有。牠們有些像雕刻家，有些像礦工，有些像石工，牧人，農夫，有些也會釀蜜，製傘——數不清的種種的螞蟻。」

三個旅行家正談論着螞蟻的故事，早來到一處巖崖旁邊。這崖很是險巖，下方是一個深谷，四面包圍着不很高的小丘。薄薄的雲在小丘上飄過，丘上還有夕陽的橙色的光照射着。

「看呀！」華莉亞突然叫，「像埃及的金字塔！你看。」

谷的正中有座小圓山，是泥土和着黑的草桿塑成的。這金字塔外面繞着像螺旋一般的曲線，從頂上一直到塔底。

「螞蟻啊！」先生說。「是黑螞蟻。就是剛才我們走過的牧場的主人翁。」像獵狗般長身體的螞蟻，在蟻窠周圍來往奔走。牠們忽然成隊的出來，忽然又成隊的爬上塔去。都像爲了什麼事情很忙迫似的。牠們各各抓住了白色的大袋，匆忙地拖進通到住室的隧道中，長而白色的卵形的袋頂在黑螞蟻的頭上，搖

搖幌幌的。

「爲什麼頂着卵呢？」華莉亞問。

先生點頭說：

「怕要下雨了！螞蟻在下雨之前，就把繭——就是你們所說的卵——搬到高處，再用東西塞住進出口。……我們也不要太大意了。你們留心着找個可以避雨的處所才好。」

三個人開始走下谷中去。可是走不到兩三步，就聽到了很大的聲音，不知什麼事情發生了。

先生停了步，說：「莫非雨已經下了嗎？」他仰起頭來。

天空灰暗了，一邊被晚雲遮着。草叢靜靜地不動。雨卻還不會下降。

「那是什麼聲音呢？」三個人現出緊張的神情。孩子們擔憂似的望着先生，先生搖着灰色的鬚鬚，側耳細聽那逐漸增大的聲音。

「奇怪！非常奇怪！」先生遲疑地說，「聽那聲音一定是蟲類，不是好東西。你們……」

先生和孩子們爲了防備萬一，隱身在草樹的後面。

「誰到這裏來了！」卡里克很當心的從一枝粗樹幹蔭蔽處窺探着說。

聲音漸次接近。已能清晰地聽到很快的跑動的腳步聲，像一羣牛在跑近來。遠遠的幾處山丘頂上在冒出煙來，塵埃像雲一般的升起來。

「啊！」華莉亞叫，「啊！來了！看啊！這末多！」

在波形的小丘上，看到很多的黑點。起初沿着山脊散開，霎時間，像站定了一會，立刻又開始沿着山坡往下瀉。

小丘上一切都昏暗了。一大羣什麼動物，數也數不清楚，像雪崩一般瀉了下來。整個山谷像搖動起來，小丘後面，新的縱隊還接二連三的在爬上來。

「紅螞蟻！」先生叫着。

不錯，這是大羣的紅螞蟻。牠們比黑螞蟻大上兩倍，個個身體結實，像鋼鐵鑄成的一般；來勢兇猛得很，像特地來尋釁的樣子。

侵略者紅螞蟻，毫不躊躇的立即對黑螞蟻開始攻擊。

蟻窠的主人們也整隊而出，迎擊這兇猛的敵人。

谷底到處演出恐怖的鬪爭。紅螞蟻像餓狗一般，任意蹂躪那愛好和平的畜牧者——黑螞蟻，把牠們咬殺，把屍體拋開，圍攻着蟻窠。黑螞蟻雖已到絕望的地步，依然頑強地抵抗着，防禦着，勇敢地堅守着窠穴所有的入口。但是究因強弱相差太遠，黑螞蟻整批的死去。於是紅螞蟻踐踏着屍體，一步步前進，攻破了黑

螞蟻最後的防線，兇暴地竄入牠們的窠穴。谷底屍體堆積如山。雖然小部分的黑螞蟻仍在窠穴旁邊抵抗，全面的鬪爭卻已停止了，結果紅螞蟻把黑螞蟻全部咬死了，就開始掠奪。牠們從窠穴中把白爾拉出來，另一批紅螞蟻接着把爾運走。那紅螞蟻真像是慣於殺人放火，搶家劫寨的強盜。

「牠們做什麼呀？」卡里克莫名其妙的問先生。

「你不知道嗎？」先生說，「紅螞蟻是來劫奪黑螞蟻的爾和小孩子的。牠們把許多的爾運到自己的窠穴裏去，等孵出了幼蟻來，就把牠們當做奴隸。」

「豈有此理！」卡里克像被什麼東西刺了一下，跳了起來說。

「那批暴徒，先生，你只袖手旁觀嗎？虜掠奴隸，搶劫財物，我們卻看不慣！」

卡里克從地上拾起石塊，舉起來往後一擺，喊一聲「着！」便向那正從蟻窠搬取白爾的一羣匪賊擲去。

「着了！華莉亞！看什麼？打死那一批惡賊！」

土塊和石子，對着那羣紅螞蟻飛擲過去。孩子們忘卻了危險，從樹幹陰蔽處跳了出來。

「進攻！」卡里克命令着。

兩塊石子，呼呼的，又向匪賊羣裏飛去。

先生急忙拉住孩子們的臂說：

「做什麼！瘋了嗎？要是那批暴徒來攻擊我們，那怎麼辦呢？」

「放手！」華莉亞發怒了，「先生，放手！這批混蛋，竟然要把同類當作奴隸！」

「可是我們現在的力量敵不過牠們。」先生勸他們說。

「且看哪一個強！」卡里克一面擲着石子，勇氣百倍的回答。

孩子們正打得起勁，再也不肯停手。

「先生，您怎樣？」華莉亞向先生緊逼着問：「只顧旁觀，您不怕羞嗎？大家一起來！」說着，檢起塊石塊遞給先生。

先生搖搖手，退在一旁。他在巖崖的邊上坐了下來，注意紅螞蟻的行動。

那時候，不知是卡里克呢，還是華莉亞擲的石子，擲中了一隻紅螞蟻的頭。只見牠把身體轉動一下，像想辨清楚這是什麼回事似的，倒在地上。另一塊石子呼的一聲，又打中了牠的胸，那紅螞蟻痙攣了一會，死去了。腳上的繭落下來，向小丘下滾去。另一個匪賊就來到死者的旁邊。

「殺！殺！」華莉亞叫着。

先生不自覺地，也隨手拾起一塊石子擲去。那紅螞蟻正來到繭邊，用腳勾住那繭，先生的手榴彈，正中在牠腳上，只見牠團團地轉了幾圈，跛着腳逃走了。

「好！畜生！」先生笑着，又飛去一塊石子。

可是被遺棄的繭傍，又來了第三隻紅螞蟻，牠腳勾着繭，急急地想回到隊伍裏去。

「畜生！」先生又叫，「不准動！」這一塊石塊雖沒有擲中，可是那紅螞蟻放下了繭，退回去了。繭滾到更遠的地方去。

「把牠們全都撲滅吧！」卡里克喊說，「敵人敗了！要是叫了我的朋友們來，一定會把牠們全都殺了的，……混蛋，敗了就想逃嗎！一齊射擊！」他揀了一塊更重的石子對準一隻紅螞蟻擲去。

華莉亞俯身也想拾一塊石子，忽然她的眼前出現了可怕的紅螞蟻的頭。不知牠隔了一重山谷，怎末跑過來的。華莉亞忙抓起一個泥塊向紅螞蟻頭上擲過去，一面大聲叫着：「救我呀！這裏！」

紅螞蟻呆了一會，又向這勇敢的女孩子襲來。

「快來啊！」華莉亞叫。

先生和卡里克奔跑過來，先生下令說：

「你橫截着，我迎頭攻擊！快用石子打！」

孩子們叫着「殺！」勇敢地 and 紅螞蟻鬪爭。先生也使出平生氣力，用石子打牠的眼睛。紅螞蟻身子搖動着，腳在索索的抖。卡里克打牠的背，華莉亞從旁打牠的頭。紅螞蟻鶻落一聲，倒在地上了。

「好！」華莉亞高興極了。把手中石子高高舉起來，緋紅的臉上現出驕傲的神氣。

可是高興還未免太早，一大羣紅螞蟻趕來了。牠們爬過山谷，聲勢洶洶的來救援牠們的夥伴。紅的肚子和紅的脇部，照射着太陽光，像磨光的銅皮一般。草叢都搖撼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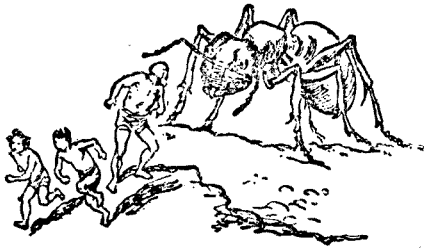
「華莉亞，看呀！看後面！」卡里克高叫着。

華莉亞轉過身。

「啊呀！一百多隻！」華莉亞大叫，「更多了！來了！來了！」

一大羣紅螞蟻，已到了深谷的這邊，爬上斜坡來了。

「逃吧！」先生說罷，挽了孩子們的手臂就跑。三個人跳過泥穴，跨越石



塊，不擇路徑的落荒而走。只聽得耳邊噓噓的風聲。

紅螞蟻大隊轟轟地作聲，緊迫着三個不幸的旅行者追來。只差一分鐘——要是追到以後，結果就不堪設想了。

先生跑着，一面喘息，一面在想：能夠逃出這個大難嗎？不行！無論如何不行！那末怎樣好呢？死了就算了嗎？他自己和孩子們？這也不行！那末，還是自己單獨等着，讓紅螞蟻們吃掉吧？或者在他和匪賊鬪爭的時候，孩子們還來得及逃走。先生想到這樣，就站住不走了。孩子們看到這樣，也站定不動。

「跑呀！快跑！」先生做着手勢，說。

卡里克和華莉亞跑了，可是不到兩三步，他們又站住了。

「做什麼！你們跑呀！」先生叱罵着，「跑呀！爲什麼又站住呢！」

「河！前面有河！」

「哪裏？」先生問着，跑到孩子們旁邊。

遠處是一帶不很高的丘陵，面前卻是一條小河，河水被太陽光照射着，現出很清的藍色。

「能游過去嗎？」先生急急地問。

「能！」卡里克與華莉亞同時回答。「便當得很！」

「好！有救了！」先生跑上險峻的岸邊。

「跳！」先生說，「往對岸游過去！」說着，兩手一伸，撲通的跳入河中。

「跟着來！」孩子們聽得先生叫，便毫不躊躇，在先生後面跳下。

水冷得很，先生像海豹一樣的游着，禿着的頭受了太陽光，像磨光的木球一般。卡里克與華莉亞兩手急划着水，跟在先生後面。

可是先生看不到孩子們，他把頭伸出水面，四面看看，叫着說：

「喂！你們在哪裏？」

「這裏！這裏！」孩子們同時回答。

「不要太慢！」

卡里克和華莉亞努力地追趕，先生是一等游泳家，他們和先生的距離，愈來愈遠了。先生已將游到對岸，孩子們卻還在半途。

華莉亞大聲叫喊，先生聽到了，重又折回來，和他們一同游。

「怎麼啦！」先生擔憂似的問，「疲乏了嗎？還能游到對岸不？」

「可以！」華莉亞口吐着水泡，吸了一口氣回答。

卡里克轉過頭來，他最關心的，是紅螞蟻有沒有追來。

紅螞蟻在岸上蠢動着，牠們跑到河邊。有些把半個身體伏在水上，想要游

泳，有些小心地伸腳試探一回，可是都退了回去，一隻也不會下得水來。

三個人到得岸上，疲乏極了，搖搖擺擺地走到一塊有條紋的石傍坐了下來。

「活像一次真的戰爭。」先生捋着水淋淋的鬚鬚說。卡里克和華莉亞不作聲，他們只看着對岸的紅螞蟻在來來往往的跑動，眼睛瞬也不瞬。

「螞蟻……不會游泳嗎？」華莉亞雙手抹着臉問。

「對的，不會。」先生寬慰華莉亞說。

「那末我……」卡里克呼吸還很緊促地說，「讀過一本書裏面說着螞蟻能夠相互地把身體聯結起來，作成浮橋，渡過江河。」

「這樣的情形也有！」先生說，「可是牠們今天還不夠造橋的數目。」

先生說罷，卻在留心着那已被晚雲一重重的掩蔽着的天空，又轉過身體，朝着河岸。

「……我們還要遇到一次危險。天快要下雨了……到哪裏去躲避呢……馬上要躲避。」

華莉亞笑了。

「不一樣嗎！我們已經溼透了，還怕什麼！」

「你又忘了。」先生說。「現在一滴雨就可以打倒我們。再連續的落下來，

就會把我們像釘一般的打進泥地裏去。你們仔細在近處找找看，可有擋得住雨的屋簷。」

旅行者離了河岸不久，空中更灰暗了。冷風在草叢上面吹過，呼呼的響。大粒子的雨點，開始打擊在草葉上。這是大雨的前哨。

「快！」先生叫着，「快跟在我後面。」

兄妹兩人緊緊的跟住先生。風吹着，他們的天藍色外衣只往上翻。手裏的傘在搖搖擺擺的，細細的傘柄像弓一樣的彎曲了。

「到這裏來！」先生朝着一塊灰色的大巖石奔跑，口裏叫着，那巖石高聳在谷底，像糧食堆棧一般。巖石上有棕黑色的大塊，向四周展開，像帽子的邊緣。遠遠望去，這很像一枚大草。

先生跑到這奇妙的巖石下面，仰頭細看。拍着手說：

「好！這裏很好！」

卡里克和華莉亞也來到巖下，同時叫道：

「這巖是什麼？」

「不知道嗎？」先生反問。「你們再仔細看一看這奇妙的巖石。」

巖石高聳空中，越到上面越細。在十層樓般的高處，鑲着圓形的屋簷，屋簷

向下彎着，有很多的孔，又像被雨濡溼的帽緣一般的邊向下垂着。一片暗影從屋簷落在幹的正中。

「葦！」華莉亞叫。

「是的！葦！」先生笑着說。

「好看得很，什麼葦呢？」卡里克問。

先生正開口回答，急雨驟然下降了，雨聲把先生回答的聲音完全掩沒，再也聽不清楚了。

這可怕的大雨，先生和孩子們都生平沒有見過。沈重的水球在空中怒吼着，迅速地降落到地面上來，泥漿像砲彈裂開一般地往上飛騰。泥漿還沒有回落到地上，無數的水球隨又發出可怕的聲音，衝擊着地面，泥漿重又猛烈地飛起來。水流像要沖毀大地了。一會兒，一層不易透視的水



簾，障隔着旅行者的眼睛，他們看不到世界上的一切了。

天氣驟然變冷，先生和孩子們像冰上的企鵝一般，縮緊了身子站着。冰冷的風斜刺裏吹過來，水沫飛在旅行者的身上。

「冷啊！」華莉亞牙齒格格顫抖着說。

「怎麼好！」先生縮着頭聳着肩說。「凍死了，要在葦下再找一個避風的處所才好。卡里克，你朝右邊去，華莉亞朝左邊去，在後方會合。可有更好的處所沒有。快！」

兄妹兩人只得叩着牙齒，繞着葦柄的周圍去找。華莉亞轉到那葦柄的最大的凸出部分。吹在她背上的風，小了不少。腳邊有許多乾燥的樹枝和木板，凍僵的腳站在上面，覺得身體也溫暖起來。這是葦下最溫暖的地方，只不過稍稍暗一點罷了。那地方略略高一點，垂下着肥厚的葦皮，像大門般作成屏障。華莉亞就鑽在這屏障裏面。

「到這裏來！」華莉亞喊叫，「好一個處所，你們來呀！」

先生和卡里克就從左右兩面轉到華莉亞的旁邊。他們也覺得舒服多了。

「非常堅固。」先生察看着周圍說，「有這所房子，可以等到雨停了再走了。」

「我提議，」卡里克快樂地說，「我們躲避的這所房子，可以取個名字，叫做『華莉亞之窠』。」

「不錯，」華莉亞聽了很滿意的說。

「所以，」先生說，「假如此刻來一杯熱茶……」

先生的話還沒有說完，那房子的屋簷上落下一件沈重的東西來。嘩喇嘩喇的在頭上轉。

那是一條黑頭白身的很粗的蛇，在空中捲成一圈，滾了下來，滾在旅行者的腳邊，牠蜷曲的身體在扭動着。

孩子們跑到先生旁邊，又急急躲在先生背後。

先生也驚慌地後退一步。

蛇幾乎有先生兩倍那麼長，身段卻更要粗些。牠把黑色的頭衝撞地面，像鑽孔機一樣的動着，扭扭彎彎的鑽入地中去了。

「噢！這是什麼？」先生有點愕然。

旅行者驚魂還沒有定，頭上白蛇像雨一般的落下來，一一都鑽入地中不見了。

孩子們想跑出去。

「到哪裏去？」先生喊着，拉住孩子們的手。「快安定點！」

「蛇呀！」華莉亞哭了。

「蛇？別胡說。哪裏是蛇，是極普通的幼蟲。」

「幼蟲？」

「是呀！草蠅的幼蟲！看啊！」先生指着帽子形的葦的屋簷說，「那葦不是已被牠們蛀蝕得很兇嗎？不必怕。牠們沒有看到我們。牠們有着緊要的工作……要在地面濡溼的當兒，急急地鑽入地底深處，去變成蛹啊！」

孩子們這才安心了。大家再挨緊了坐下來。

急雨沖洗着葦的周圍。草林被水流沖激，傾側在一邊。雨以強大的力量打擊着葦的帽子，像雷聲在響。

先生和孩子們不禁聳起肩膀，看着上方。

卡里克突然叫了：

「又是一件東西，多大啊！看呀！到我們這裏來了。」

肥厚的葦傘上有裸體的動物在爬動，背上像塗上一層油脂般的閃閃發光。

「什麼！牠是什麼？」華莉亞又逃到先生的背後問。

「沒有殼的蝸牛啊。」先生非常愉快地答，「什麼地方都有的蛭蚰。」

「牠也要下來嗎？」

「不，」先生笑說，「牠不下來，只爬在蕈上。」

「牠有害嗎？」

「蜒蚰嗎？不會。牠和蕈是要好的朋友。雖然也要傷害蕈，但同時卻給蕈以新的生命。」

「那末，益處和害處同時表現嗎？」

先生撫着鬍鬚回答：

「蜒蚰把蕈的孢子——也就是種子——連蕈傘一起吃進肚裏，孢子經過蜒蚰的胃腸，落在地上，又可以生長出新的蕈來。沒有蜒蚰，蕈就要少得多了。」

「那末，華莉亞……」卡里克笑着說，「我們稱蕈爲『華莉亞的蕈』，這屋簷就得稱爲『蜒蚰的蕈的帽子』。」

華莉亞正要回答，先生伸着指頭，叫他們注意，他已聽到了什麼，憂愁地說：

「什麼？聽見嗎？」

大家都站了起來。

從蜒蚰爬動的聲音中，又混雜了什麼東西在狂吼着的聲音。在極近的處所，

像大海的波浪沖激着巖石一般。

浪聲越來越近，越近越響。

「是雷聲罷？」華莉亞細聲地說。

巨大的聲音起在空中，不知從什麼地方瀉下來的大水，洶湧地奔流着。四圍都翻騰着污濁的泡沫。

先生和孩子們把身體貼近葦柄，正似立在一個小島上。

水用了排山倒海的氣勢把草樹都沖倒了，一切都被淹沒，洪大的聲音已到了近邊。葦已像島上的孤塔一般。可是大水還在高漲，快要把島和塔一起沈沒的樣子，不久水已湧到旅行者的腳下。

「恐近處有江河罷。」先生說，「這水一定是從河岸氾濫上來的。這……」先生像要說出「無論如何，沒有辦法」一句話，兩手攤開着。

「我們要溺死了吧？」華莉亞悲傷地問。

先生沒有回音，默默地，只動着已凍得發紫的腳尖，靜靜看着。

水湧得更利害，只往上澎湃着，不久就會把他們三人從島上括去，沖到草叢中，沈沒在深谷裏。卡里克看着先生正在發急，以爲這次總沒有生路了。

「唉！先生，」卡里克拉了先生冰冷的手說，「我想還有生路。」

「你說怎麼辦呢？」

「到葦的上面去！」卡里克回答。

「這樣嗎？也好！」先生慌張地答，「且試試看。」

可是看看高聳着的葦的粗柄，非常險峻。先生嘆口氣，搖搖頭，他認為爬上葦去是絕對不可能的。

「不行。你們……」先生雲着眼睛說，「上不去。」

「要爬到這所房子的屋簷上去，」華莉亞看着垂下着的葦的厚皮說，「不能從這裏爬上去嗎？」

先生舉目一看。

「這倒好！」先生高興地說，「好念頭！你們快上去。」

先生先把華莉亞舉在肩上，華莉亞踏着先生的肩，爬上了屋簷。其次是卡里克也照樣爬了上去。

華莉亞屈着膝，從上面俯下頭來，伸手給先生說：

「先生，把手伸給我們！」

先生呆立着。

「先生，爲什麼？」華莉亞叫着。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讓我站在這裏。」先生說。
先生知道孩子們的力量不夠把自己拖上屋簷去，屋簷也受不住三個人的重量了。

這期間，水愈加高漲，聳立着的小島全淹沒了。冷風吹着，鉛色的波浪只往上騰。水浸到了先生的腳，衝到了先生的頭，激動着葦柄。先生冷得全身在顫。怎樣好呢？游泳嗎？往哪裏去呢？游到別的高處去，還不是一樣要凍死？況且把孩子們丟在這裏怎麼辦呢？

先生抖着牙齒，看看四周圍已是波濤洶湧的一片大湖。

水淹上了先生的膝蓋，激流沖着，先生緊靠着冷而滑的葦柄，抱着必死的念頭。

忽然眼前浮來了許多草幹，只向先生撞着，他的膝蓋上滿是紫色的瘀塊，痛不可忍。

水已經漲上他的腰了。

先生緊閉着因寒冷而失去感覺的嘴唇。打定了主意，什麼都不再考慮，依然站着。可是水仍在不絕地高漲。

「唉！唉！」先生心中只轉到一個念頭，「孩子們非回家不可……」

第一夜

「先生，快上來啊！」兄妹兩人只望着屋簷下叫喊，很替先生擔憂。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先生雖這麼回答，他身體已冷得發紫了。

華莉亞伸長了頸子，張開了嘴注視着先生，像要哭泣的樣子。卡里克紅着臉，咬緊了脣，只把眼睛翻動，可是想不出援救先生的方法。這樣好的先生，難道忍心看着他死去嗎？

「你們兩個……」先生說，「不要管我怎樣，只要牢記着信號標。快到那標記傍邊，照我告訴你們的話做，才可以回到家中，再沒有其他的方法了……」

誰都沒有回答。兄妹兩人像失神似的向四圍看看。先生的話，他們好像沒有聽到，他們的眼眶裏已充滿着淚水了。

先生自分必死。要是雨不稍停，他的性命就一刻兒也挨不到了。

四周突然靜默了。空中的雲像被什麼牽着似的飛走了，天空明朗起來，紅色的太陽正向丘陵後面沈下去。

沈重而稀疎的水滴還間斷的從葦的屋簷落下來。但是夏季的暮色，帶着夕陽

的光輝，穿過溫暖的水蒸汽射到地面上來了。

先生周圍的水在發響，滾滾的浪被夕陽映成紅色，又漸漸地變成紫綠色。污濁的水流上面浮着草幹樹根，在草樹四周迴轉。

先生伸直了腳，用麻痺了的兩手，把飄浮過來的樹幹用力推開。水逐漸下降了。

葦的旁邊浮着一株大樹，隨波浪飄動着，剛要沈沒下去，先生忙提起僵凍的腳，跳在上面。

「危險已經過去了！」卡里克興奮地說。

「水退了！水退了！」華莉亞拍手說，「看吧……已經沒有水了，可以下去了吧……」

先生冷得縮着雙肩，踏着腳，乾咳着說：

「好！下來吧！……又得要出發了……」

兄妹兩人立即落在地上。

「唉！先生，您凍得好苦……」華莉亞跑到先生身旁說。

「能走嗎？走一會兒就會暖起來。」卡里克說。

「對，走吧。」先生說，「可是先得考慮一下，往哪一方走才好。卡里克，

你爬上樹去看看，我們的信號標在哪裏。」

「是，先生」卡里克答應着，跑到一株有刺的高樹傍邊，腳踏着刺，開始爬樹。

樹在搖動，冰冷的水沿葉片流着，滴在卡里克的身上。

卡里克緊抱着樹幹，像貓一樣的爬上草樹的頂上。樹因為受到卡里克的體重而彎曲，卡里克的頭忽左忽右的探望着。

下方所見到的，是一片森林，可是樣子和以前不同。所有樹木，像被斫伐一般，都傾側在一邊。廣闊的葉，受不住巨大的水球的重量，因而都彎了下來。夕陽照在葉面上，變成了紫紅色。整個森林，像有無數處的火在燃燒。

卡里克帶着寒顫，在濡溼溜溜的樹頂上轉過身子，向後方瞧去。

遠遠的西方，轟然立着一枝桅桿，頂上的紅旗，因為濡溼而下垂了。

「那邊！」卡里克指着西方叫喊，「往那個方向走！那個方向！」
「知道了！」華莉亞在下面答應。



卡里克下得樹來，三個人出發了，再走入草叢的茂林之中。

森林中靜悄悄地，偶或有水球落到地上，發出一聲巨響，接着又像死一般沈寂了。活的東西一個也看不見，一切都像着了魔，死沈沈地睡熟了。

「牠們都到哪裏去了啊……給雨打死了嗎？」華莉亞問。

「『牠們』指哪個呀？」

「當然是各種野獸呀！」

「昆蟲嗎？」先生答，「牠們都躲在什麼地方了。」

「睡着了嗎？」

「不，牠們在等待天晴地乾。」

先生勉強拍着僵凍的手，快步向前走。他說：

「能飛的和能跳的動物，在下雨之後，都躲着不動，等待着太陽把一切曬乾了，牠們就出來飛着跳着……現在只靜坐在雨露浸潤的草中，等待着太陽。」

「這樣就好，」卡里克笑着說，「要是牠們等上一年，我們就用不到擔憂了。」

「那末，現在在森林中的，就只有我們嗎？」華莉亞說，「一到夜裏，我們

睡了，我只怕牠們出來欺負我們……現在卻不必怕了！」

孩子們興奮起來了，咕咕噥噥的說個不休，有時還在森林中互相追逐着玩。他們大聲叫喊着，還躲在草樹的粗幹後面捉迷藏。

有好幾次，卡里克跑在很遠的前頭去了。華莉亞大膽地向草叢窺探，想瞧一瞧大雨之後那些怪物是怎麼樣的。

先生跟着他們前進，卻又有點兒擔憂起來，他開始呼叱孩子們。

「你們不要以為什麼昆蟲都等待着太陽；天暗下來，就有夜間的惡賊從草叢或洞穴中爬出來。夜間的惡賊比白天的更可怕呢，……不要再到處亂闖。」

孩子們面面相覷。

「我們……」華莉亞立刻安靜下來說，「沒有知道夜間有什麼惡賊哩！」

兄妹兩人攜着手不快不慢的跟隨在先生的後面。

太陽沈沒了，森林中一團漆黑，什麼都靜悄悄地。樹影包圍了旅行的人，風在頭上淒淒地吹叫。有時沈重的雨滴，像石塊般落到地上。

在黑暗中行進是多麼困難啊。他們三人常常撞在樹木上。

「停一停，」先生站住了說，「這樣走，怕會失散的。我們須要找一個歇宿的地方。我們在森林中走，大家必須要密切地取得聯絡。」

「這樣黑暗，」華莉亞低聲說，「是很容易失散的。」

「大家招呼着走。」

「怎樣招呼？」

「我們去尋找安靜的處所……誰找到了，就大聲報告大家……知道嗎？」

「懂了，」卡里克和華莉亞齊聲回答。

他們開始分頭找尋。華莉亞沿着廣闊的河流，左側是卡里克，先生仍舊在最先，一起靜靜地進行。

「留心尋找，」先生喊着。

「喂！」華莉亞叫，「喂！」卡里克答。

忽然華莉亞覺到近旁像有誰在動，嚇得忙向前跑，可是又聽得在後面像有誰在跑着。她趕忙站住，躲在樹後面，非常驚慌。

「喂，」華莉亞叫。

「喂，」其他兩人應着她都走過來了。華莉亞才又安心前進，可是又聽得什麼人在後面索索地跟着她。

「誰？哪一個？」華莉亞叫着。她來不及等到回音，急忙避進黑暗的森林深處；可是又不敢立定，頭也不敢回過來看，只失魂落魄地往前跑。

前面聳着一堵削壁，華莉亞跑急了，迎頭一撞，不知是什麼東西，忙伸手一摸，卻是一塊冷冷的石塊。

「喂！」華莉亞叫。

「喂！」卡里克立刻應着。

華莉亞呼吸很急促，用手摸索着石塊進行。地面下有着咕咕的聲音，華莉亞的腳已踩在爛泥中了。她趕忙站住，前面橫着又深又闊的水溝。

「從那邊邊過去吧！」華莉亞轉了一個向。

回到了乾燥的地面上，她兩手仍舊摸着石塊，邊着向前走。忽然覺得摸到了一個洞穴的入口。

華莉亞站住了。

「喂！快來！看這裏。」

「在什麼地方？」卡里克叫着，從樹後面跑來。

「這裏！這裏！看啊！」

卡里克看看石塊，看看華莉亞，火冒起來說：

「說什麼？這不是石塊嗎？你是說在石塊下面能安身的嗎？」

「到這邊來看一看！」華莉亞說。

華莉亞把卡里克推到石塊間處的一個黑暗的入口邊。

卡里克退後一步，兩手叉着腰，像要買這一所房子般的向洞穴裏望了好一會。「是，」卡里克說，「好！很好的歇宿處。」

這是雪茄煙般長形的石塊的建築物。橫在大而多節的樹木中間，只有童話故事中的巨人才能搬運過來。它和地面中間，露出一條剛能插身進去的隙縫，好似懸掛在空中一樣。

卡里克用兩手圈成個喇叭，放在嘴上大聲叫喊。

「先生！來看呀！」

「啊！就來！」

卡里克拍拍華莉亞的肩膀，嚴肅地說：

「喂！華莉亞，這不像石造的堆棧嗎……儘可以宿夜，我們進去看看。」

洞穴的入口旁，橫着一根被雨壓倒的粗樹幹。卡里克爬在上面，窺視那暗黑而廣闊的洞穴。

「可惜沒有火柴，」卡里克說，「什麼都看不見。」

卡里克用手撐着，把頭和肩伸進洞穴。

「怎樣？裏面？」華莉亞急着要看，拉着卡里克的腳。

卡里克突然一跳，從那溼漉漉的樹幹上，像陀螺般地滾了下來。

「塞住了，」卡里克囁嚅地說，「誰坐在裏面……又大又可怕……」

從黑暗的入口中，伸出二根長長的鬚鬚。接着黑色的圓頭出現了。那怪物向左右兩面看看，擺着身體又退進去了。

「看到了嗎？」

「看到了！會動的鬚鬚……」

「鬚鬚！跟鬚鬚一般。」

「叫先生！」華莉亞細聲說。

「喂！」卡里克叫。

「喂！」先生回聲聽到了。「在哪裏？向哪裏走？」

「這裏這裏！」

「快來啊！」

只聽得森林中葉子在簌簌的發聲，夾着沈重的腳步聲和乾咳聲，先生從樹後轉出來了。

「怎樣？看到了什麼了？」

「看是看到了，可是……」華莉亞指着洞穴。

先生走近洞穴，舉起杖來，敲那石壁。

「這裏嗎……好得很。記大功一次。我們正要找這樣的處所……以我們這樣的旅行者來說，這真是難得的旅舍。」

先生也站在橫倒的樹幹上，窺探那個洞穴。

「慢，先生！」卡里克慌忙地叫，拉住先生的臂腕。

「爲什麼？」

「這旅舍已經客滿了……已經有誰住着，比我們早……」

「一個大頭……很可怕的。」華莉亞悄悄的說。

「好，好。」先生隨口回答。「我很熟悉這位客人……老朋友……不消一分鐘，牠就要出來了。」

先生涉過水溝的淺灘，走到石塊狹小的一端，蹲下身去，雙手摸索着巖壁。

「好，好，多好。」先生說。

先生喃喃的自言自語，他站起來，走進森林去。

「先生到哪裏去了啊？」華莉亞問。

「不知道。」卡里克說。

「先生，您到哪裏去？」華莉亞大聲叫喊。

「到那邊。一會兒就回來的……只消一分鐘。」在黑暗中聽到先生在叫。一分鐘過了，先生還沒回來，雖然聽得他的腳聲和說話聲音，卻看不見他在做着什麼。

先生終於回來了，一枝長棒拖在他手裏。他走到石塊近傍，兩手摸索着巖壁，找了一個洞，就用棒的尖端刺了進去。

卡里克和華莉亞眼睛注視着先生的行動，先生究竟想怎樣，他們一點也猜不透。

「喂，哥哥，」華莉亞說，「難道戰爭又開始了？」

「那我們準備着。」

他們彎下身子，用在地上摸索。卡里克拾起一根重重的草桿來，華莉亞看見一塊小石塊，也趕忙緊握在手中。預備一旦有事，就可以立刻出去幫助先生。

「喂！你們退開。」先生把身體鑽進去說。

他們讓開了洞口，握着手站在一旁。

「哈哈！」先生笑說，「又大又可怕的東西，看你怎樣逃出去。」

先生將棒忽左忽右的撥着，有時從狹縫中深深的刺進去，像用火鉗通煤爐一般的亂攪着。



孩子們看也來不及看清楚，這不可思議的動物已撲通一聲落入水中了。水流早把怪物帶走，消失在黑暗之中。

「牠走了！」卡里克叫着說，「那廝此後總不敢再闖入人住的地方了罷。」

「不錯，不錯。」先生裝着哭訴的聲音說。「是誰侵略誰的領土——那廝侵略我們呢，還是我們侵略那廝。這件事在我們當然要怎樣說就怎樣說，牠反正是不會來訴辯的。」

「怎麼樣呢？」卡里克了解先生所說的話了。「那末該說我們劫奪了那怪物

怪物感覺不安了。牠那長着刺的黑頭，伸出洞口來。

「喂，你還想做什麼！」先生叫着，他用盡全身的力，把棒直向裏刺。

大頭的怪物搖着身體，把三對腳伸在前面，只一跳，便從洞穴中滾了出來。一節彎曲的身體拖在後面，牠向河灘上走去。

的屋子啦！」

「不必說了，」先生說。「後悔也來不及了，並且也無須後悔。你們快去準備睡吧。檢些小枝和葉子來，堆塞在入口的周圍。」

孩子們在暗中努力工作。他們和先生一起把葉，根，草桿搬到洞邊。

這不是容易的工作，一張葉子至少要兩個人來扛，白色的花瓣，就得須要三個人。先生繼續地喊：

「喂！快！要快！華莉亞，不要掉落水去！卡里克，這葉子不要了吧！沒有方法拿上來……還是幫我搬這樹枝！」

先生十分稱心合意。他們在夜裏非有宿處不可，而居然找到這樣好的宿處。

「喂！你們」先生說，「今天我們運氣不錯，像有幸福之神照應着我們……現在我們走進這屋子去吧，我們就會明白我們是怎樣的幸福了。」

「可是，方才洪水來的時候呢？」卡里克問。「洶洶地漲起來……真可怕。洪水可不是幸福之神。」

「洪水嗎？雖然給我們苦惱，可是沒有把我們溺死……而且你們因了這次洪水，得到了許多幸福。第一，要是沒有那洪水，我們今天在哪裏過宿，夜裏會遭到怎樣境遇，都難以想像，幸虧那洪水把這屋子連那流石蠶一起打上岸來了。」

「那東西用不到防備。」華莉亞說。「大雖大，卻很忠厚老實。」

「忠厚？」先生笑說。「並不忠厚。一到水裏，誰都要被牠欺負。牠胃口很好，小蝦和昆蟲的幼蟲，都要受牠攻擊。有時牠連自己身上的東西都會吃完。」

「這樣兇的傢伙？」

「是呀。本來如此。你們且看牠獲取食物的部分，不是全副武裝嗎？那兇傢伙全身披掛了，像古代的武士一般，有很堅固的甲冑。還把雕堡隨身帶着。」

「像坐着坦克車一般？」華莉亞問。

「完全不同。」先生說。「坦克車隊的兵士，是躲在坦克車裏面的，牠卻把自己的坦克車背在身上，拖着走。」

華莉亞瞧着石塊，搖搖頭說。

「這樣重的東西。」

「流石蠶不是全都拖着這樣重的屋子走。」先生說。「也有些在蘆葦近邊的，等枯葦一節節的落在水底，就用來建造住屋。也有在多沙石的水底，把沙粒和貝殼混合造成雕堡般的住屋。也有些用落水的葉來造的。」

「那末，爲什麼這屋子有大小兩個入口呢？」

「那是爲使水能在這屋子裏流通。」先生答。

「爲什麼要使水流通呢？」

「爲什麼？」先生驚異地說，「流石蠶的家屋不是都充滿着水嗎？水不流通，屋壁就要發黴，雕堡就要受到幾百萬細菌的攻擊。水不流通，猶如我們的屋子裏空氣不流通一樣。」

「那末，先生早就想到怎樣把牠逐出去了嗎？」卡里克讚嘆似的說。

「不，這……」先生謙遜地回答。「卻不是我想出來的方法。做小孩子的時候，我們常這樣玩的。我們用一枝稻草，插入那流石蠶窠的細的那端，牠就會往前面大口爬出來，落到手掌上來了。」

「捉牠們有什麼用呢？」卡里克驚奇地問。

「爲要釣魚。」先生答。「把牠串在釣鉤上釣魚。」

「魚？」卡里克跳起來，反問着。「這樣很容易釣到嗎？」

先生笑着說：「你喜歡釣魚嗎？本領高不高？」

「是！」卡里克做手勢說。「拿着釣竿，坐一個月我也願意。」

「呵呵！那樣嗎？那一定釣得很好。」

「不。」卡里克老實說，「我的運道老是不大好。」

「這樣嗎！那末我來教你，拿流石蠶作魚餌就再好也沒有了。」

「真的嗎？我要去試一試。」

「喂，先生，那流石蠶沒有家屋了，」華莉亞插着問。「牠就死了吧？」

「牠頑強得很！」先生很冷淡的說。「在我們談話的當兒，牠大概已經把新的住宅造成一半了。我們無須替牠擔心，牠不會死，將來長大起來牠還會飛。」

「真能飛嗎？」

「當然真的。」先生拖着一片薔薇色的花瓣說。「可是飛得不很高明，只能在地上水上飛跑着。牠產卵的時候要下水，把很多的卵產在水生植物上面。」

搬運來的枝葉花瓣已經堆成一大堆了，先生說：

「咳！已這麼多了，再堆起來，人要走不進去了。我們進去吧。」

卡里克和華莉亞便跳過那堆枝葉，鑽進那暗黑的低屋子去。

對面一端的小孔，在閃閃的耀着微光。孩子們在黑暗中摸索着屋壁行走。他們腳底下像踏着軟綿綿的墊子，屋壁也像綢一般地又滑又軟。

卡里克舉手捫捫屋頂。

「這也很軟！」卡里克驚奇地說。

他們走到了另一端，立在圓洞前。風吹到腳上，覺得很冷。

「這窗子不塞住嗎？」卡里克說。「媽媽說的，睡着不可以吹風。」

卡里克回過去，拿了柔軟的花瓣來，把隙縫完全塞住。

「風沒有了，」華莉亞說，「可是暗得利害，到那邊去罷。」他們再回到洞穴的入口。只見先生還在那枝葉花瓣之間忙碌着。

「怎麼啦？屋子裏好嗎？」先生問。「能住嗎？」

「什麼地方都有着軟墊。」卡里克高興地說。

「流石蠶真能幹。」

「真的！」先生點點頭說。「可是這不單是作墊子用的。要有誰想把它從屋子裏拉出去，它就用鉤子鉤住，任你用怎樣的力，休想拉得動它。……現在你們再做點工作，幫着把那入口塞住。夜裏不能讓強人闖進來。」

先生叫孩子們幫着把草根堆住入口，上面堆着樹枝，枝上再堆着花瓣。真的像一所堡壘。只在上面留出一個小孔，透露着暗夜的青光。

「這樣就好，」先生說。「不怕誰闖進來了，你們各自挑選好的地方睡去。」孩子們揀了壁角穩當的處所，躺在毛毯一般的軟墊上面，互相摟抱着。先生就在他們橫頭舒暢地攤開身子。

勇敢的旅行者靜靜地聽得小屋的外面，晚風淒淒地發着悲音，草樹像憂鬱似的瑟瑟地抖動。水滴從葉子上像鐵彈般重的落在屋簷上，但屋子裏面卻又乾燥，

又清靜，又舒服。可是他們一時還睡不着。

這是他們進入這不可思議的新世界的第一夜。他們在這新的世界中雖然只有一天，可是已經經歷了許多的事情，遭遇到了各式各樣的危險。

從那雕堡的小孔中看到了天空，天空中的巨星在閃閃地發光。華莉亞閉着眼睛，卡里克只注視着照在小孔入口的藍星。星像滿月般大，只自閃耀着。他想起睡在他媽媽住着的房裏的牀上看那窗子時，也同現在一樣，有月亮一樣大的路燈在窗前搖幌。華莉亞在追想叮噹叮噹的電車鈴聲，和汽車喇叭的怒吼聲，以及車子在窗外追逐，一條條的影子映在窗上的情形。

華莉亞閉着眼睛，再想起睡在媽媽溫暖的牀上，可以聽到音樂般的聲音。房門關着，門縫裏還可瞧見黃色的光條。媽媽在廚房中收拾餐具，盆子和碗筷，叮噹發響。媽媽洗好了餐具，把餐桌上的渣滓抹去，再鋪上潔白的檯布。

華莉亞嘆口氣。她想起早飯時在餐桌上剩着的牛奶餅，囁囁的咽起饑涎來。她想假如這洞穴中也有那種牛奶餅該多好呢！不必說，今天只要有一隻餅，三個人的晚飯已夠受用了。而且還可以留一點作爲明天的早餐。

華莉亞又嘆了一口氣。

可是先生和孩子們要在這恐怖的世界中住多少日子呢？他們能回家嗎？他們

還能會見媽媽嗎？

「媽媽也許在哭呢。」華莉亞輕輕地說。

「也許在哭，」卡里克也說。「一定在哭着。」

孩子們更想入非非了。

此刻媽媽不知在做什麼？大概已在牀上，她聽到一種什麼聲音，便會從枕上擡起頭來側着耳朵細聽，心裏想莫非孩子們在歸來了把。

餐桌上還鋪着檯布，放着孩子們的晚飯。鐘在滴得滴得地響，廚房暗角裏，貓在吃些什麼。

華莉亞的眼睛已經充滿着淚水，她用勁的閉緊了眼睛，用手掌揩拭着。

牆壁外面，晚風仍在嘯嘯地響。三個旅行家每人都在想着他們先前住的「大世界」中的一切。

「什麼都不行，」先生深深地嘆息着說。「我們非歸去不可。……回到原來的世界去。不必擔憂，孩子們。」

卡里克和華莉亞沒有回答。他們已經睡着了。先生打了一個呵欠，轉一個身，用臂肘當作枕頭，也呼呼的睡去了。

*

*

*

三個人睡得很熟，那天夜裏又有一陣激烈的夏雨，他們誰也沒有覺到。

衣食問題

白霧迷漫在寒冷的大地上。籠罩着沈寂的森林，充滿了幽黯的深谷。每一棵樹頂都受了霧的包圍，只能隱隱約約的看到。

朝晨的寒氣和溼氣，穿過這雕堡的空隙，侵到裏而來。裏面也同露天一樣的寒冷了。

孩子們睡着像不大舒服，轉了一個身，把身子蜷縮起來，直把膝蓋抵住了下顎，但是還不覺得溫暖。

卡里克受不住寒冷，一骨碌爬了起來。他睜開眼，瞧着那傾斜的屋壁。壁像積着霜一般，顯出銀白色。卡里克用手摩挲着說：

「這不是霜，是毯子，銀色的毯子……冷得很。」

華莉亞蜷曲着身體，雙膝幾乎抵住眼睛，雙手捧住臉龐，側睡着，她輕輕地呻吟，像在哭泣。

卡里克要使身體溫暖，跳了幾下，沿着壁跑了兩圈，身體才稍稍溫暖起來。於是翻起筋斗來，一翻兩翻，滾到華莉亞腳邊上。

「什麼！」華莉亞叫着跳起來，「誰進來了？」她顫着身體，用朦朧而驚懼的眼光瞧着卡里克。

「什麼，」卡里克說，「是我呀！……天亮了！冷得很！……喂，我們摔跤玩吧，這樣會溫暖起來。開步走！」

卡里克便向華莉亞跳着，撞着，裝手勢。

「做什麼！」華莉亞把卡里克一推。卡里克滾到地毯上，卻把華莉亞抱住了。兄妹兩人便在鬆軟的地毯上面打滾。

華莉亞哭了。

「走開！我沒有來打擾你，你也不要碰我！」

「怎麼的，就發怒了呢！我想使身體溫暖些。」

「我要睡。」華莉亞咕囔着，又橫了下去。

「你睡！」卡里克忿怒地說。

牆壁外面傳來一種聲音，像有人在敲着什麼。有人在咳嗽，忽而又大聲地唱了起來：

「麻雀啊，你在哪裏吃的飯？」

——是在動物園吃的吧。

把飯給狐狸，

把水給海象……」

原來是先生的聲氣。

「哎喲！」卡里克說，「先生已經起來了，他在唱歌，你還要睡嗎……」

卡里克跑到洞口邊叫道：「先生！您在哪裏？」

「這裏！這裏。起來吧！早飯預備好了。」

「什麼東西？」

「蛋呀！」

華莉亞聽到蛋，立刻跳了起來，挽住卡里克的手臂說，「走呀！」

他們把塞在入口的草根撥開，跳了出去，正待吸兩口新鮮空氣。可是華莉亞腳一落地，便嚇得倒退了，她緊緊的拉住卡里克的臂腕說：

「這是什麼，哥哥？我們究竟住在哪裏？」

天空，地面，森林，都不見了。空中發亮的水泡在飄浮，在轉動，互相撞着，看着要落下來了，忽而又往上飛去。周圍都佈滿了水泡，像飛雪一般。

「先生！」卡里克叫：「這是什麼？在圓圓的轉着的？」

「霧啊！」只聽到先生回答的聲音。他在近處，可是孩子們一點也看不到。

「有這樣的霧嗎？」華莉亞有點不相信。

「是，華莉亞，是霧。顯微鏡下看起來，確是這樣的。」先生的聲音，像從深洞中發出來一般，哄哄地響。

孩子們伸手去捉泡，可是捉到手就破了，變成一股冷，水從指縫中流下去。

「你們在呆看什麼？」先生在濃霧中叫喊：「快來！這裏有比霧更有趣的東西哩。」

兄妹兩人謹慎地踏着步子，往先生聲音傳來的方向走去。

「有炒蛋嗎？」華莉亞高聲問。

「快來呀。」先生答，「別讓我一個人吃完了。」

在前方的霧中，閃着青色的火。

「火！」卡里克叫。

是先生的火嗎？火柴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是在生火！燒着的火！」華莉亞叫着，往燒火的地方跑去。火焰直往上噴，把霧的水泡變成雲吹散了。

綠色的火柱直升到又暗又溼的森林的最高處。先生蹲在火的旁邊，手裏拿着一根粗棒，撥着正在燃燒的粗枝。

「好呀！」孩子們叫着，跑到火旁邊，拍手狂跳。

「哎呀！」華莉亞且跳且叫。

「嘻嘻！」卡里克的臉飛紅了。

「靜下來！不要動！」先生阻止他們。「你們要把盤子打破了不成。坐下來。」

三個人都覺得溫暖非凡。華莉亞想找些小枝來，可是找不到，她就去捧了一束乾的粗柴來，想投入火中，先生趕忙阻止她：

「已經夠了。儘可以把蛋煮熟了。」

「那末，火要熄了。」

「不，不會熄的。你們且坐了。」先生說着，就在卡里克和華莉亞面前放上大而白的盤子。盤中滿盛着的炒蛋在騰着熱氣。

孩子們一點也不客氣，一邊吹着熱氣，一邊吃。

華莉亞臉發紅了，卡里克鼻尖流着汗，只有先生把花瓣對折了，當做湯匙，慢慢的舀着吃。

孩子們還沒有吃得一半，肚子已經飽了。



「怎麼樣？」先生用一片花瓣揩着鬍鬚說，「肚子飽了罷。」

「飽了！」卡里克笑着說。「像要脹破了呢。」

「我的肚子像已經脹破了！」華莉亞說。

「那就好了，」先生微笑着說。「我知道蛋是你們最喜歡吃的。」

「先生，這蛋用什麼做的？」華莉亞問。

「蛋還不是蛋燒的嗎？」卡里克攔着說。「那末，先生，怎樣生的火？火柴在哪裏？這火怎麼會往上噴，成爲一條火柱？爲什麼是綠色的？不添柴怎麼不會熄呢？」

「這火無須添柴，要是你們以爲不成的話，那末就把這一束放進去吧。」

先生把乾枯的小枝投入火中，用粗棒挑撥着，叫孩子們看個暢快。

「呵呵！你們以爲在昨天夜裏我一點兒事也沒有做嗎？我吃過很多菜，豌豆燒火腿，牛油煎魚，野菜煮湯，炸牛排，水果，糕餅。可惜都是在夢裏吃的。一覺醒來，我肚子餓慌了，爬起身來就跑出去想找東西吃。可是跑遠了實在可怕。……因爲這樣大的霧……伸手不見五指，要是迷了路，跌進深谷去，那可不是玩的，只得等天明了再說。我決意先生起火來。幸而昨晚晚上在森林裏檢到兩塊火石，就用來取火……我採集了一些枯枝堆積起來，預備工作……」

「這和原始時代的人一樣。」卡里克輕輕地說。

「是呀！」先生微笑說，「可是這工作頗不容易。借火石的火花來生火，真是煞費苦心……可見在原始時代，我們祖先的生活是多麼困苦啊。」

「那末爲什麼這火是綠色的呢？」卡里克又問。

「爲什麼？因爲燃的是氣體，是普通的煤氣——各處地下都有『甲烷』氣噴出來，我不過偶而在有這氣體很多的地方燒火罷了……所以蛋是在這火上而很快的就燒熟了。」

華莉亞驚奇地說：「很快的就燒熟了嗎？」

先生現出得意的神氣，撫着鬚鬚，看着華莉亞說：

「火一燒旺，我的近旁就有誰在動着。跟着一陣急風把我吹倒了。我正莫名其妙，地下又像捲起了颶風似的，發出巨大的聲音。原來是一隻鳥拍動翅膀而引起的大風。因爲火燒起來，把這鳥從牠的窠中驅逐出來了。」

「那鳥燒死了沒有？」

「沒有，鳥飛去了。我便探尋那鳥窠，料想一定在這附近。」

「找到嗎？」

「不消說……這蛋就是從鳥窠中揀來的。」

「那鳥不是烏鴉嗎？」

「不，有斑點的白蛋，或者是鸚鵡之類的卵。可是拿回來真不容易。我把它像酒壘一般滾着，一路上足足休息了近十次。更困難的是剝去蛋殼，我用石子敲打了近一個鐘頭，才有了裂縫。我本想找你們幫忙。」先生笑着，看看孩子們又繼續說：

「後來我讓蛋白流出來，就把殼當作鍋子，把蛋黃在殼內燒熟。」
卡里克附着華莉亞的耳朵不知在說什麼。華莉亞像表示贊成，說：

「哥哥，煩勞你，快說。」

卡里克把身立正，整一整勿忘草的上衣，鄭重地對先生行了一個舉手禮說：
「對於煮蛋和生火，我們敬以少年團的名義，向先生致敬！」

先生慌忙謙辭說：「我希望此後仍能爲諸位服務！」說畢，他又把一束小樹枝投入火中。

「你們覺得住在這個小世界裏沒有什麼不好嗎？要是住慣了，快樂的事情多着呢。」

「甚麼？」卡里克心裏有點不安起來，問，「那末先生不想回家了嗎？我們就這樣住下去嗎？」

「倒不是這樣想。」先生說，「我們須要明白，就是形勢最險惡的當兒……大風也許會把我們的信號標吹倒，好事的人看到木條箱，想要明白裏面究竟是什麼，也許會隨手拿走……在這個世界中，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假使這樣，我們怎麼辦呢？」

「有什麼辦法呢？」先生聳一聳肩膀說：「就在這草叢中過魯濱孫的生活。可是我們比魯濱孫幸福得多。魯濱孫要生活須要全部從頭做起，我們卻什麼都是現成的，有牛奶，有蛋，有蜜，有糖汁，也有果子，也有肉。夏季裏，我們一點不必擔心，儘可以過快活日子。要防冬季，只要把草子，莓，蕈曬乾了，把蜜和果醬，穀類貯藏一點……」

「穀類？」

「是呀。把一粒種子培植起來，所結的實就夠我們一冬季用了……」

「那末肉從哪裏來呢？」

「吃昆蟲。」

「昆蟲？那種東西能吃嗎？」

「你們想一想吧。」先生說。「在『大世界』中不也在吃着很多昆蟲嗎……譬如蝗蟲，燒的，乾的，燻的，醃的，我們就吃的很多……」

先生又想到了什麼，微笑着說：

「有人問阿刺伯的回教徒阿麥爾對於蝗蟲的見解。他答道『這真是名貴的食品，對於我的牙齒也很相宜。』……在古代阿刺伯每當蝗蟲飛來的時候，首都報達的肉類價格便低落起來……蝗蟲可以磨成粉吃，也可以用油炸來吃。」

「哼，太髒了……」華莉亞苦着臉，吓的一聲，吐了一泡唾沫。

「咳！我以為對這類事情不應該吐唾沫，」先生笑着說。「這因為你們沒有吃慣：我們不也吃蝦和蟹嗎？蝦蟹是吃臭爛的肉。阿刺伯人卻說吃蝦蟹的人是最鄙不過的……蝗蟲之外，也有人吃別種昆蟲的，譬如墨西哥土人把有花紋的牙蟲的蛋煮熟了，算是美味。聽講究吃的人說，蟬的味道也不錯。古代詩人埃那克龍做過對於蟬的讚美詩……」

先生咳嗽着，把手伸到頭上，用唱歌的調子背誦起詩句來：

「蟬啊！受你的恩惠多極了，

你正像一位尊神！」

先生又想到什麼了，撫着鬚鬚繼續說：

「希臘人最喜歡把那神樣的蟬，油煎來吃……螞蟻也有人看作珍品。從前法國人用螞蟻來製醬油，用來烹調魚肉……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頂喜歡吃某一種

的螞蟻。他們放一撮鹽就拌着吃了，也用不着燒熟。」

「有人吃甲蟲嗎？」華莉亞問。「我最嫌惡那東西。」

「在埃及也有人吃的，」先生說。「一種有花紋的甲蟲，他們特別喜歡。這一隻菜，希望長肥一點的女子最愛吃。」

「那妙極了！」卡里克說。「我們真不必擔憂了。燻製蟋蟀腿，蝴蝶香腸，醃蜻蜓……還得建造一個食物貯藏庫哩。在屋頂下掛着燻味臘味，壁角裏放一甕蚜蟲醬。」

「把螞蟻做成什麼呢？」華莉亞問。「把螞蟻做酸醋？」

「螞蟻也可以做醬……在烹調中添加些作料不是很好嗎？」

「廢話。」先生抹了抹鬍鬚。「全是廢話。我們今後很可以過得下去。假如爲了什麼原因歸不得家，那末就在這裏吧，總比魯濱孫的生活要好過些。」

「好是好，」華莉亞說。「可是人凍死了，燻製醃臘都吃不成了。」

「不必擔心事。」先生寬慰着華莉亞說：「在洞穴中不可以生個煤氣火爐嗎？那煤氣，只要一枝蘆管，什麼地方都通得到。」

「對啦。」卡里克說。「煤氣可以取暖，可以照亮，……喂，先生，這一來，我們還可以創辦各式各樣的工廠，製造各種東西呢。」

「嘎，那末……」先生微笑說，「我們不如先把昆蟲馴養起來。」

「不錯！」卡里克叫，「我們可以駕御着昆蟲，在天空中飛翔，在湖面上遊盪。」

「我們……」華莉亞急着說，「叫昆蟲掘隧道，開運河！……做很多工作。」

「是呀！」卡里克說，「叫青蟲耕田，叫甲蟲整頓森林，坐了蜻蜓出洋去。」

「可是怕牠們要吃我……」華莉亞歎氣說，「頂好有像流石蠶的一間房子，載着我們的身體行走……。」

「連這種事情都想起來了！」卡里克搖搖手說，「你還是做一隻蝸牛好。」

「照你說牠們攻來了，怎樣防禦呢？」華莉亞問。

「請先生發明火藥。」卡里克說了，望着先生。

「發明火藥我卻不能，可是……」先生笑說，「沒有火藥也不要緊。我是生物學家，凡是住在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東西，我都很熟悉。這一點知識，比火藥的力量還強……喂，卡里克，再放些粗柴到火裏去，小樹枝在火中劈拍劈拍爆着，聽着真教我說不出的快樂……。」

卡里克取出一把粗柴來，投入綠色的火中。大家默默坐着，看着那火燒。小枝發出清脆的爆音，煙像柱子般直升到高空去。他們三人各想各的。

「不必性急，霧還沒有散，我們還不能出發，況且往哪裏走呢？信號標在哪一個方向？在前方呢還是後方？」先生說。「我們暫且唱唱歌消遣罷。」

孩子們驚奇地互相看了一眼，臉上都現出不高興的樣子，好像在說「別的事情都好，只有唱歌……」先生的歌聲，正像用草桿打在頭上，不痛又不癢，有什麼趣味？

煙向卡里克吹來，卡里克忙用兩手捧住臉面，轉過了臉，咳嗽了一陣，急向先生問：

「喂！先生。您怎麼會知道我們在研究室做的事情呢？您怎樣尋找我們？」

「簡單得很！」先生說，「你們把研究室裏的藥吃了一半，我就想到了。」

「那麼……」

「我也要說那麼……」先生笑了，「那麼……吃了藥之後，你們到哪裏去了呢？我拿着放大鏡，在屋子內四處尋找了一個鐘頭，仍然找不到……看不到什麼形跡……畢竟……」

「畢竟我們飛走了啊。」華莉亞說。

「不要攔着先說。」先生止住華莉亞的話。

「真的，我們實在飛走了。」華莉亞還要說。

「但是攝影師的狗，看到了你們的襯褲，往窗櫺一跳，以後就看不到任何證據了……正在那個時候，我想到了，我進研究室的時候，窗櫺上停着一隻蜻蜓。還確實聽得好像蚊子叫的聲音『來！到這裏來！』……」

「這樣嗎？我們叫得很響呢。」

「起初，我以為聽錯了。可是細細想了一會，知道你們一定是給蜻蜓帶走了。爲了要救你們，非自己趕到所謂『泥沼』的池邊去不可。」

「怎會想到池邊去呢。」卡里克問，「蜻蜓不會把我們帶到森林或原野中去嗎？」

「不，決不會這樣。」先生浮起一臉笑容，「蜻蜓住在近水的地方，在水中產卵，在水中生長，在水中變成幼蟲，在水邊找尋食物。不過有時爲了追逐食物，也會遠遠飛開水邊。」

「噢！能飛得多遠呢？」華莉亞說。「從我們家裏到『泥沼』怕要十五公里以上吧？」

「這在蜻蜓卻並不希罕。蜻蜓一小時能飛七十公里到九十里。十五公里的路，只等於散步。」

「因此……先生就趕到『泥沼』來嗎？」

「正是，」先生抹一抹鬚鬚，「蜻蜓遲早總要回去，所以我就往『泥沼』走。除了我們近處有這個池沼以外，在三百公里以內，沒有別的池沼了。要找尋你們就很容易。話已說完了，……」先生又咳了一回說：「讓我唱歌嗎？」

「且慢！」華莉亞叫。

「爲什麼？」先生瞪視着華莉亞。

「先生，我們的經歷您不想知道嗎？」華莉亞說。

「嘎！那倒也必須聽一下，」先生喃喃地說，「說吧！想來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吧！」

先生扶住孩子們的肩膀，腳伸在火的一邊。卡里克和華莉亞交互地訴說喝了那奇異的藥水後所經過的情形。

先生側耳細聽，只反覆地說，「對……這樣……對……」表示十分了解。

「我現在也一切都明白了。可是……」卡里克說，「只有一件事沒有了解。」

「啊，什麼事情？」

「我們在水裏的蜘蛛窠中的時候，起初呼吸很暢快，後來卻氣悶極了，這是什麼緣故？」

「很簡單，」先生答，「聽你們說的話，你們已被水蜘蛛圍困住了。這種稱

爲『水蜘蛛』的蜘蛛，專在水中作窠。窠的形狀像潛水鐘，蜘蛛藏在裏面就像潛水夫躡在水中。蜘蛛用蛛絲將窠繫在水生植物上，使它不致浮上水而來。」

「是這樣嗎！」卡里克說。「我們進了牠的窠裏嗎？」

「那末……」華莉亞問，「空氣怎樣進的去呢？」

「蜘蛛從水面上把空氣帶進窠去。牠升到水面上，把肚子露在外面，牠肚子上長滿了非常細的毫毛，毛和毛的中間就充滿了空氣，牠還紡出絲來結成一個囊，把囊裏也充滿了空氣，於是再回到窠裏去，把肚子下面所挾着的空氣壓出來。牠就是用這方法來調節窠裏的空氣。有好多種甲蟲都還帶着空氣囊在水中旅行呢！」

「那末那空氣能維持很久嗎？」

「不，」先生答。「這一點點不能維持很久。所以你們後來就窒息了。」

「我懂了。」

「那蜘蛛住在水中，爲了要取得新鮮空氣，常常浮到水面上去……你若在池邊靜坐一會，總可以看到那『銀色絲』和滿貯空氣的東西。」

「牠是什麼呢？」華莉亞問。

「水蜘蛛……」先生答。「像一枚水銀色的小寶石，有黑點……通常浮游在

水生植物的周圍……腹在上，頭在下。……在水面只兩三秒工夫，又沈入水中，……粗看去，好像毫無兇相，實在卻很殘暴。無論水底水面的生物，誰都要被牠欺負。」

「那個暴徒爲什麼把我們吊在屋頂上，卻不把我們吃掉呢？」卡里克問。

「是，我也要問這個。」華莉亞說。

「這是你們的運氣，蜘蛛肚子還飽着。」先生說。「牠捉住你們爲的是『積穀防饑』的意思。狐狸，栗鼠，還有鳥類，人類，不都是這樣嗎？沒有什麼希罕……牠爲等到寒冷時候找不到食物，再把你們充飢。」

「噫，這樣打算！」華莉亞說。「捉住我們的蜘蛛肚子還飽着，那末牠的鄰居大概沒有找到食物，所以闖進來想吃我們了。」

「不，不是這樣。」先生說，「你猜闖進來的是誰？」

「自然是牠的敵人了。」卡里克叫說。

「不是。」先生微笑着說。「來的是牠的丈夫。」

「丈夫？怎麼說？」孩子們驚奇得叫了起來。

「那些蜘蛛，」先生說，「把屋子一間挨一間的造着，一家和一家相鄰。所以那蜘蛛咬破牆壁，特來拜訪。……」

「是來吵架的啊！」華莉亞攔着說。

「是呀！有時候，那蜘蛛夫人一個不高興，就捉住牠丈夫把丈夫吃了。有時丈夫打勝了，也把牠夫人吃去。不過通常那夫人總很歡喜地迎接牠丈夫，同過着甜美的生活。」

先生站了起來。

「喂！」先生說，「我們要出發了，帶件行李去。」

先生用手在草叢中摸索一會，拉出一隻很好的旅行袋來。

「噢！」華莉亞睜着眼說。「這是哪裏買來的？」

「哪兒去買呢。」先生微笑了：「這是熊蟲給我的禮物。在你們睡着的時候，我發見了這個，便把它製成了這個旅行袋。」

「呵！」卡里克表示明白了，說：「牠來攻擊先生，所以先生才殺掉了牠，剝下皮來的嗎？」

「不是的。」先生說。「熊蟲不會攻擊我。牠小得只有一公分大小，我不怕牠。」

「那末這皮袋？」

「這袋，……你們不知道，熊蟲產生很多很多卵，爲防備卵被誰吃掉，就蛻

去自己的皮，像袋子一般，把卵裝在裏面。」

「牠自己死了嗎？」華莉亞問。

「不，不死。」

「同蛇一樣，」卡里克說。「牠也會蛻皮。」

「是的。」先生說。「可是蛇把舊皮丟棄了，牠卻知道利用。」

「先生，您把那些卵丟了嗎？」

「是的。可惜那些卵是不能吃的。」

先生張開了袋，裏面藏着吃剩的蛋，用薔薇色的花瓣包着，還有蛋殼做的盤子。

*

*

*

清快的風撲面吹過來，濛濛的煙霧漸次消散，丘陵和深谷重又顯明地映入他們的眼簾。

先生拿泥土掩蓋了燒着的火，說：「喂！準備好了嗎？你們。」

「都準備好了。」華莉亞說。

「哼，」先生瞧瞧華莉亞，再看看卡里克，想了一會說：「你們該換一換衣服了。」

「換什麼？」華莉亞說着，看看自己所着的勿忘草製的衣服，昨夜已經皺縮得不成樣子了。

「我的衣服多好啊。」先生說着，脫去了披在肩上的皺縮的天青色外套，露出蜘蛛絲製的銀色的服裝。

孩子們想起了，先生昨天就穿着這奇妙的銀色服裝了。可是昨天沒有十分注意，此刻才仔細看的清楚了。

「噢！漂亮得很，這是什麼做的？」華莉亞問。

「蜘蛛的絲。」

「我也要這樣的衣服。」卡里克說。

「我也要！」華莉亞也說。

「走罷！」卡里克說，「我昨天看到附近有蜘蛛的窠。」

「不要去。」先生笑說。「我不主張在蜘蛛住着的去取蜘蛛的絲。……你們的衣料，在別的鋪子裏儘有着。」

先生很快的走向那流石蠶的雕堡，孩子們跟在後面。

在微弱的晨光下面，這住屋看得很清楚了。牆壁，地板和屋頂，都滿鋪着堅韌的絲。

「喂，這裏不也有你們的衣料嗎？」先生說完，就在壁上用兩手挖。

「啊嗨！」先生叫着，把絲撕下來。牆壁上起了破裂的聲音。

「啊嗨！」先生更大聲地喊。

流石蠶的窠像溼的糊壁紙一樣撕碎了。先生拿了兩三張投給孩子們。說：「你們揀那溼黏的地方把絲抽出來。」

孩子們用手搓着流石蠶窠的碎塊，卡里克找出一個線頭，開始抽絲。

像蠶繭一般的把流石蠶的絲一根根的抽鬆了，不久，在他們的腳前堆了一大堆閃耀着銀色的絲。

「多長啊，」卡里克在抽着絲說。

「不算長，」先生笑說，「蠶絲可以伸到三公里長呢。」

先生曲着身子，拿起銀色絲的一端，對華莉亞說：

「喂！着呀。」

「着絲？怎麼着呢？」

「像這個樣子……」先生把絲圍成一個半圓，像跳繩一般的套在華莉亞肩上，撥着她身體只向一邊打旋。絲積厚了，早把華莉亞捲繞了一身。

「這就好。漂亮之至！」先生看着華莉亞說。「又堅實，又溫暖，又便利。」

喂，卡里克，輪到你了。」

卡里克已自己在動手把蠶絲圍在腰間，身子像陀螺般轉着。不到五分鐘，兄妹兩人身上都着好了絲的襯衣。

「喂，好了，」先生說，「你們在這屋子周圍散一會步，我也要換一換衣服。」

孩子們向外走去。

霧完全消失了，四周聳立着濡溼的森林。巨大的水滴，像水晶球一般落在草樹上。卡里克和華莉亞正跨出大門的時候，只見旭日的最初光輝已照射着每一棵樹頂。一切都閃耀着，好像無數的各色之火在燃燒。這是突然的情形，孩子們睜着眼睛，不禁倒退一步。

不一會，他們都睜着眼睛默默地眺望那到處懸掛着光亮水球的怪異的森林。

「請媽媽來看看這個景色啊。」華莉亞說。

卡里克歎息了，說，「媽媽此刻正在吃早茶。」

「送牛奶的也來過了。」華莉亞悲哀的說。

「不。」卡里克搖搖頭，「還早呢，牛奶要七點鐘才送來。」

「那麼此刻幾點鐘？」

「不知道。」

「喂，哥哥，你爬上去，看有沒有『綠色的牛』。」

「好，我上去。」

孩子們跑到像熱帶地方的糊猴麵的樹旁，開始攀登。先生從洞穴中伸出頭來，叫道：

「這不行，你們……」

「爲什麼呢？」

「今天你們不會再找到『綠色的牛』了。」

「牠們到哪裏去了呢？」卡里克驚異地問：「昨天先生不是說過什麼樹上都有牠們嗎？」

「那是昨天的事情。」先生答。「是昨天白天裏的事情。可是昨夜下了雨，把蚜蟲都沖掉了。……喂！準備好了，快下來！」

孩子們回頭瞧見先生，立刻就哈哈的大笑起來

「什麼事？」先生慌忙地看看自己。

「奇怪的服裝……」孩子們更大聲地笑。

原來先生從項頸到腳跟，統統圍繞着蠶絲的繩，他把那屋內所有的絲將腹

部，肩部和頭部都圍起來了。

先生也笑了。說：

「我像一隻蝴蝶嗎？可是你們就像蝴蝶的幼蟲……喂，走罷。」

「到哪裏去？」卡里克四圍看看，問。

一夜大雨，到處都泛濫着水了。可以走的只有一邊——從流石蠶的屋伸出來
的被綠色的草叢所掩蔽着的一條狹路。

先生把旅行袋背在肩上說：

「記住，先走出這沼澤，以後再找出路，開步走！」

先生擺着手，又唱起老調來：

「前進啊！喇叭在吹了。」

勇敢的孩子們，

把頭擡起來！

光榮的驚的孩子們。」

*

*

*

草的森林裏很是寂靜。仰頭一看，到處懸掛着沈重的水球。爲避免這往下掉的水滴，他們不能不十分小心地行走。可是仍然有水球落在旅行者的頭上。

「哇！」的一聲，華莉亞哭了。

「啐！」被打着的卡里克叱罵着。

「不要緊，沒關係。早晨洗個冷水浴，對身體是很有益的。」先生笑着說。太陽高高的升在森林上面。大地像給烘烤了一樣儘噴着煙。水蒸汽包圍了草叢。旅行者像走進了蒸氣浴室，呼吸感到困難。

正午時分，旅行者走出了森林。從稀疏的樹木中間，看到了前面有幾處丘陵。有一個尖尖的山頂，看去像一塊金黃色的砂糖。

「喂！」先生說，「到那山上去看看，我們的信號標在哪裏？」

「跑啊！」華莉亞叫着，趁勢就跑。「我給那山頂題個名字，叫『金黃色的維蘇威火山』。」

先生和卡里克跑在華莉亞後面。

可是那「金黃色的維蘇威火山」想不到非常遠，三個人流着汗，喘着息，只往前跑。

「嘎！這才到了！」卡里克喘息着說。

這是普通的黃色石山。耀着金黃色的，也是普通的砂石。旅行者以兩手攀着砂粒，開始往山頂上去。

太陽已升在高空，熱氣在地面上波動着。烘熱的黃色石子，燙着了旅行者的腳，就發出巨響，往山腳下滾去。

爬上山去很不容易。先生每跨一腳，腳下就形成一條熱石之流，往山坡下流動。在他的後面走是相當危險，卡里克和華莉亞追着先生，三個人並排着前進。山愈來愈險峻。孩子們兩手攀着突出的石子，向上爬去。

「真像攀登額非爾士峯一般，」先生停下來說。

卡里克和華莉亞不曾聽到過所謂額非爾士峯，但是已明瞭那是像現在自己在攀登的山的名字。

到得山頂，先生立直了身體，用手掌遮着眼，左右眺望。

「喂！你們！」先生說，「看看信號標在哪裏……」

話還沒有說完，腳下砂土滾起來，先生滑倒在地上。孩子們正想扶他，忽然腳下一陣強烈的震動，天崩地陷的裂出一個很大的洞來。先生和孩子們直滾進一個狹小而傾斜的地道去。後面石子和重的泥塊像追逐一般滾下來，發出可怕的聲音。

華莉亞嘶喊着。卡里克緊靠着先生，早已一溜勢的跌入黏溼的地底。

先生最先蘇醒，他呻吟着從黏溼的泥中出來，撫摩着腰，埋怨地說：「沒有

降落傘怎的飛了下來。幸而平安無事。喂，你們快起來。」

先生用衣服揩了揩手，關心地看那邊在泥土中打滾的孩子們，問：「沒有什麼嗎？華莉亞怎樣？傷了沒有？」

「沒有什麼，」華莉亞爬起來回答。「只不過臂膊上橡被誰打了一般。」

「卡里克怎樣？」

「我打在膝上。」

他們各自撫摩着被打的地方，用驚奇的眼光，瞧那狹井的暗壁。

「沒有多大關係嗎？」先生說。「我那貯藏食物和盤子的袋子不見了。這就夠傷腦筋。」

「我們在什麼地方啊？」華莉亞問。

「那一定就會分曉的。」先生喃喃地說，捋着鬍鬚。

從很高的上空，透進來微弱的光線，照在高而傾斜的壁上。可是這狹小的深井底裏，幾乎完全黑暗。

「我們……」卡里克說，「莫非墜在囊蜘蛛的洞裏了嗎？書上說這是非常可怕的蜘蛛。」

「哎喲！」華莉亞顫抖了。「又是蜘蛛嗎？空中，地上，水底，地下，什麼

地方都有蜘蛛嗎？」

先生不答，只自搔着鬚鬚。他在井底四周走了一轉，拿拳頭敲敲牆壁，隨想隨說：「咳，不是……是地下蜂啊。」

「什麼？地下蜂？」華莉亞不懂。

「好，很好……你們口福不淺。一點也不危險，反而轉禍爲福了。我們到糖果店裏去。」

華莉亞驚奇地張大了眼睛。

「這裏是糖果店嗎？」華莉亞問。「有餅和饅頭嗎？」

「有，」先生微笑說。

「在哪裏？我只看到泥土。」

「等一會兒。」

先生用拳頭敲着牆壁，像念咒一般，說：

「開來！開啊！」

壁在蓬蓬發聲，像敲擊空髻的底一般。

「還沒開呢！」華莉亞舔嘴匝舌的說。

「要是這樣念一會咒語，門就會開，那只有童話裏才有。我們非工作不行。」

喂，把這邊的泥土掘一掘看！」

先生靠近牆壁，自己像螻蛄般掘起土來，兩手捧着沈重而黏溼的土塊，拋向外邊。

卡里克和華莉亞上前幫助先生。卡里克尤其出力，把石塊和土塊拋擲開去。「慢些！」先生說，「我們遍身都是泥土了。稍停一下，不要性急！」

卡里克正想回答，牆壁震動起來，石子紛紛的落到旅行者的腳邊，壁間開了一道很深的裂縫。一股香氣，正像用新鮮蜜糖做的糕餅的氣味，瀰漫在井內。

「啊哈！」華莉亞舔着嘴唇說，「好香！」

「這不是糖果店嗎？」先生彎着身體說。「退開一步……噯！妙極了。」先生伸手在壁縫中，蹣着腳，在探索着什麼東西。

「有了！有了！」先生一邊說一邊笑。他全身用力，從壁縫中取出一個滿沾着黃色砂粒的大蛋，放在地上說：「就是這個。」隨即用尖角石子刮去了細石，好容易從蛋端磕出一種白色的東西來。

這正似鵝蛋，卻大得非凡。

「噯！」卡里克說，「又是煮蛋嗎？」

「這蛋不必燒來吃。」先生笑說。「無須烹調，滋味卻更好。」他小心地拿

着，讚美着說，「好一個糕餅！」

先生揩一揩手，取一片放入口中，頓時眉開眼笑的，臉上顯出很滿足的樣子。

「不錯，」先生辨着滋味說，「又香又甜，你們也嘗一嘗。」

這味道像夾沙麵包，又酥又軟，不乾不黏，一到嘴裏即便溶化。但覺得一股清香，滿口甜潤。

「噢！真好味道！」華莉亞說，「比奶油麵包還要好吃。」

「只怕是你肚子餓了的緣故，」先生取笑着說，「現在正是吃午飯的時候了。」

「不！真的很好。」華莉亞說。

「這到底是什麼？」卡里克滿口含着麵包問

「是用蜜攪拌的花粉啊。」先生說。

「怎麼會落在這井裏的？」

先生把那有彈性的包皮似的卵從地面拾起來，放在掌上說：

「這麵包是爲了這卵內的幼蟲而預備的。將麵包和卵一起放在這裏的就是名爲『安特萊那』的地下蜂。」

「那蜂如果真在地下，」華莉亞說，「那末我們就得立刻逃走。」
先生笑起來。

「『安特萊那』的稱爲地下蜂，」先生說，「只因爲牠在地下作窠，牠自身卻住在有蜻蜓，蒼蠅，蚊子居住的地方。也有在地面上腐爛的斷樹幹中作窠的，但大多數是在地中。」

先生又對卡里克和華莉亞解說卵怎樣的孵出幼蟲來，怎樣的吃那預備好的麵包，又怎樣變成有翅膀的地下蜂。他說：

「那種麵包，牠們的窠中總有好幾個，要吃就可以去拿。」
孩子們笑了。

「我們現在已被困住了啊，」卡里克說。「假使不再吃麵包……趁那『安特勒胡那』蜂沒回來以前，逃出去好嗎？」

「你不該說『安特勒胡那』，應該說『安特萊那』，」先生改正了卡里克的錯誤，繼續說：「地下蜂出去尋窠，在窠中產卵，替小孩子們預備好了食餌以後，就不再回來了。因爲牠要做的事情都做完畢了。……可是我們也不必久留在這裏。你們肚子都飽了，趁着精神飽滿，我們正好走路。」

先生靠近傾斜的牆壁，雙手抓住植物的根，爬了上去。孩子們也像猴子一般

敏捷地跟在後面，一步步的往上爬，有時也休息一會。

先生最早來到洞口，洞口又熱又明亮。

「噯！」先生呼吸急促地說，「快上來……你們年輕人……應該比我上了年紀的人快些呀。」

先生把身體伏在洞口，手往下伸，說：「我來拖你們上來。」

但是，卡里克還沒拉住先生的手，只見先生身體突然像氣球一般，飛騰上去，從井口可以望見他的兩腳高高的懸在空中，一下子就消失了。

卡里克嚇得兩手緊緊的抓住牆壁，叫着「唉！唉！」

「爲什麼？」華莉亞問。

「鳥把先生捉去了！」卡里克細聲說，「生着很大的翅膀的鳥……」

華莉亞顫抖着說：「哥哥，你看到嗎？」

「翅膀也看到，……像風帆一般大……」

孩子們面面相覷，華莉亞含着眼淚說：

「唉！先生，您不能掙脫嗎！」說着，嗚嗚地哭了。

「不要哭，華莉亞。自然會掙脫的。」卡里克安慰着妹妹，一邊把頭伸到洞外面，大聲地叫着先生。

可是沒有回答。

華莉亞捏緊拳頭表示決心說：「快出去。」

「對！」卡里克也贊成。

孩子們互相幫助着爬出了洞口，又立在「金黃色的維蘇威火山」頂上。只見遠遠的地上，那盛蛋和蛋殼餐具的旅行袋在滾動。前面是山巒起伏的黃色沙漠，後面像綠海一般，就是早上他們走過的草叢。左右兩方卻一片湖光水色，岸上長着高大的蘆葦叢林。可是先生在哪裏呢，始終沒有看到。

「先生在哪裏呀？」華莉亞狂叫着，側耳聽聽，依然沒有回音。

「先生呵！」

可是回答他們的，只有山頂上淒淒的風聲和往山後消失的回聲。

「我們同時叫喊，」卡里克說。

兄妹兩人拍着手，齊聲叫喊：

「噯！啊！呔！啾！」

「噯啾！啾啾！」遠遠的聽到回答，立刻消失了，卻只是回聲。

華莉亞簌簌的流着眼淚，兩手捧着臉，又嗚嗚的哭了。

那時他們頭上呼呼的一陣旋風，把華莉亞吹倒了，在尖石上面打滾。等站了

起來四面一看，立在山頂的卡里克也不見了。

「哥哥！」華莉亞吃驚的叫，「你躲在哪裏，爲什麼嚇我呀？」
從高高的雲端，傳來一個細弱的聲音：

「華——莉——亞！」

逃出蜈蚣的窠

華莉亞獨個兒在斜坡上徘徊，一忽兒跑下山去，一忽兒又回到山頂，看看暗黑的深井。

「哥哥！先生！」華莉亞叫着。

依然沒有回答。

「到哪裏去了啊？」華莉亞悽悽惶惶地說。這可憐的女孩已經精疲力盡了，她坐在灼熱的石上，抱頭痛哭起來。

透過淚珠，她瞧見一隻巨大的生有翅膀的怪物，屢次在她身旁掠過，打着迴旋，牠的兩隻翅膀捲起可怕的旋風。華莉亞把頭縮緊了，身體顫抖着伏在地上，她看到有不少怪物正在她頭上飛旋。

那班怪物忽然飛昇，忽又穿空而下，收斂起透明的翅膀，曲屈着有條紋的身體，顛頭地在砂上爬着。一會兒不知牠攫住了什麼，再往上飛去。其中一隻鼓着翅膀，爬到華莉亞旁邊，突然猛烈地向華莉亞撞過來，華莉亞就從石上跌在地上，那怪物卻瞪着眼珠，在旁邊看守着她。

華莉亞屏住了呼吸，那怪物便向遠方慢慢地爬去。可是華莉亞身體略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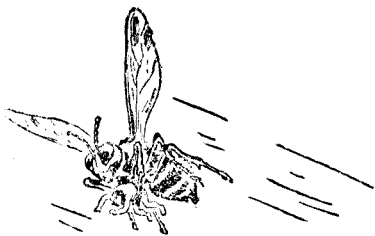
動，牠便又立刻飛過來，站住在她面前，掀動着生在頭上的長鬚。

華莉亞嚇得不敢透氣，只張大着眼睛，看那長鬚。隔了好一會，華莉亞輕輕地呼吸，那怪物又漸漸地爬開去了。

華莉亞跳了起來，身體抖個不住，她慘叫着向山腳下跑去。可是她的身體早給有黏性的毛腳抱住，只覺得一枚銳利的針，穿過蜘蛛絲的上裝，刺在背上，她來不及叫痛，頭上早展開巨大的翅膀，她的身體也浮在空中了。

強有力的腳把華莉亞緊緊摟着，那怪物的忽而膨大忽而縮小的毛鬚的肚子靠住華莉亞的背。華莉亞想轉過頭來看看抓住她的怪物到底是什麼形狀，可是身體稍稍一動，怪物的腳就像老虎鉗一樣，愈加夾得緊了。

華莉亞忍不住痛，呻吟地叫着救命。可是呼呼的風聲，把她的叫聲全掩沒



了。

綠色的草地和森林在向後流動，江河和湖面在地面上發光，黃色的砂地無限地伸展着。華莉亞已經從先生和卡里克所在的井邊，愈飛愈遠了。

這可怕的有翅膀的怪物，要把華莉亞帶到哪裏去呢？現在她只有一個人了，即使逃得性命，在這蒼鬱的草叢中如何好呢？還能有回家的希望嗎？什麼時候才能再回到原來的大世界去呢？

華莉亞想起了，她變過頭來，對正那強有力的腳拚命地咬。可是怪物的腳竟像磨光的樹木一般又硬又滑，咬不進去。那有黏性的鉗反而更加用力了。她知道和怪物鬪爭是勞而無功的，怪物很容易把自己像蒼蠅般的砸死。

「被殺死了吧，」華莉亞啜泣着說，「死了誰也不會知道。」

她想到自己遭遇的淒慘，竟自哭泣不休。可是眼淚也沒有，她開始拚命地叫喊：

「放了我吧！我有什麼罪愆？我也不想報復！放了吧，放了我吧！」

可是有翅膀的怪物只顧往前飛去。翅膀振動着，像工廠中的機器一般發出巨大的聲音。

忽然那怪物把翅膀振動着直向下降，最後把華莉亞往一個暗穴中塞了進去。

華莉亞覺得頭在什麼堅硬的東西上面一撞，一個倒栽，直往下滾去。

華莉亞驚嚇得閉住了眼睛。她正想定一定神，突然覺得又有什麼怪物的腳把自己捉住了。

「啊呀！」華莉亞手打腳踢的叫起來，身體顫慄着，她睜開眼睛一看，原來拉住她的是愛諾托夫先生的手。

「先……生？」華莉亞禁不住叫了。

「是我，華莉亞，」先生把華莉亞拉到傾斜的地面上，溫和地說。

「我也在這裏，」這是卡里克的聲音。

「哎喲！……究竟這是什麼地方？」華莉亞問。

「過後便知，」先生說，「我們都在一起……這個便是最重要的。」

華莉亞不知從何說起，只看着周圍的一切。在陰暗中，只看到滑潤的牆壁，這壁傾斜着伸到上方。兩面沒有屋頂，陽光從上面廣大的圓洞裏透進來，形成一條條的光帶，有塵埃在光帶中飄浮着。

先生和孩子們又被拘留在牢獄裏了。這牢獄是長壺形的，斜側着，像有什麼牽引着懸掛在空中。華莉亞看看暗壁，又看看卡里克和先生。

先生和卡里克怎麼會落在這個地方的？誰把他們關在這大壺裏呢？是不是和

帶華莉亞來的同樣的怪物呢？

華莉亞不斷地問着，先生攔了她：

「以後再說……以後！」先生皺着眉說：「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不逃出去，準會被殺死的……你們快逃。」

先生首先沿着峻嶲的牆壁向上爬，孩子們在後面跟着。

爬這牆壁非常困難，手腳像爬在冰上一樣的滑。先生將近壺口，手一滑，腳一溜，連孩子們一同又跌了下來。

「不行！」先生站起來說：「再試一試。」

三個人又往上爬，仍然又落了下來。

「再來一次！」

他們一連爬了好幾次，始終沒有達到目的。

「爬不出去了！」華莉亞悲傷地說。

「不要作聲！」先生叱着，打量着壺口到壺底的距離，再把卡里克上下打量一下，決心地說：

「好，你踏在我肩上。」

卡里克一跳，手攀住先生的頭上，就爬在肩上。

「再上去！」先生說。

卡里克雙手扶着牆壁，慢慢的把身體立直，伸開兩腳，立在先生肩上。

「現在再爬在我掌上。」先生叉着手說。

卡里克一隻腳跨在先生掌上。

「不會跌下來嗎？」先生問。

「穩得很。」

先生周身用力，「哼呵哼呵」的，把卡里克往上頂去。

「攀到了！」卡里克手攀住壺口叫喊。

「好！再上一步！」

卡里克腳跟踏在先生掌上，戰戰兢兢的伸着手。

「好！再稍上去一點。」先生激勵着。

卡里克把身子一挺，就跨上了壺口。

「好了！」先生說，「現在把華莉亞帶上去。」說着，把華莉亞從地上抱起，渡給卡里克。一面開始鬆解纏在身上的蜘蛛絲。大約解了一半，便打一個結。

「喂！接住！」先生叫着，把繩結擲給孩子們。卡里克接住，就繫在壺口突

出的部分。

「堅固得很！」卡里克歡喜地說。

先生拉着蜘蛛絲，試一試是否堅固，便用兩隻手拉住了往上爬，也到了壺口。

三個人大家只望下瞧。他們逃出來的壺是生在巨大而長着人參色的瘤的粗幹上面，這幹更分出細幹，四方伸張着，細幹又伸出一束一束綠色的槍桿，從幹和幹之間，遠遠地可以看到下方的大地。

「我們究竟被帶到什麼地方了呀？」華莉亞恐懼地看看四圍說。

先生微笑着說：「我們在極普通的松樹的樹枝上面。」

「樹枝？」華莉亞像不信任地搖搖頭，回問着。

「是。就是你常看到的松樹的樹枝。樹枝一點沒有變化，只是你的身體縮小了。」

「那麼樹枝就說是樹枝，但是我們怎樣下去呢？」華莉亞說，「沒有降落傘總不行。」

「沒有降落傘倒也無妨。」先生說着，用手拍拍自己的衣服，很樂觀地對孩子們望望。

「你們還不知道我這衣服的用意……我們這般苦惱的旅行家，連一根繩子也是很大的寶物。」說罷，又把纏在身上的銀色蠶絲開始鬆解。

「我們也把衣服解了吧？」華莉亞問。

「也要解，我的衣服怕還不夠用。」

卡里克和華莉亞也忙着工作，蠶絲一圈圈的剝下來，像繩子一樣地堆積在自已腳下。

「喂，要快要快！」先生催着，「把我們帶到這裏來的那惡賊，不久又要回來了。一回來便什麼都完了。」

「已經解下來了！」華莉亞叫。

「好！搓一根粗繩。」

「怎麼搓法？」

「很便當，就是這樣……」先生教他們搓繩的方法。

三個人一齊動手，急急的將蠶絲搓了一根繩子，再對半併起來，便成功一根粗繩。

到地面去的手續都預備好了。先生把粗繩集成一束，一端在壺的凸起部繞了幾匝，纏緊了，其餘的都往下垂。重重的繩子便穿過樹枝，慢慢地垂下。繩頭垂

到了松樹下面的樹枝。

「華莉亞先下去。」先生命令着。

「爲什麼先叫我下去？」

「這不是說閑話的時候。」先生很緊張的說。

「是……那麼……」華莉亞忙說，「我下去……」說罷，緣着粗繩，往下溜去。

「沒有什麼嗎？」先生招招手說，「到得下面，把繩頭緊緊拉住。」

「是！是……」華莉亞大聲回答。

先生和卡里克蹲着身體，注視她溜下的情形。

「很好嗎？」卡里克叫。

「很好，」華莉亞在下方答應着，聲音很小。

華莉亞從一個繩結緣到下一個繩結，已到了一半的處所，那時突然刮起一陣



風來。華莉亞身體像鐘擺一樣的搖動。她搖擺着，抱住粗繩的一個繩結，仰頭看看先生。

「快下去呀！」先生和卡里克齊聲叫喊。

華莉亞半閉着眼睛，又一結一結的往下溜。忽然覺得踏着了什麼東西。原來就是松樹下面的樹枝，比上面的樹枝更粗更大。華莉亞儘可以像人們在大路上散步一般，自由自在的在上面行走。

「下來了！」華莉亞仰面叫着。

在她頭上高高的掛着一個粗糙的壺，先生和卡里克坐在壺口沿上，在叫喊。華莉亞側耳細聽。

「把繩子緊緊拉住！」卡里克在上面叫。

華莉亞拉住繩頭，繩子振動着。卡里克在先，先生在後，他們兩個也溜下來，和華莉亞站在一起。

「此後還得當心。」先生看着下面說，「你們且看看我的信號標在哪個方向。」他自己也向左右探着，忽然叫道：

「在那邊！」

「哪裏？哪裏？」卡里克和華莉亞伸着頸子問。

通過緊密的松針的隙間，瞧見遠遠的地平線上立着懸有紅旗的竿。可是已非常小，小得像玩具船上的旗一般，可想見距離已經很遠了。

華莉亞眯着眼睛，看看信號標，再看看卡里克和先生，深深的歎了一口氣。「那邊，永遠走不到了。」華莉亞說，「走一年也不成。我們這樣小，那邊又這樣遠。」

「不！」先生說，「大概兩三個月總會走到的。」

「三個月？不是到冬天了嗎？我們還要造房子住哩……」華莉亞說。

「唉！也許這樣……不過在這裏卻沒有居住的必要，快從枝上走到松樹幹上去。」先生再向遠方眺望一次，才大踏步向前進行，孩子們跟着。他們跨上松樹上紅黑的瘤，跳過狹而又深的裂縫，就來到一個垂直的壁，這就是樹幹。

樹皮上紅褐的瘤，一層層堆積着，瘤和瘤之間，都有深的裂縫，在裂縫中還生有很多灰色的草。

「稍息一會，」先生坐下了說。「你們以後就得像螞蟻一般緣着樹幹爬下去了。」

他們看看下面，不禁毛骨悚然。

「怕得很！」華莉亞說。

「可是不能不下去。」先生說。

華莉亞用手試探紅褐的瘤，搖着頭。

「不必怕。」先生安慰着她說。「登山家能夠攀登更險峻的山，當然也下得來，在這樹上，上上下下，算不得一回事。冬季登山，往往會碰到冰河……冷風吹來，眼睛也睜不開，眼淚也會結冰，……你想可怕不可怕。想到那種情形，這種松樹的額非爾士峯，算得上什麼呢。」

「是，我下去。」華莉亞憂愁地歎氣說。

「自然非下去不可！」卡里克說，「不緣着樹幹下去，沒有別的路了。」

先生把衣裳的剩餘蠶絲，再作一根繩子，一端遞給華莉亞，說：

「現在你最先下去，把這繩纏在腰上，緊握着，其次卡里克，最後我下來。」

先生把繩子打一個環，套在卡里克肩上，說：

「把手臂伸出去……這樣。」

卡里克把臂伸進繩環，把那繩結套在腰間，緊縛着。

先生說一聲好，旅行者便開始緣樹而下。華莉亞拉住繩子，用腳試探着下方，手攀着樹皮突出處叫道：

「等一會！把繩子鬆一鬆。」

繩鬆了，卡里克接着下去，先生在上方踏住腳，兩手緊緊的拉着繩，等待着，注視孩子們的一舉一動。他看到他們在第二個立腳點立定以後，就把繩子投給孩子們，自己也抓住突出的地方，審慎地往下爬。

三個人已經過了危險路程的一半。大地一步步地接近了，已經看得出草樹的多節的樹幹。

「別大意！」先生說，「到着地面，也許要三個鐘頭。」

三個人覺得疲倦已極。他們的肩膀，膝蓋，都擦傷了，累得話也不願說了。看樣子不能不休息一會。他們便在一處比較廣大的立足地上停住了。

「休息一會兒！」先生坐下來，命令着說。他苦苦地呼吸着，拭着汗。孩子們坐在斷崖上面，把腳垂着，都不說話。

華莉亞突然跳起來，舉起手來：

「咳！那是什麼？」

「哪個？」先生站起來問。只見一隻蓋着剛毛的大頭的怪物，腳像有黏力般的，慢慢的爬上來。牠扭擺着毛毯毯的長身子，伸縮着很多的腳，走在樹皮上。在牠後面，又接二連三的出現。

「不要怕！」先生在樹皮的凸出處坐下了說，「這是松姑蜥的幼蟲，對我們

沒有損害的。」

「可是可怕得很！」華莉亞低聲說。

「太沒膽量了！」卡里克說，「先生說沒有危險，準沒有危險……牠們吃什麼呢？」卡里克問先生。

「青松葉和柔軟的嫩芽。」先生答，「華莉亞，牠們是吃素的。用手摸摸牠們也無妨。」

可是華莉亞避得遠遠的以防萬一。先生微笑着走近華莉亞，拍拍她的肩膀說：

「實在用不到怕。牠們馬上要爬走了。牠們看不到我們，只着眼在松葉和嫩芽，我很熟悉牠們的性情，任何書本都載得有。」

「書裏怎樣說？」華莉亞驚訝地問。

「你覺得奇怪嗎？」先生聳一聳肩說，「這些幼蟲，也可以說是森林的蝗蟲，數也數不清。蝗蟲害穀物，牠們害針葉樹的森林。被松姑蜥羣通過的森林，我也見過，這班貪食者經過以後，森林都變成光幹，幾十公里之內，看不到一株青樹，只見裸着的樹枝參差交叉而已。」

先生說時，像看見了最要好的友人一般，用手指着上空，微笑說：

「那是松載蜂，也來了，也來了！」

「哪裏？什麼？」孩子們仰着頭。

只見一羣巨大的動物，狹長的身體，長着長而透明的翅膀，趁着風飄下來，靜靜地飛在松蝻的上面。

「蚊子啊！」華莉亞叫。

「是松載蜂！」先生說。「是森林和原野的朋友。你們看着，將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們能夠看到這個，連學者們也要羨慕哩。看啊！這一隻！」先生數着：「又來了！兩隻！哈！有趣得很，三隻！你們仔細看呀！」

有翅膀的動物，像鷹鷂攫取獵物一般，都落了下來騎在幼蟲背上。

「哈哈！騎着呢！」華莉亞快樂地笑了。

這很像馬戲團的把戲，和狗騎着馬走，鼠跳在貓的背上一樣希奇。孩子們高興的拍着手。忽然華莉亞把手垂下，看着先生遲疑地問：

「那……松載蜂……究竟在做什麼？」

只見那些松載蜂挺起了肚子，伸出銳利的劍，盡力的在松蝻背上刺，不一會就飛去了。

「是在鬪爭！」華莉亞說。「不是乘騎，是在鬪爭！」

「也不是鬪爭，也不是乘騎。」先生答。「松載蜂把尖銳的產卵管刺入松蝻的幼蟲，在牠的皮下產卵，不久以後，卵孵出了松載蜂的幼蟲，就把松蝻的幼蟲殺掉……在未變成松蝻的蛾以前把幼蟲吃去……唉！你們沒有知道，假如沒有松載蜂，森林就要被松蝻吃完了。有了松載蜂，松蝻才不致繁殖。所以牠們可以說是我們森林最好的看守者。」

「那末松載蜂能用人工培植嗎？」卡里克問。

「松載蜂嗎？也可以。」先生說。

「爲什麼不這樣呢？」

「實驗過的，但都失敗了。」先生答，「因爲別的蜂又在松載蜂的幼蟲身上產卵，卵雖非常小，卻把松載蜂殺死了。」

「有這種寄生蟲嗎？人類沒法消滅這種小東西嗎？」

「能……對這種小東西，仍然有一種蜂是牠們的敵人，又是小東西。」

「這就有辦法了。」卡里克說，「把牠們繁殖起來就好。」

「對，確實如此。」先生贊成着說，「可是總不行，因爲對於這小小的益蟲，仍然有另一種蜂產卵在牠們的幼蟲身上。」

卡里克有點弄不清楚，只搔着頭皮說：

「怎末的……有始必有終。現在只有始，那終局不知道在哪裏，這好像神話中的白牛一樣。」

「是呀。」先生攔着說，「有時你也看到終局，以為這動物或他種動物的事完全明白了。可是更深一層，更努力一下，鑽入事物的本性之中，你才覺得你手裏所抓住的不是終局，而是更新穎的更加引人興味的一種研究的開端。」

先生似乎忘卻了身在樹皮上一個小小立足場所，他熱心解說，有時不自覺地跳了起來。他對孩子們說，學者是應該每天到陌生的地方去旅行的，一步進一步像哥倫布發見新大陸一樣。

樹皮上，松蝱在繼續爬行。甲蟲般的動物從樹上下來，像來迎接什麼人一般。松樹上有生着翅膀的動物在飛旋。

那些爬動着的松蝱無意地衝撞着先生，大而黑的甲蟲也已經把先生稍稍地拉至後方。可是先生只在出神地講說……

先生的講演有一直繼續到晚上的趨勢。不料這時候來了一隻長有翅膀的可怕的東西，像石子一般落在先生貼近，翅膀一閃，挺起肚子，伸出又長又尖銳的劍往先生近旁的樹皮刺進去，劍便沒進樹皮的深處。

孩子們來不及叫喊，那動物已拔出劍來飛走了。

着。卡里克和華莉亞驚嚇得臉色變成蒼白，把身體靠在松樹幹上，不住地喘息。

「哎喲。」先生立起身來，「不能再說下去了。在天黑以前，我們必須回到地面上。」

先生看看卡里克和華莉亞說：

「沒有什麼，那動物是普通卵蜂科的昆蟲。」

「在樹皮中產卵嗎？」

「不是樹皮，」先生說，「是產在松樹害蟲的幼蟲身上。」

「幼蟲嗎？」卡里克四圍看看：「在哪裏？」

「在樹皮下面。」

「先生怎末看到的？」

「我也沒看到。不過在這樹皮下面，必定住得有鐵砲蟲或別種蟲的幼蟲。」

「那末，卵蜂能看到樹皮下面嗎？」

「不，牠們也看不到，卻感覺得到。……可是我們也不會明白是爲什麼。我們對於昆蟲的生活和習慣還不會完全知道，對這種可驚異的動物的生活，我們還完全不瞭解。譬如昆蟲的觸鬚有什麼必要，也沒有明白。」

先生站起來，把繩的一端纏在手上。

「喂！你們起來，」先生說，「出發吧！」

他們再踏着樹皮的瘤，開始冒險下降。

先生和孩子們時時選擇可以休息的立足場，話也不說，就坐在上面休息。

他們撫摩着疲勞的手腳，時時調查着繩子是否堅牢，有沒有拉斷的危險。一會又站起來，一會又像山羊般蹲着，一程又一程地往下爬下去。

將近地面的時候，他們又休息了一會，剛要再走，卻突然聽到頭上有巨大的翅膀振動的聲音。

先生睜眼一看，臉色立刻變成蒼白，他趕忙拉着孩子們，躲進樹皮的裂縫之中。

「別作聲！」先生說。

一隻細腰長身的動物，展開透明的翅膀飛近來了，牠遍身像披着虎皮一般，有黃色和黑色的條紋，腹下還捉住了一條蛇一般的蜷曲的東西。

「這是蜈蚣。」先生輕輕地說。

那蜂飛到了先生和孩子們剛才逃出的壺口上，把獵物投進以後，自己也就進去了。

「把我們帶來的就是牠嗎？」華莉亞問。

「正是，」先生答，「牠把我們當作青蟲了，此後看牠怎樣！」

蜂從壺中爬出來，直往下飛，一會兒又騰聲飛上去。牠在旅行者旁邊像旋風般吹了一陣以後，打一個迴旋，又飛到壺上。在壺口周圍很快的爬動，敏捷地搖動着腳，再把頭叩着壺口的邊緣，就飛去了。

旅行者看到壺的入口已被灰色的東西緊緊塞住了，正中是一塊大的尖角石子像瓶塞一般的一半露出在外面。

「看見嗎？」先生說，「牠把自己的壺蓋上了。我們如不逃出，就得禁錮在裏面餓死。」

「不能打破那牆壁嗎？」

「不能！那蜂用灰塵和自己的唾液和成堅固的水泥，連大人也不容易破壞它哩。」

「可是我有不懂的地方……」卡里克說，「牠把我們捉來，押在壺中，究竟爲的什麼？爲什麼不吃我們？」

「牠不是爲了自己的吃而把我們捉來的。」先生說。「這蝶蠶是吃蜜和花粉的。青蟲卻是爲牠的孩子才捉來的。所以並不殺死，只用針一刺使牠氣絕，禁閉

在裏面……猶如做一個活青蟲的罐頭食品。」

「那麼牠爲什麼不也把我們弄死呢？」華莉亞問。

「這也不懂。」先生聳聳肩說。「完全不懂……大概因爲牠的針穿不過我們的蠶絲衣服，或者牠的毒對我們不發生效用也未可知。可是這全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而且是否牠把我們誤作青蟲，我也不能確定。牠往常是決沒有錯誤的。……在學問上，這真是一個謎。」

「誰給牠造那樣的壺呢？」華莉亞問。

「自己造的，」先生答。「就是用塵埃和自己的唾液作的。……牠把幼蟲藏在裏面，只怕有誰吃去牠們或弄死牠們。牠給幼蟲先預備好必要的食物，幼蟲從卵裏面孵出來，就在青蟲上面開始大吃，一連幾個星期。可是青蟲很奇怪，始終活着，肉也不爛。……最初幾天只吸青蟲的血，其次吃脂肪，最後吃筋。……青蟲雖然沒有了血，沒有了脂肪，沒有了筋，仍然不死，肉也依然新鮮。等剩餘的都吃完了，幼蟲就變成蛹。經過若干時候，從繭中飛出雌的或雄的蝶來。……從我們進去的壺中出來的，一定是雄的……」

「怎末知道是雄呢？」

「知道。」先生說。「蝶不是把我們三人和一隻青蟲關進壺中去嗎？四隻

青蟲，正是爲雄的而預備的食料。要是雌的，就需要十隻青蟲。這是當然的事，因爲雌的比雄的大，食料自然要多。」

「那末，牠能數十個數目嗎？」華莉亞問。

「我想蠅蠃不會懂得數目，」先生微笑着說，「我們逃出之後，牠不是進壺中去了嗎？」

「是，進去了一次。」

「牠進去是爲產卵。那時壺中青蟲已不是四隻，而只有一隻，牠應該知道。可是牠並不想再去捉三隻來補充，就把壺口封閉起來，那幼蟲自然不得活了。」

先生從裂縫中出來，向兩邊瞻望。又說：

「牠不知飛到哪裏去了，你們可以安心出來。」

旅行者不久便平安的落在地上。但見前面橫着一片沙漠，左邊較遠處卻是青的草樹之林。森林中伸出一根懸着小紅旗的信號標，像稻幹一般。他們就此出發了。

沙地，森林，山丘都逐一步行過去，他們穿越深谷，渡過河流，直向前進。天色已近黃昏，他們疲勞已極，肚子也餓了，又恰正來到一條湍急的河邊，他們三人便站住了。要游過這條河，孩子們的力量已不夠了。

華莉亞橫臥在岸上說：

「不能再走了！」

太陽落山了，空中也暗淡起來。紫紅色的雲鋪在森林上空，小鳥成羣的叫着，飛着，跳着。

「那麼，」先生說，「今夜就在這裏睡吧。」

「這河岸上嗎？」

「哪裏有洞穴，我們不妨探尋一下。」

在探尋的當兒，卡里克先看到一個巨大的肉桂色的球，球的下面有一個黑暗的圓洞。卡里克仔細瞧着洞內叫喊：

「到這裏來！這裏有房子！」

先生來到球的近旁，向四面觀看，想了一會說：

「胡桃的空殼。是象鼻蟲吃了胡桃以後丟下來的。你們進去，這旅館還不壞。」

天色黑暗了。疲勞的孩子們眼睛也懶得張開，他們腳覺到酸疼，立刻就鑽入胡桃洞中，倒在裏面，像死一般的睡去。

可是先生舒一口氣，在胡桃的周圍慢慢踱着。因為入口太狹，他只伸得進一

個頭，肩膀以下就無法進去。

「太不顧別人了！」先生肚裏咕嚕着，再向胡桃中窺視一會，只聽得孩子們已呼呼睡去，才自去找尋息宿的處所。

在胡桃殼的附近，先生找到了一個空蝸牛殼。他才吐了一口氣，鑽進裏面。蝸牛殼裏雖然很冷，可是在長途跋涉之後，先生疲倦已極，也不再嫌比了，他把拳頭捏着，墊在頭下面，伸展着身體，也就沈入睡鄉。

半夜時分，空中像有嗚嗚的聲音，先生在夢中聽到，只以為是風聲，也不去理會。有時爲了寒冷，偶然睜眼一看，但見空中黑雲密布，月亮隱沒了。他只蜷縮着身體，翻一個身又睡去了。

外面有強烈的風吹着。塵埃草莖和花瓣在空中婆婆飛舞，向四面散去。胡桃殼在搖撼着，不一會被一陣狂風吹得打滾，就往河邊滾去。又一陣風把那胡桃殼吹入水中，於是胡桃殼隨波浮沈，直向河中流去。

孩子們在夢中覺到屋宇似在搖動，好像睡在搖籃中一般，他們只互相摟抱住了，臉上浮起笑容，依然睡着了。河水送着胡桃，把孩子們往下游沖去，又遠遠的和先生離開了。

月亮從雲中露出來，照在河面上，河面像鋪上一層銀色的鱗。月光也照在岸

上的蝸牛殼上，那是先生正在鼾聲大作的旅舍。風不絕的唿哨，草樹的影子在河岸上不停地搖幌。暗黑的胡桃殼，像行在銀色的路上一般，不停地前進，不久便在黑暗的河流的彎曲處消失了。

芬芳的囚籠

天明以前，風更強烈。胡桃殼在波浪中盪漾，一忽兒高高的浮起來，一忽兒又沈在白色的泡沫中。寒冷的水沫飛進殼來，落在卡里克和華莉亞的身上。他們用手抹一抹臉，像感到不舒服的樣子，轉一個側，退進一些，繼續睡去。他們實在太疲倦了，即使睡在冰塊上，也不會覺到怎樣的。

激流戲弄着胡桃殼，胡桃殼搖擺着，傾側着，在旋渦中打滾，把卡里克掀起來，滾過華莉亞身上，砰的一聲，頭在壁上碰了一下。

「怎末啦？」卡里克叫着，想跳起來，可是胡桃殼又激烈動盪起來，把他滾落地上。他攀着胡桃殼凹凹凸凸的牆壁，好容易立起身來，大聲嘶喊：

「華莉亞！不得了！起來！誰把我們的胡桃殼推走哩！」

華莉亞睜開睡眼，驚愕地看着卡里克。

「又是哪個惡賊在捉弄我們？快叫先生起來……先生！」華莉亞跳起來說。可是腳下的地板在動，華莉亞向壁一碰，又和卡里克撞個滿懷，兩個人一起滾落在凹凸不平的地板上面。

四周漆黑，只從上面一個圓形入口透進來一點不十分明亮的曙光。卡里克緣着胡桃壁，爬到入口，伸出頭去，劈面就受了波浪的打擊。風嗚嗚地在頭上吹響，到處都是波濤洶湧，像在沸騰的鍋中一般。卡里克叫道：

「華莉亞！快！你看！我們在被水沖走哩！」

華莉亞也來到入口，雙手攀住邊緣。

「真的！」華莉亞吃驚似的說，「不知要滾到哪裏去了！」

孩子們的身體像飄浮在大洋中，儘自搖盪着。華莉亞看看四圍，再望望卡里克說：

「先生在哪裏？」

「不知道……大概總在附近吧……」卡里克含糊地回答。

「附近……說什麼？我們不是在胡桃殼裏面嗎？你想一想，哥哥？四周只有水呀。」

孩子們又被波浪猛推了一下，從窗口跌下來，倒在地板上，團團的轉。他們都倒下了。

風在怒吼着，向岸上吹去，四面都聽到吼聲，波浪從窗口侵入，冷水潑在孩子們身上，他們從頭到腳都溼透了。他們只覺得冷，於是互相摟緊了坐在地上，

恐怖地望着圓窗。但見暗淡的空中，有黑雲在飛走。在胡桃殼打橫的時候，窗口前面水泡飛揚，在激烈搖擺的時候，那黑雲就飛得更快，蒼白的月光，一閃一閃的射進窗口來。他們每被沖激一次，連什麼方向都辨不清楚。華莉亞只緊靠在卡里克身旁。可憐兩個孩子什麼也不清楚。他們不知道先生在什麼地方，胡桃殼怎樣會落入水中的，水要把他們運到什麼地方去。

胡桃殼升到山一樣高的浪頂，忽又跌入波谷的深底，一直向前流去。

不久以後，風平浪靜了，胡桃殼也不再上下跳盪，只像搖籃一般穩穩地搖動。孩子們才站了起來。

「風靜了，」卡里克說着，再走到窗口去眺望。只見已到了草木森森的岸邊，水波拍着岸輕輕的發出拍拍的聲音。不一會，黑色的泥塊，像壁一樣遮住了窗口，水岸已近在咫尺，胡桃殼在這陌生的港口停泊了。

「畢竟到了哪裏了呢？」華莉亞輕輕的說。

「就此出去吧。」卡里克手攀住窗緣，命令着說。

兄妹兩人就互相幫助着，從胡桃殼爬出，跳上岸去。

是一個清早。在黎明前的薄暗之中，靜靜地矗立着一帶丘陵，看去有點悽

慘。遠遠的地平線上，射過蒼微色的光來。平靜的河水中，那黑而濡溼的胡桃殼在輕輕地浮動。

河水汨汨的流着，微波載着枯枝，花瓣和木片，輕微的衝撞胡桃殼，推向岸邊。

孩子們走上小丘，因為寒冷，他們把身子縮成一團，兩個人面面相覷，都很困惑的樣子。

到哪裏去呢？怎麼樣才好？先生要是在旁邊，那就好多了。

「我們往哪邊走呢？」華莉亞歎息着說。

「我們來找一下吧！」卡里克決心地說：「先生也許在這邊，在附近的地方……」

卡里克把手掌圍成個喇叭，罩在嘴上，盡力叫喊：「先生！」

孩子們側耳細聽，只有樹葉在簌簌的響。

是足音嗎？不是，是風，風在把樹葉吹響。

華莉亞又歎了一口氣說：「再尋尋看，我想先生不會丟棄我們。」

卡里克攜了華莉亞的手，沿着河邊走，走五六步，便立定了腳大聲地呼喊：

「喂！啊！」

可是始終聽不到先生的回應。

「喂！華莉亞，」卡里克說，「我沿着河邊走，你往那面去，那丘陵對面不是有一個草叢嗎？你到那草叢一邊叫喊，要喊得響。我先喊，再你喊，再我喊，在後再由你喊，懂嗎？」

「好！」

「只是不許走得太遠，你要隨時留意着走。」

卡里克和華莉亞就分頭尋探。走一會，喊一會，再向前行去。華莉亞已來到草叢的一邊。

草叢中很是黑暗，黑而多節的樹木，伸着歪曲的樹枝，闊幅的葉子倒垂在地面上。

「喂！華莉亞！」從河邊傳來卡里克的叫聲。

「喂！」華莉亞答，「在這裏！到了草叢了。」

華莉亞走近暗而多枝的樹木，聞着一股沁人脾胃的香氣，從樹木放射出來。這氣味像杏仁和雞蛋製成的餅乾一般。華莉亞就想到今天早上還沒有吃過東西。她心想：「這樣可口的香味到底是什麼，必須找一下看，」於是就爬上樹去。

「喂！哥哥！」華莉亞叫喊，「我爬到樹上去，在樹上喊，好嗎？」

「那也好。爬上了樹要賊得更響，我也就來了。」卡里克回答。

華莉亞手攀着濡溼凜滑的樹枝像猴子般爬上樹去。她撥開從樹幹垂下來的闊葉子，越爬越高，頭時時朝上探看。

在她頭上有一個大碗般的東西，她就爬在近旁用手探摸着碗的內壁，裏面潮滋滋的像是有彈力的橡皮製的，她再把頭伸進去看，只見許多棉毛的球在眼前搖幌，各有一根長而粗的竿子從碗底長出來把球支持着。強烈的香味，便是從這些球中放出來的。

華莉亞心想有這樣現成的食物擺在眼前，不吃也太傻了。她使用臂肘撐住身體，像跨在籬笆上一般，騎在花瓣的邊緣上。香味刺鼻的球就在近邊，她用手拉住了，想把它摘下來。可是球生得異常堅牢，怎樣拉也拉不下來。再盡力的拉，卻覺得自己騎着的花瓣，已在搖動，使她身體失了平衡，她心裏想萬一跌了下去，那還了得，她就将球放了，緊緊的抱住花瓣。

球彈回去，在對面的碗邊一碰，又彈到華莉亞面前。

那時，華莉亞更用力地想把球摘下來，於是整個的碗激烈搖動起來，球從竿上一摘下來，華莉亞和那摘下的球就一同跌入碗底。

華莉亞捧住了球跳了起來，四面一看，知道這是一朵巨大的花的花心。周圍

都是潮陰陰的花瓣，作成一個圓形的碗。穿過暗淡的花瓣的隙縫，依稀地映射着薔薇色的晨光。

遠處有鳥在鳴，下方的草叢中聽到喳喳喳喳的聲音，像有人在輕快地跑動。華莉亞暗忖：「還是下去吧。」

華莉亞把那芬芳的球緊抱懷中，在碗樣的花中走了一周，她看到花瓣和花瓣之間有隙縫，便想從隙縫間鑽出去，可是隙縫太狹了，鑽不出。她又想從竿子上爬上去，可是手才捧住竿，那碗壁就像活的一般，相互接近攏來。巨大的花瓣就把華莉亞包在裏面，花中完全變成黑暗。

華莉亞想分開花瓣，從花中鑽出去，可是不行，花瓣緊緊的合住，不讓華莉亞逃出這個芬芳的牢獄。

「哥哥！哥哥……哥！」華莉亞吃驚地叫喊，「快！來！到這裏來！」她叫得聲嘶力竭，這聲音卻不容易通過厚實的花瓣，正像被棉被蒙着在叫喊一般。卡里克依稀地聽到遠遠的有幽靈一般的聲音在叫。他站住了聽，似乎聽得在丘陵後面先生的叫聲。

「噯！」卡里克喜悅地喊，「先生：看到我們了嗎？」他跑上丘陵，再用手圈成喇叭，罩在嘴上叫：

「在這裏！我們在這裏！」

只有鳥在什麼地方叫着，像回答卡里克。

河流沿着丘陵的山麓流行。波浪衝激着岸邊，拍拍的響。

「先生在哪裏叫呀？」卡里克想「右邊呢左邊？」他立定了一會又大聲叫，可是誰也沒有回音。

卡里克皺着眉說：「哎喲，這聲音不知從哪兒來的。」

他面對着華莉亞進去的暗林一方大聲地叫：「華莉亞！聽見沒有？先生在叫我們呢？你沒聽到嗎？」

可是現在華莉亞也沒有回答了。

「總不至於連華莉亞也這樣快的迷了路吧！」卡里克忖着，又大聲叫喊：

「華莉亞！」

華莉亞像石子落入水中了。卡里克顫抖着身體，呆呆的站着又叫：

「華——莉——亞！」

華莉亞依然不應。

「她說在樹上等的，到哪裏去了呢？……不中用的東西，連自己也給困住了嗎？」

卡里克急忙走近樹木，擡起頭來望望那蒼鬱的樹頂。朝風在靜靜地搖撼着寬闊的樹葉，葉叢中只看到大而黃色的球。並沒有華莉亞在樹上。

「到哪裏去了啊？」卡里克迷惑了。

大聲地叫了好幾次，聽到的回音，卻只有蕭蕭的風聲。他咬着嘴唇站着，心中暗忖：

「華莉亞決不會跑得過遠。那麼誰把她捉住了，帶走了……吃了也未可知。」卡里克一想，不禁顫慄起來。

「要是先生在這兒，那一定可以找到華莉亞的。」卡里克細心地向四周察看，丘陵沈靜的橫臥着，一片蒼空接着一片死一般的沙地，近處的小丘上面，萎縮而赤裸的樹木陰鬱地矗立着。一隻巨大的甲蟲般的動物振着翅膀撞擊着樹木，不知往何方飛去。四周的情況，都不曾看到過，煞是可怕。卡里克突然像受了打擊一般，大叫一聲，也不顧道路的崎嶇，只向前奔跑。



卻說在天將明的時候，先生禁不住寒冷，醒了過來，把身體靠近牆壁，卻立刻又縮攏了。那蝸牛殼像冰一般的寒冷，睡在這樣的冰窟中，總是不行的，他爬出殼去，爲了想使身體溫暖一些，他就跑動起來。

月亮還掛在天空。寒風把沙礫吹起來，石子打在先生臉上，背脊上，手上，腳上，打得他很痛。

「天還沒亮呵，」先生說：「孩子們睡在溫暖的地方，讓他們多睡一會也好。」他想去看看孩子們在胡桃殼中睡得可好，是否還舒適地睡着。於是冒着寒風往河邊行去。

青色的月光，照在光禿禿的小丘上，小丘上只有一株枯槁的樹木。先生就跑到小丘，慌忙向四處找。可是什麼也沒有了。

乾枯而歪斜的樹木，抖縮着萎癟的葉子，發出哀怨的調子。濃暗的樹影，悽惻地橫倒在地面上。

「奇怪……真奇怪……」先生說。

先生記得很清楚，這地方有一個很大的胡桃殼，而且那球形的殼還在地面上印着一個圓形的淺穴。淺穴確在此地，那是毫無疑問。先生俯身地上，仔細地探

大了眼仔細地看，自言自語地說：「那不是孩子們在游泳嗎？」於是他就跳進河裏。水深到先生的腰際。那些東西漸漸漂到身旁了，原來是一枝光滑的枝幹。

「啊！」先生若有所得的喊了一聲，忽又向前跑。

河在濃暗的丘陵間穿過去，忽然廣闊起來，明亮起來，先生用手撥開潮溼的樹枝，從森林中跑出來，突然站住了。

「孩子們！」

原來在月光照着的河面上，他看到卡里克和華莉亞正在浮動。

「啊！孩子們！」先生細聲地說。

在遠遠的河中心，浮着卡里克，華莉亞在右邊靠岸的地方。只看見孩子們的頭，忽而沈下去，忽而又浮起來。他們都已經筋疲力盡了，不能再向前進，兀自沈到水底去了。

這真是刻不容緩，先生便跳進水裏，水流帶着先生沿着河岸流去。

「喂！」先生叫着，用手划着水，游到孩子們身旁去，距離就漸漸的接近起來。可是他所看到的，卻是一個曲成S形的身體。

「噓！這個東西！」先生失望地叫着，游回岸邊。原來在暗淡的月光下，把牠當作孩子們看的，卻是極普通的水蠅的幼蟲。這些幼蟲把牠們亂髮一般的奇異

的尾巴展開在水面上，藉着表面張力把頭向下掛着，捕食隨水流來的水中生物。牠們是用多毛的尾巴呼吸的。先生在幼年時，曾經搜集過這些幼蟲，佈置了個小小的水族館。這種幼蟲會變成有黃黑條紋的像蜜蜂般的蠅，在水族館中開花的水生植物上產卵。

先生記得書上載着用腳代耳的蟋蟀和用尾呼吸的蠅類。若在別的時候，先生就不肯放過牠們了，今天可不是這樣！

先生用腳踩着水底，走上了岸。他冷得發抖，跑了一會才暖和起來。他時時站着細聽，可是聽到的，只有他自己心臟的跳動聲音，和頭上的風聲而已。

他看見小丘邊上有件東西在浮，又跑上去仔細看，用手掌圍成個喇叭放在嘴上，又大聲叫喊：

「卡里克！華莉亞！」

仍舊沒有回音。他又走上岸，忽然想到：「乘個筏子去找找看，只要用三四根草幹編成個筏子就行了，乘了筏子可以早些追到他們。」他立即動工，一會兒，筏子完成了，他把它浮在河面上，先生乘了上去，隨着波浪漂。水面上常看到蚊蟲的卵成塊的浮着，好像小艇一樣。先生每到河流彎曲的地方，就情緒緊張起來，伸長了頸項向暗處仔細看，心裏想胡桃殼不會吹到岸邊去嗎？不會浮在靜

靜的小港裏嗎？

河流轉過一個急彎，就看到一個光禿禿的小丘。天已經亮了，月色漸漸淡下去，星像被風吹熄了一般，逐個消失。只有一枚綠色的星還在小丘的上空閃耀。

筏子被激流冲到岸邊。先生用冰冷的手撫摩着胸部。忽然他聽到丘陵背後有一種微弱的聲音。他身子打起顫來，心臟也強烈的震盪起來。

「喂！」誰在岸邊喊着。

先生在搖盪的筏子上跑來跑去，用盡力氣喊：

「卡里克！華莉亞！」

「先……生！」聲音從小丘後面傳過來。

「在這裏啊！這裏！」先生更加起勁的叫。

從小丘後面，出現了卡里克的頭和肩，確是卡里克跑來了，他惶惶惚惚地看看四周。

「在這裏！卡里克！這裏！」先生大叫。卡里克發出很焦急的啜泣聲，匆忙地跑到河邊來。

「靠岸！快靠岸！」卡里克招手叫着。

先生俯臥在筏子上，用兩手急急地划水，筏子打橫了，好像要沈下去。最後

撞在岸邊的石塊上，激起一個很大的旋渦，打起迴旋來，很快的流過卡里克的旁邊，又很快的漂了開去。

「停呀！停下來！」卡里克追上去叫。

「就停！就停！」先生兩手划得更快了。可是筏子並不聽命令。先生沒法，只得跳進水裏。

卡里克哭着，也跳下水來。

「哪裏？卡里克，你在哪裏啊？」先生把頭伸出水面叫着。

卡里克像失魂落魄地跳下水來，想走近先生身旁，直到水深到他腰際了，他才站住了，張大着口，深深呼氣，雙膝顫抖着。先生游到卡里克旁邊。

「你只一個人嗎？華莉亞呢？怎樣了？」先生看着卡里克哭喪的臉，擔心地問。

「不得了哩！」卡里克嗚咽地說，「華莉亞不見了！」

「什麼？」先生拉住卡里克的手說，「怎樣？在哪裏……怎麼會不見的？快說給我聽。」

「……我們先在胡桃殼中，被水沖下來……到了岸上，出來找尋先生，後來……」卡里克搖搖手，不說下去。

「後來怎樣？後來？」先生緊緊的問，「你與華莉亞在哪裏分別的？說呀！」

「那邊……」卡里克手指着說，「小丘後面……」

「你知道她在哪一邊嗎？」

「就此不見了。也沒有回胡桃殼旁邊去……」

「胡桃殼在哪裏？」

「後面的港口上。」

「好」先生堅決地說，「我們先到胡桃殼那兒去看一下再作計較，走吧！」
先生與卡里克上了岸，踏着冷而又溼的地面，默默地向前走。

「你引路！」先生說。

「是……」卡里克歎一口氣又啜泣了，「就是這裏……」

「不要哭吧，卡里克。只要人活着，總有方法救她的。華莉亞一定會大聲地
叫喊我們的，她也會聽到我們的叫喊。……看呀，我們一邊走一邊留心。」

遠遠的港口中，在藍色的沈靜的水面上，黑色的胡桃殼像浮艇一般搖盪着。

「那邊就是！」卡里克輕輕的說。

「啊！那邊嗎！」先生站住了問。「你知道她從那邊往哪一方走的呢？」

「知道，」卡里克說，「我沿着河岸，華莉亞在右方，……到這裏來。」

「不錯，」先生說，「那末華莉亞走的是這條路。」

先生和卡里克也走着這條路，到了草叢時，卡里克說：「華莉亞最後叫我是，是在這裏，可是後來不知去向了。」

「你聽到她怎樣叫呢？」

「她叫『喂，喂！』」卡里克含糊地答。

先生想了一會。

「你早上到這裏來看過沒有？」

「是！這草叢中我都找遍了。」

「嗯……你從右邊走，我從左邊走。」先生說，「只是不要離開這個草叢，最後仍舊回到這裏會合。走吧！」

先生和卡里克背道而行。看見洞穴，就仔細窺探，看見石子，就審察一會，看到肥厚的葉子，也從地面揭起來檢查一會，心想華莉亞不會在這裏嗎？不會在這裏睡着嗎？

卡里克喊得聲音都啞了，可是沒有用，什麼地方都沒有華莉亞。

尋了許久，兩個人仍舊回到原處，他們疲倦極了，腳也擡不起來了。兩個人話也不願意說，坐在樹底下垂着頭，看都不互相看一眼，只是靜靜的坐着。

先生的頭上，垂着掛有黃色球狀物的樹枝，映在地上的影子搖搖擺擺的。其中一個球，好像活的一樣，球壁在顫動着，在樹枝上面搖搖擺擺，正像要脫離樹枝，往地上跳下來的樣子。別的球卻都靜靜地不動。

「喂！」先生歎息着說，「再去待一會兒，你向這邊走，我往河邊去，最後，再回到這草叢裏來。懂嗎？」

「是！」卡里克悲傷地回答。

先生站起來，很快地往河邊走去。卡里克也準備向相反方向走，忽然他聽到像窒息一般的叫聲，卡里克馬上回過頭來。

「快走！」先生叱着，「不要浪費時間。」

兩人在小丘下面的沙地上再加搜尋，並且時時互相招呼着。

先生突然立定了。在草叢旁邊，他看到了一種奇怪的足跡。地面像被掘過了一樣。他認得出印在鬆脆的土塊上面的是什麼的足跡。他想一定在不久以前，就在這地方有過一回激烈的爭鬪。先生彎下腰去，仔細察看那嶄新的足跡，一直聯到沙丘的一方。

「華莉亞！」先生欠身說。「卡里克！別急！就在這裏。」先生招招手。

「找到了嗎？」卡里克遠遠的叫。

「在這裏！」

卡里克一口氣跑來了，先生把地上的足跡指給他看。

「這是什麼？」卡里克面色慘白。

先生慢慢地說：「華莉亞似乎在這裏被什麼東西抓住了。看這足跡，華莉亞雖竭力抵抗，可是……」先生說不下去了。

「華莉亞已經……粉身碎骨了嗎？」卡里克大聲地問。

「雖不作如此想……」先生含糊地答，「可是華莉亞總被什麼東西拉進洞穴裏去了。」

「爲什麼被拉走呢？」

「這是後話。我們且跟蹤着這足跡找去。誰拉她去，我已經有點頭緒了。……快走！也許還來得及救她出來……」

先生和卡里克跟着足跡跑，兩個人和那禁錮着華莉亞的黃色花逐漸離遠了。風在小丘上捲起一陣塵埃，打着迴旋，掠過兩人旁邊，把地面上的足跡都吹散了。

植物奇談

草叢已在遠遠的小丘的後面了。先生和卡里克一同在廣闊而荒蕪的山谷中穿過，兩邊都是圓形的砂山，看去好像黃色的壁。常有軟弱的草樹橫在路上，枝條已經折斷了，葉被砂掩蓋着。

「華莉亞還活着呢！」先生一邊跑，一邊喊：「看吧，還在這樹上打過一回架呢！快盡力跑。還來得及！跑呀！卡里克！跑！」

於是兩人更快的向前跑。

「噢，先生！」卡里克急叫：「那邊……在那邊樹上鬪爭！那，那邊的……」軟弱的草樹每株都像被誰在搖撼一般。

「華莉亞在呀！」卡里克聲嘶力竭的叫，「快，先生！快！」

先生和卡里克慌忙的跑上前去，可是到得樹木搖曳的處所，沒有見到什麼。樹伏在地上，枝條都折斷了，一條廣闊的足跡，向草叢深處遠遠伸過去。

「再向前去，一定是了！」先生叫着，踏着足跡行去。

最後，先生和卡里克又走到荒涼的砂地上面。先生急忙站定了。卡里克跑過

來，因為收不住腳，撞了先生一下。

「還好，」先生憂鬱地說。

「怎麼樣？」卡里克細聲問。

先生拍了一下卡里克的肩，指着前面。卡里克看到了，在遠遠的黃色砂上，有一隻像蜂一樣的瘦長的動物。那動物把一隻黃色的巨大的蟲拖在地上。蟲很肥胖，身材比蜂還大。牠雖然在拚死抵抗，卻不能從拉住牠的蜂的腳下面逃出來。蜂拖着蟲前進，因此地上留着很寬的痕跡。

「這是住在砂中的蠟蠟啊，」

先生同情地說：「牠把蟲拖進自己洞裏去。牠是穀物和甜菜田的最大敵害。……牠爲了自己的子孫，把獵物拉進洞去，可是這對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爲什麼要追趕那廝？」

卡里克疑惑地看看先生問。

「華荷亞此刻怎樣了呢？」



「回去吧！」先生說：「她不會走得這末遠，我們到河口近處找去，若是到夜裏還找不到，我們就把煤氣燃起來，華莉亞看到火光，就會知道我們在這裏。縱然她沒有想到是我們，也會到火旁邊來的。」

但是卡里克認爲到了這時候，休想找到華莉亞了。「總找不到了，華莉亞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卡里克精神恍惚，要哭也沒有淚水，儘管自己深深地歎息，同時感到了疲乏。他腳在發抖，口渴唇焦的，很想喝一口冷水。可是周圍只有乾燥的砂，砂漠裏那能有水啊！

「有小河吧……或者水潭！」卡里克向四面看看。只見黃色的丘麓，很高的光裸的樹幹被風搖曳着。卡里克走在樹幹近旁，看見幹的下方舒展着有厚肉的灰綠色的葉片。從葉片上突出來柔軟的像微彎的馬鞭一樣的東西，好似一隻巨大眼睛上的睫毛一般。每一根睫毛的尖端，掛着重重的銀色水點。「是露水！」卡里克跑近這不可思議的葉子，叫着，「先生，您先走，我就追來！我想喝一點露水再走。」他跳過一條溝渠。

「等一下！」先生叫道。「卡里克，回來！」

「我要喝水呀！」卡里克頑固地說。

先生忙也跳過溝渠，拉住卡里克說：「這不是露水，喝不得！」他拉住了卡

里克的肩膀，一同走到那不可思議的植物近旁。

「看罷！」先生拾起一塊石子，向那葉片上有光的水點擲去。

石子觸在葉上，馬鞭樣的東西，立刻閉住，把石子包圍，石子就不見了。

「那是什麼呀？」卡里克驚奇地問。

「茅膏菜啊！」先生慢慢的回答，「它是來吃昆蟲的，是肉食的植物。」

「什麼？」卡里克愈加驚奇了，「那種植物，這裏也有嗎？」我在書上看
到，在熱帶地方才有呢……」

「是的，」先生說：「熱帶地方最多，冷的地方也有。在缺少水氣的地上更多。在這種土地上，普通植物不能生存，因為沒有養料。可是肉食植物在貧瘠的土地上也能夠生存。土地沒有養料，它自己獵取食物。它捉住昆蟲，消化牠們的體質作爲養料，就會成長。它不是動物，也不是植物，好像是動植物一體的。仔細想想罷！卡里克，除了茅膏菜，還有著名的豬籠草也能吃昆蟲，池水中吃小蟲的狸藻，也是常看到的。那類植物很多，我可以舉出五百種以上，但是……」

「先生，停一停！」卡里克叫道，「我知道了，華莉亞可能被這種植物捉住了啊！」

「嘎？」先生站住了，不安地看看卡里克。

「我記起了。華莉亞大聲地說了一句『爬到樹上去』，爬上了樹，就沒有下來了。所以一定在那草叢中不見了。」

先生挽了卡里克的臂說，「你早對我說就好了！」

他們在黃色砂地上，且跳且跑，向草叢飛奔。

「那末，先生，那種植物，捉到食物以後……」卡里克一邊跑一邊問：「就吃嗎？吃個淨盡嗎？」

「起首……」先生歎一口氣回答，「它用黏液膠住獵物，使牠潤溼而柔軟，然後緊緊壓榨，吸出它所要的營養液汁……」

「華莉亞怕已經溼潤而柔軟了！」卡里克說。

「別胡說！」先生用力拉着卡里克的手，急急向前跑。兩人跑過原來的港口，黑而濡溼的胡桃殼，還在浮動着。

「這裏！」卡里克叫，「這裏！」

先生和卡里克苦苦地喘着氣，立在高丘上。下方是黃色的砂漠，右邊是綠色的草林。

「那樹在哪裏呢？」先生問，「在這裏我不會看到食蟲植物。」

「是這樣，」卡里克很快的說，「我知道，華莉亞是向那草叢中走去的，」

說時，他指點那有黃色球掛着的多枝的樹。

「那個草叢嗎？」先生追問着：「是先前我們坐過的地方嗎？華莉亞確是爬上那樹的嗎？」

「是的，此外沒有別的樹。」

先生注意地瞧那黃色的球，用拳頭擊着額角，苦笑着自言自語說：

「我在想什麼呀？怎的想不到呢？那是這麼一回事……」

先生問卡里克：「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早晨呢？夜裏？」

「早晨，太陽還沒昇起來。」

先生興奮地搓着手說，「這就完全明白了！還好。放心！卡里克。」說畢，舒了一口氣，微笑着，牽了卡里克的手腕走去。

「華莉亞活着，在那花的中央。」

「花中央？」

「是呀！這是待宵草。華莉亞在待宵草的花中。」

「沒危險嗎？」卡里克問。

「沒有什麼。」先生答，「不久就可以會見活潑的華莉亞了。」

「那就好！」卡里克叫着，握了先生的手，「爬上待宵草，救華莉亞去！」

先生搖搖頭。

「但是，」先生特地咳了一聲，說，「此刻不行。我們不知道華莉亞爬上了哪一株待宵草，這是一。即使知道了，把華莉亞禁閉的花也見到了，可是沒有方法救她，我們沒有力量把待宵草的花瓣分開，這是二……」

「還有第三，華莉亞不會窒息嗎？」卡里克問。

「不要緊。花朵大而且寬，一到傍晚，它便自然開放了。」

「真是怪花，」卡里克隨口說，「別的花都是早晨開的，獨有這花晚上開放，這是什麼緣故？」

「它是渡海而來的遠客，是外國花。它至今還牢守着外國的舊習慣。」
卡里克臉上浮起疑惑的微笑。

「我不是瞎說，」先生認真地說，「待宵草是從美國佛及尼亞地方運來的。現在到處繁殖，尤其在多砂的河岸上，比那地方從古就有的植物還要多。」

「那末，它們到了傍晚就開嗎？」

「不錯！待宵草的花到了傍晚便開了，第二天朝上又閉上了。可是我們此刻做什麼呢？有一個很長的時間可以讓我們自由支配。」

「我……」卡里克說，「想吃點東西，睡一會兒覺。」

「確實需要，」先生說，「我也是這樣想。」他打了一個欠伸，站起來，往河岸行去，「你走到別種花開的地方去看看，有沒有可以吃的。」

卡里克點點頭。

「哪裏……看到有花呢？」

「我也還沒看到。」先生說，「你不聽到那邊的山嘴上，有蜜蜂在嗡嗡的叫嗎？那邊一定有花開着。」

先生的話很對。他們越過小丘，看到下面谷裏有很多大樹矗立着。樹上有藤黃色的花，重重的垂下來。

先生走近花最多的一株樹邊，爬了上去。

「你在下邊等我！」他叫着就隱身花叢中，不知在做什麼工作。

卡里克站在樹下。從綠色的葉間，可以望見先生的被陽光曬得發紅的背部。先生伸着臂肘，像蒸汽機的活塞一般上上下下的動着。卡里克又想起了媽媽在廚房中捏粉打麵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姿勢。

「卡里克！」先生在樹上叫喊：「白麵包來了，接住！」



先生從花間彎下了身子來，把什麼拋向地上。幾個圓麵包，簌簌地擦過樹葉掉在地上，跳着滾着。卡里克拾起一個捧着就咬。

「怎麼樣？」先生在上面問。

圓麵包正像地下蜂製造的點心一般，芳香撲鼻。

「這是花粉和蜜做的嗎？」卡里克問。

「正是花粉和蜜，你喜歡嗎？」

「真好，怎樣做的？」

「把花粉拌入花蜜，搓捏一下就得啦。」

圓麵包同秋季的檸檬一樣從樹上落下來。卡里克拾了，堆在一起。先生也下來了，他坐在地上，挑選一個較大的，一口氣吃了。

「這個消遣法不錯罷！」先生對着卡里克親暱地看看。

「是……是」卡里克贊成，「這樣很可以消遣，可是……」話沒說完，又歎口氣靜默了。

「好！好！」先生說：「放心！回到家中，什麼都沒有問題了。」說畢，他站了起來。

「等天晚還有許久，只是我們不能離開那待宵草，到那邊去等華莉亞吧！帶了圓麵包去，華莉亞見了，必定也喜歡得很。」

「自然！」卡里克說：「可憐她今天一天沒有吃什麼，見了會快樂得跳起來啊。」

「帶去固然好，可是……」先生想了一想說：「怎樣帶去呢？沒有籃子不能多帶……你等一會兒，我去找籃子去。」

先生左右探視，走近河邊，那裏有很多褐色的土塊，他便蹲下來，用木片鏟掘。

「再好沒有，」先生說，「正如所願。」他把土塊析分開來，遞給卡里克說：「喂！你去洗一洗。」

卡里克提着，只怕沾污了身體。他走到河邊，把土塊放在水裏，水立刻變成混濁了。污泥漂去之後，就看到一個白色的東西，他忙用手去洗擦。

「這正好是個籃子！」卡里克驚奇地說。

不久，水流已把污泥洗去了，剩在卡里克手中的，是個非常細巧的籃子。他仔細看看，那籃子竟像象牙雕琢出來的一般，不禁呆住了。

「怎樣？那籃子好嗎？」先生在後面問他。

「像用花邊編成的一般。」卡里克舉着籃子答：「究竟是誰的製作呢？」

「這等一會兒再說，」先生說：「這兩隻再洗一洗。」說着又把重重的兩個泥團擲在地上。自己仍回到原處去。

卡里克努力做着工作，把不可思議的籃子洗淨，放在岸上。先生又從後方源源的運來了不少籃子。其中一個編得非常精巧，有纖細的銀色箭條，絡住編就的格子。箭條穿過逐個格子，還飾着星形，葉子和花冠。這細巧玲瓏的籃子，不是技術高明的工人，再也編不出來的。還有一隻籃子像一座小小的宮殿，中央聳着一個尖頂，而四面又有窗又有寶塔。銀色的欄杆，圍在宮殿四周。欄杆上還有花形，鹿角形和星形的裝飾，非常美麗。可是完全不成其為籃形了。卡里克不忍捨去，也和其他籃子一併放好。此外也有銀色骨雕的碟子，花瓶，星形皇冠，和大的杯子，盞兜一般的式樣，簡直滿目琳琅，美不勝收。

「各式各樣都有！」卡里克驚奇極了。

「是呀，」先生說，「種類非常多，一生也研究不盡，每天可以看到這種植物新奇的形狀了。」

「什麼？」卡里克急急追問：「這是植物嗎？」

「是呀，是單細胞的水生隱花植物，屬矽藻類。這些都是植物的外殼。矽藻

生活的時候，都帶着這樣一個奇形怪狀的籃子。」先生說時把一個楔子形的籃子拿在手裏：「這種叫做壺狀矽藻，那種菱形的叫做羽紋矽藻。現在你手中拿的都是矽藻的骸骨。矽藻雖然死去，堅硬的殼，仍然留下來。縱使經過幾十年，幾百年，這些不可思議的籃子也不會毀壞。」

「噢！」卡里克說：「有這樣堅固，竟不會破裂。」

先生笑了，說：「藻類的殼是矽土作成的，矽土原是異常堅牢的。」

「先生，您說這是水生隱花植物，那末應該生在水中，怎末……」

「你要問怎會到地上來嗎？被洪水或大風打上岸來的也有。可是，這裏在古代大概是一個湖，水面到水底滿是矽藻類。」

「這樣小東西，能夠滿湖全是嗎？」

「是！小雖小，卻非常多。像塵埃浮在太陽光中一般，滿漂在水中，數目何止百萬萬，千萬萬。它們壽命極短，活了幾小時就死了。它們的屍骸，每日每夜不絕的像雨一般地沈落到海底，湖底，河底去。這很多的屍骸鋪在水底，上面又有新的屍骸落下來，幾千萬萬的屍骸堆積着，漸漸的增高，經過幾千年的歲月，就變成一個島或洲，所以江河中有三角洲。此後水向兩邊分流，河牀變遷，地圖也改變了。大的湖也因為矽藻類的屍骸層層堆積，而湖面次第縮小，變為小沼，

不久從地圖上消滅。港灣也有被埋沒的。這樣小的植物，就在人類不知不覺之中，把地形改造了！……可是現在，有些矽藻的殼對我們沒有什麼用處。卡里克，你可以盛放圓麵包的挑選幾個就好了。」

卡里克一面想，一面把圓麵包裝在兩個籃子裏，跟着先生走。他們兩人再來到待宵草叢中，把籃子一放，在涼快的樹蔭下面橫了下來，把手墊在項頸下當作枕頭，兩個人細聲談話。不一會，大家都倦了。「睡一覺罷！」先生說。

「請您安睡，」卡里克說，「我照顧着。」

先生入睡了。卡里克在旁邊轉帳反側，聽着先生有節拍的鼻息，他又捲起了一陣念頭，假使和華莉亞一同回到家中，媽媽一定喜歡得不得了。把這次奇特的旅行告訴她聽，她不知要怎樣驚嚇呢！他想着，眼睛也眯了起來，又轉個側，也同先生一樣，呼呼睡去。

卡里克在睡夢中聽到了一種不知什麼聲音，像野獸潛行一般，有誰在悄悄行走似的腳步聲。但不久又都沈寂了。突然有一個人在大聲叫喊：

「哎喲，在這裏嗎？這是什麼！」

先生和卡里克被這人一叫，蘇醒過來，睜開了眼睛看。

受傷與療養

在舊微色的夕陽中，站着華莉亞，確是華莉亞，活潑的華莉亞站在先生和卡里克的前面。

華莉亞手拿着矽藻的籃子，仔細地看那銀色的花紋，一會兒把籃子高高的舉起，眯着一隻眼睛瞧。

「這倒有趣！」卡里克笑說：「好像是那張『從堪察加來的女子』的影片，失蹤的少女又突然出現了。」

先生不說什麼，只緊緊的抱住華莉亞，撫摩她的頭。
華莉亞從先生臂腕中掙脫了自己的手，提着籃子問：

「這是先生做的嗎？爲什麼這樣香呢？可以吃嗎？」

「籃子不能吃，裏面藏着圓麵包倒是可以吃的。」先生說。

「華莉亞你要幾隻？兩隻還是三隻？」卡里克從籃子裏拿出圓麵包來，問道。

「五隻。我要吃五隻啊！」華莉亞急忙地說。

先生和卡里克笑了。

「這樣大的肚子！」卡里克說。

「好！好，儘你吃。大家一起吃罷。」

「贊成！」卡里克說。

三個旅行家坐在枝葉繁茂的樹木蔭處。

先生把藏在圓麵包的籃子擺在卡里克和華莉亞的面前，忙碌地安排餐事。

華莉亞滿嘴含着圓麵包，含糊地說：「好滋味！」便貪婪地開始吃了。

先生和卡里克面上浮起一陣微笑，只看着華莉亞吃。

卡里克眼對着先生，面上裝出毫不在意的樣子問：

「先生，聽說在什麼地方有食量同象一般大的人，這話確實嗎？」

「倒沒有聽說過。」先生說。

「可是我聽說，那人要喝十六盆的湯。」

「我也能吃，」華莉亞又把一隻大圓麵包塞進嘴裏。

卡里克用手臂撞了先生一下。

「後來他再吃十五隻煎餅。」

「這一點點，我何嘗不能呢！」華莉亞說。

「他這纔開始吃飯，一口氣竟吃了二十隻餃子呢。」卡里克接着說。

「那我要吃三十隻哩。」

卡里克推開籃子，用花瓣揩着手指說：

「後來那人用手指着肚子說：『現在肚裏的蛔蟲大概已經飽了，我要正式開始用餐了。』」

「那我……」

華莉亞拿起第八隻圓麵包，想了一想，歎口氣說：

「我已不能再吃了。」

「好了，現在……」先生拍着華莉亞的肩膀說：「你把怎樣落入待宵草花中的事說給我聽。你又怎樣尋找的呢？喂，卡里克？」

卡里克正想回答。華莉亞搶着說：

「我正走着，早想吃一點東西。居然在那森林中飄來一陣香氣，像糖果店裏來的一般。我趕忙爬在樹上，正想再往上爬，卻不知怎的被關住了，再也不得出來了。雖然大聲地喊，喊得連自己的耳朵也刺痛……」

「那末你哭了沒有？」

「怎末不哭……在花裏面卻昏昏沈沈的想睡覺，只聽得有人在喊『華莉亞！

華莉亞！』可是我只想睡，什麼辦法也沒有。」

「原來如此……可是你們爲什麼不先打個招呼呢？」先生說。「現在聽我的指揮，一步也不要離開我，以防失散。」

「是！」卡里克說。

「就此出發！」先生喃喃地說：「出發吧！你們！」

三個旅行家手挾着裝有圓麵包的籃子，沿着河邊前進。薄暮時分，他們走出了巨大的丘陵，那天夜裏便在一個洞穴中歇宿了。一朝起來，吃過麵包，再往前進。

三個人繼續行走了幾天，夜間便揀那些花中，果殼中，空了的黃蜂窠中，以及石塊底下，或者暗黑的洞穴中歇宿。吃的則有花呀，蜜蜂的蜜呀，蝴蝶的卵呀，綠色的乳漿呀等等，也將就過得去。

先生在一個山谷裏，獵獲了一隻雌蜂，三個人把牠燒熟，熏製了，暢快地吃了三天，算算還可以吃兩個星期，可惜在途中遭受到很多螫蟲的襲擊，貯糧全部被劫了。

*

*

*

旅行者朝着湖邊走去，對岸豎着的信號標竿一天比一天近了。據先生計算，

在第六天傍晚可以到着那湖邊，要是那天夜裏能渡過湖去，那就可以直接趕到那信號標所在的地方了。

「再兩三天准可以到家了。」先生很有把握地說。

可是先生的計算卻錯誤了。他們到了湖邊，竟發生了一件悲慘的事情。

那天早上，先生和孩子們出了宿息的洞窟，踏着冰冷的朝露行走。

「冷啊！」先生蜷縮着身體說。

三個旅行家受不住寒冷，牙齒兒提對斷打。越過了丘谷，他們赤着的腳踏在鋪着薄冰的地上，正像踏在冰上的鵝，雙腳僵屈着。

孩子們實在忍受不住了，爲了要使身體稍微溫暖一些，他們只得跑步。

「不要走得太遠！」先生追喊着。

可是孩子們互相競逐，跳越過大的洞穴，小的溪流，只望前跑，前面一條高丘，像鎖一般的聯繫着。

「回來呀！」先生高叫；「卡里克！華莉亞！到這兒來！」

只見卡里克擺着手，跑上砂丘去了，一忽兒，便在砂丘後方消失了。

華莉亞站住了，似乎在考慮還是回轉來呢，還是追着卡里克跑，但不久也跟着卡里克消失在砂丘後方了。

先生很擔憂地加快腳步，忽然聽得丘陵背後起了可怕的慘叫。同時丘陵上面華莉亞卻突然出現了，招着手要先生去幫忙。

「快來呀！快！可怕啊！」華莉亞叫。

先生盡力奔跑。

「在哪裏？卡里克在哪裏？」先生喘息着問。

「那邊！哥哥在那邊！」華莉亞指着深深的漏斗樣的洞穴說。

漏斗的底上有一隻可怕的怪物，身體齊咽喉埋在砂中，正在爬動，一個巨大的頭，伸着長而曲的鉤子，以可驚的力量把砂石往上拋。

卡里克顫巍巍的站在漏斗的斜面，無可奈何地只用雙手捧住了頭，向左右閃避。砂石正對着卡里克的眼睛飛過來。卡里克倒了下去又爬起來，爬起來了又倒下去。怪物不停地攻擊。漏斗的砂壁在卡里克腳下崩潰。卡里克站立不穩，便向怪物所在的地方直滾下去。

「騎在牠背上！」先生高聲叫。

可是卡里克並沒聽到。

先生跑下去，拉住卡里克的臂膀，沿着崩潰的砂壁從漏斗中爬上來。

後面石塊像雹子般的飛來，先生咬緊牙關，把卡里克緊緊拖住，低了頭，在

地面上用雙手雙腳爬了上來。

先生爬出了漏斗，纔把卡里克小心地放在地上，一邊說：

「怎麼啦……怎麼這樣不小心啊！」

卡里克面色蒼白，躺了下來，遍臉鱗傷，流着血。頭上以及蠶絲做的衣服上滿沾着砂粒。

華莉亞跑近來。

「哥哥還活着嗎？」華莉亞走近卡里克身旁，不安地問先生。

「不要緊！」先生安心地說：「馬上就會好的。」

「快起來呀！非逃不可。那可怕的傢伙又爬上來了，跳上來了。」

「不會！」先生憤怒地看華莉亞說：「我不要聽……那些廢話……」

先生把耳朵貼在卡里克的胸膛上，按按脈搏，仰頭看着天。

卡里克呼了一口長長的氣。

「你覺得怎麼樣？」先生大聲地問卡里克。

卡里克坐起來，張大了眼睛，看看先生，嘴唇顫動着。

「那廝……走了嗎？」卡里克細弱的聲音問。

「已經走了。」先生說。「怎麼樣？能站嗎？」

卡里克慢慢地站起來，牙齒咬着嘴唇說：

「走吧！」

三個旅行家暫時啞口無聲，慢慢走着。先生的怒氣也和緩下來了。在坐下休息的時候，他望着卡里克苦笑着說：

「英雄，算你是個英雄。竟敢探身入獅穴去。」

「我不知道，」卡里克說。「我正一心一意地走着，哪兒知道那邊有一個陷阱，就滾下去了！」

「那是可怕的大敵。再遲片刻，怕你不被蟻獅吃掉啊。」

「先生說什麼？說是蟻的獅子嗎？」華莉亞問。

「這是外國人稱牠的名字。」先生繼續說：「但牠還是幼蟲。成蟲不住在洞穴中，通常是飛行或爬在樹上的。我想你們也看到過的……」

「怎樣的？像什麼似的？」

「有點像蜻蜓。卻是最懶的懶蟲。牠坐在樹上，伸展着四隻翅膀，像用釘釘住的一般，一天到晚動也不動。牠原來的名字乃是蛟蜻蛉。住在洞穴中拋擲砂石的暴徒蟻獅卻是牠的幼蟲，也叫做砂梭子。牠住在穴中設着陷阱，等待食物。」

「捕蟻嗎？」

「不限於蟻。什麼昆蟲遇着牠都難逃命。可是，卡里克，最奇怪的，」先生微笑着說，「牠沒有嘴，而能吃掉你。」

「咦？那末牠用什麼吃我呢？腳嗎？」

「是這樣的。」先生說：「是鉤。牠沒有嘴，在牠頭上有兩枚巨大的鉤。用這鉤來箝住獵物，再吸吮牠的血。假如再過兩三分鐘，你就得嘗一嘗那鉤的滋味了。」

先生站起來說：

「喂！好了！走吧！」

華莉亞跟在先生後面，卡里克也緊緊跟着。

卡里克的腳常常感覺刺痛，一會兒跳，一會兒站着不動；像在長而尖的針上行走一般。

先生時時回過頭來，注意卡里克的行動。卡里克站定時，先生也站定，很關心地问：

「怎麼啦？……我來馱你好嗎？」

「不，不要緊……」卡里克急忙回說：「……又被石塊絆住了啊。」

可是，卡里克步子漸漸地遲緩下來了。他一隻腳拖在地上，只跛着一隻腳

走。

先生停下來說：

「啊，一點精神都沒有了。」

「不！不！」卡里克頑強地說，「我還能走一百公里呢。」

卡里克挺胸突肚的快步向前，可是走不到兩三步，就捧着痛的腳倒在地上呻吟着。先生話也不說，把卡里克背了起來。

「我能走，不要緊，先生！」卡里克想從先生肩上掙扎下來。

「不行！」先生叱咤着。「這不能勉強。」

先生背了卡里克，留心向前走。旁邊跟着華莉亞，她面上浮起一種做了什麼不妥的事而不安的表情。

卡里克把頭靠在先生肩上，不久就閉上了眼睛昏昏的睡去了。

一覺醒來，卡里克覺得自己躺在一個大湖的岸邊。先生站在石塊上，把手掌遮在眼睛上，眺望遠遠的對岸那桿矗立着的信號標。

卡里克雖然聽到華莉亞像在問什麼，卻聽不清楚。

卡里克把頭靠住地面，側着耳朵聽。先生在說：

「要造一條船。但先得找個便利的宿處。在這岸邊，我們恐怕要耽擱一個星

期呢。」

「爲什麼？」

「爲什麼？卡里克不是病了嗎？」

「不，我好得很！」卡里克撐着臂肘要想起來。

「哪裏說得到好？」

「在這種地方不能過日子，我爬也要爬到船裏去。我會划槳。」

「不行。」先生搖搖手。「假使遇到暴風怎麼辦呢？把你像石子一樣沈到底去。」

先生俯在卡里克身上，當心地撫摩着他腫痛的膝蓋。

「已經發青……很痛吧？」

「是。」卡里克蹙着眉說，「像用燒紅的熨斗燙着了一般的熱。」
先生想了一會，用手拍拍額角，急向湖邊走去。

「噯，這樣腫呀！」華莉亞用指尖輕輕的撫摩卡里克的痛腳。

「要是你被砂石擲中了，那遍身都要發腫了。」卡里克撫摩着膝蓋說。

「這腳不能再走了，我替你找一根松針做拐杖好嗎？」

這時候先生回來了。他手裏拿着一片小葉子。有水從葉上滴落下來。

「喂，面朝這邊。」先生對卡里克說，「把腳伸出來。」

先生便把那溼而涼爽的葉子敷在卡里克紅腫的膝蓋上，熟練地包裹起來。

「怎麼樣？」

「好爽快」卡里克說，「像敷上了溼布一樣，涼快得很……」

「這樣就好。你在這裏靜養一會，我和華莉亞去找尋今夜的宿處。」

幸運得很，他們立刻就找到了一個隱蔽的處所。湖岸上到處有深深的洞窟。

先生和華莉亞一個一個的察看。便選定了有低低的屋頂，入口狹窄的一個乾燥的砂窟。

「就在這裏吧。」

先生贊成了。他回到岸邊，把卡里克抱進洞窟來。

「在這裏睡吧。」先生把卡里克放在靠近洞壁的地方，說，「這樣好不好？」

卡里克沒有回答，早就像病人一般的睡着了。

先生和華莉亞坐在入口處，在微弱的暮色中，吃着剩下來的蜜製的乾點心。

「現在，睡罷。」先生說。

把洞窟入口用石塊堵塞以後，兩個人便倒在鬆軟的砂上，立刻入睡了。

*

*

*

天將明的時候，先生夢見蟻獅。

蟻獅用彎曲的鉤緊緊箝住卡里克，張着突出的大眼睛對卡里克直望着。

卡里克拳腳齊下的打着怪物的頭，低低呻吟着。

先生張開眼睛。「原來是夢！」他心中想。

可是呻吟的聲音還能聽到。這哪裏是夢呢？

「卡里克！怎樣啦？」先生叫起來。

卡里克沒有回答。洞窟中只有黑暗。

先生站起身來，用手摸着砂壁向洞口走去。在暗中，他摸到了堵塞洞口的石

子，於是把兩塊大的除下了，輕輕地放在地上，不讓孩子們驚醒。

曙光透露進洞窟來。

天明時候的灰色的曙光照在孩子們睡着的砂地之上。

華莉亞曲着身子睡着。卡里克靠着壁，攤開了兩手，他臉上發紅，額角上全

是汗，身子在顫動，在呻吟着。

先生走近卡里克身旁，蹲下身子來，輕輕地按按他敷有葉子的紅腫膝蓋。

卡里克並不驚醒，只把腳一縮，發出更大的呻吟聲。

「卡里克，你要喝水不？」先生問。

卡里克微微睜開眼來，像什麼都不明白似的注視先生一會，翻過身去對着洞壁。

「我去拿一點水來給你喝好嗎？」

「好的。」卡里克有氣無力地說。

「那末再給你換上一塊溼布好嗎？」先生問。

「好……溼布……請你……」

先生去取了新的溼布回來，敷在他腫痛的膝上。

「怎麼樣？比方才舒服些了嗎？」

「好……」卡里克吐了一口氣。

「那就好，你睡一會，我去找點兒吃的東西來。華莉亞起來了，叫她不要出去，我就回來的。」

卡里克默默無言。

先生再把洞窟入口用石子塞好，他四面注意地察看了一會，怕忘記了孩子們所住的場所，然後出去找尋朝食。

洞窟附近，有滿是叢林的山丘。

先生在山腳下，留意探尋着，他看到很多樹，樹上長滿了茸茸的綠色柔毛的

小枝。

「這是苔……確實是苔。難道沒有可以吃的東西嗎？」

先生大膽地走進苔叢中，可是走不到兩三步，他半身已沒入苔叢了，想要轉身回頭，卻抓住了一個小枝。

先生在黑暗的洞穴上，並着兩腳窺探下方。隱約看到下面有泥土的圓屋頂，和平坦的地面。一線微弱的光，通過草叢，照入黑暗的地窖。

地窖深處，沿着洞壁有白色的小鬚，很整齊的排列着。

「那是花蜂的倉庫，」先生自言自語地說。

先生看準了地窖的深度，手放開那小枝，縱身一躍而下。他覺得腳下的泥土乾而且暖。

先生很感興趣，細細察看着地窖，走向小鬚旁邊，一個個小鬚都有蓋子，先生把一個小鬚的蓋子揭去，蹲下身來嗅那香氣。

「好香啊。」

小鬚中滿貯着噴香的蜜。許多個同樣的貯蜜的小鬚並列在一起。

這是貯藏食物以防萬一的倉庫，而實際也就是花蜂的倉庫。

花蜂的女王在窠中生卵，在卵的旁邊，就放着拌有花粉的蜜塊。卵孵化成幼

蟲後，便吃那些花粉和蜜，再在那小蠶一般的繭中蛻變成蛹。不久以後，年輕的花蜂，便在小蠶蓋着的一端挺身而出。可是繭並非就此無用。一到夏季，花蜂在下雨的時候，無法飛出窠來，就去裏面取出蜜來吃。

先生爲預備朝飯，於是選擇了一個堅牢的小蠶，搬出倉庫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小蠶像活的一般，從手中滑下來，反把先生碰倒了。先生使盡了力氣，才把它搬出地窖。

他的膝顫動着，手也麻木了，心跳得利害，渾身全是汗。

「怎樣才能運到洞窟中去呢？」先生自忖着。

如把小蠶橫倒下來滾着運也不容易，蓋子要是滾破了，蜜就都流出來了。「那麼沒有別的方法了嗎……」

先生用雙手扶住小蠶的口，用力搖動。

小蠶搖動了。

「哈！很牢固呢。」先生高興地說。

先生把小蠶斜倚着，扶住了一端，將它轉動着前進。

先生以全身抵住小蠶，雙手輕輕轉動，一步步地到洞窟邊來。

到了湖岸，華莉亞早跑來迎接他了。

「你起來了嗎？」先生站定了，喘息着問。「卡里克怎樣？」

「還睡着呢。我來幫您！」

「也好。」

「這是什麼？這小鬘中放着什麼？」

「蜜啊！」

「滿鬘的蜜嗎？真開心！」

華莉亞以手扶住小鬘，幫助着先生。

兩個人合力把鬘運入洞窟，把它放在角落裏。

「請你吃早飯，華莉亞。」先生用手掌揩着汗說。「我去看看卡里克。他睡在地上，墊的東西也一點沒有，真可憐！」

先生又走了出去。

華莉亞急急揭開了鬘蓋，伸進手去，用手指蘸着香甜的蜜，貪婪地吃着，她頭上，臉上，手臂上，都染着琥珀色的蜜，像漿糊一樣沾了一身。

「怎麼好呢？」華莉亞張開黏有蜜漿的手指，「沒有東西可以揩，到湖裏去洗個澡吧。」

華莉亞走出了洞窟，向湖邊跑去。

華莉亞站在砂地上，看看四周圍有沒有什麼怪物，然後放心跳下水去。洗完了澡，她立刻跑回洞窟去，在途中還採集了一些花瓣。

「這有用處。」華莉亞想，「對我們確實有用。」

在洞窟附近，她就遇到了先生，手裏拿着一束毛回來。

「你到哪裏去了來？」先生站定了問。

「去洗了一個澡。」

先生搖搖頭。

「這不成，不要離開我到什麼地方去，我不是對你說過嗎？」

「可是我遍身沾了蜜呀。」

「尤其不行，」先生說。「身上沾着蜜，更容易招惹蜜蜂和蒼蠅。沾蜜的孩子，正是牠們最好的獵物。」

先生進了洞窟，把毛束鋪在地上。

「喂，這可以作卡里克的眠牀，毛束還多着呢，你我都可以鋪一下。」

「這正像一牀墊褥。」

「不是嗎？」先生微笑說。「但這不是鋪着睡的。牠們爲了子孫，煞費苦

心，用這綿毛把子孫包起來，在這樣堅固的綿毛襯墊之下，安放卵子，雨水和寒冷全都不必恐慌了。」

「這不是綿毛，倒像馬鬃。」

「你又忘了，我們現在比以前小多了，因而把綿毛看做馬鬃。不要多說，快把卡里克的牀鋪好。」

「我也要鋪我的。」華莉亞說。

華莉亞在壁旁鋪着毛束，用兩手撲着，又取了一大捧毛作為枕頭，然後把身子退後幾步望望。

「好得很！」

「真聰明。」先生讚揚着華莉亞。便去抱了睡着的卡里克來，放在眠牀上。華莉亞把花瓣展開，像蓋被一般，蓋在卡里克身上。

「好！這樣，卡里克可以睡得舒服些了。好好地看護着，我還要出去一回。」先生說，「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卡里克起來了，你給他吃飯。」

「是！」華莉亞應着，「您去吧，我也有我的工作。」

先生出去以後，華莉亞又鋪了兩張牀。又找了二枚釣鐘草的花瓣蓋在牀上，好像藍色的毯子一般。再把花瓣縛成一束，拂拭牀墊，又搬了四塊大石塊，再揀

一塊平石塊擱在上面，正像一張桌子，再上面又鋪上白的花瓣，正像一方檯布。桌子完成了。華莉亞又在四周圍安放幾枚小石塊，把用剩的毛鋪在上面，再鋪上黃色的花瓣。「這就是椅子，」華莉亞說。

工作完畢，華莉亞很滿意的在洞窟中踱來踱去。洞窟簡直變成一所安適的住宅了。

「等哥哥病好了，再住一個月也不在乎。」

華莉亞蹣跚着腳，走到卡里克牀邊，小心地把蓋被拉一拉直。

「好好的睡吧。」華莉亞細聲說。

不久，先生回來了，他喘着氣，又把貯蜜的小鬘運來了一個。放到壁邊。

「您覺得怎樣，請看看，」華莉亞驕傲地說。

「什麼？」先生驚奇地問，隨即向四周看看，「好得很，這真奇了，你也是一個能幹的主婦了。」先生褒揚着華莉亞說。「那末，我也該把這個家加一點裝飾，且到洞窟附近去看看有什麼可用的。」

先生馬上就走，約莫過了五分鐘，他手上拿了一片葉子回來了。他把葉子當作盆子，上面盛有細長的蟲卵。

「這是什麼？」華莉亞問，「可以吃嗎？」

「不，」先生答。「不能吃，但對我們很有用處。」

「有什麼用呢？」

「馬上就會知道的。」

先生把盛卵的盆子放在鬚上，說：

「看來……病人一時不能起牀，時間浪費很可惜，我們把貯蜜的鬚都去運了來。再建造一隻軍艦。」

「軍艦？」

「是的，卡里克病好之後，不是立刻就要遠渡海洋嗎？信號標在對岸，除乘船以外別無他法。」

先生和華莉亞吃了一點蜜，開始從花蜂的倉庫去搬運蜜鬚。回來的時候，先生總要跑到卡里克的旁邊，聽一聽他緊促的呼吸，診一診他的脈搏。

卡里克像死去一般的濃睡着。

等壁角堆滿蜜鬚的時候，先生說道：

「喂，華莉亞，造船去吧！」

「好，多開心。」華莉亞歡喜極了。

「是不是值得開心，現在還沒把握哩！」先生說，「要知道這是件相當困難

的事。」

先生和華莉亞用石子把洞口塞好，防止什麼怪物侵入卡里克的臥處。然後向湖邊走去。

「用什麼東西造船呢？」華莉亞和先生並排走着問。

「就可以看到。岸上不是有很多乾枯的落葉嗎？就用這個來造。早上，我看到丘陵對面有一處森林，一定是風把葉子吹到這邊來的。我們找去。」

先生和華莉亞沿着湖岸走。華莉亞始終不離開先生，忽然叫道：

「看到嗎！我看到了！」

「在哪裏？」先生回過頭來。

「那邊！」

在近湖岸的地方，躺着一片黃色的巨葉，一端已有很深的裂縫，粗大的葉脈佈滿了葉面。

先生在葉四周巡視一會，從四方細瞧，再把邊緣揭起來看看，說：

「這是槲葉，可惜這葉不能造船。」

「爲什麼？」

「有沒食子。你看，不是滿佈着沒食子嗎？」

先生把槲葉的邊緣高高擡起。

華莉亞仔細地看。葉的裏面有黑色的球佈滿着。球像焊在葉面上似的，用手去按一下，竟像石塊一樣堅固。

「這樣的葉子，便和人生了瘡一個樣子了。」先生說。

「究竟是什麼？」華莉亞問。

「昆蟲的窠，」先生說。「許多昆蟲在葉上生卵。這對於葉是最不愉快的。葉想把這些不速之客盡力掃除，葉細胞聚集在卵的周圍，想把卵逐去。這猶如手指刺着了刺，白血球想把它擠去一般，這時手指就腫脹起來。葉也有一樣的情形，就是沒食子。」

「是哪種昆蟲生的卵呢？」華莉亞問。

先生聳一聳肩。

「各種昆蟲都有。六十種蝶類，一百三十種甲蟲類，四百八十六種蠅類，還有其他二百九十種昆蟲都在葉上生卵。」

「那末我們必須另找別種葉子嗎？」

「是的。」先生說。

到了傍晚，先生和華莉亞居然找到了一片適於航海的槲葉。可是這葉離岸很

遠。要運到水邊，非他們兩個人的力量所能辦到。「無論如何也拉不動！」華莉亞搖搖頭說。

先生細細考慮，抹抹鬍鬚，立在葉面上，默默地看着那向四方分散的粗大的葉脈。

「噯！……要是？……這樣吧！」先生自問自答地說，忽然笑了。

「怎樣辦？先生？」華莉亞驚愕地問。

「好，就這樣吧。」先生說，「喂，回去吧。明天叫馬來搬運。」

「馬？」華莉亞越發驚奇了。

先生沒有回答，口中喃喃地自言自語。很快的向洞窟那方走，華莉亞緊緊的跟在後面。

「噯！先生，哪樣的馬？從哪裏來的？」

「暫時不對你講。」

「請您教我吧！」華莉亞懇求着。

「不要性急。到明天就知道了。」

「唔！先生……」華莉亞帶着鼻音，還想問。

前面閃耀着火光。

華莉亞拉住先生的臂腕，站住了。

「火燒呀！洞窟中起火了呢！」

火光從洞窟入口處堵塞的石縫中透射出來。

「起火了！洞窟在燒呢！」華莉亞急叫着。「快走，不然哥哥要燒死了。」

「不要緊。不必慌，卡里克決不會燒死的。」

華莉亞不聽先生的話，狼狽地直向洞窟跑。

「哥哥！」華莉亞邊跑邊叫。「您死了嗎？哥哥？」

「我在這裏！」是卡里克的聲音。

華莉亞慌忙把石塊搬開，奔入洞窟之中，卻怔住了。

「咦！」

原來先生找來的盤子裏盛着卵，一端在發着一閃閃的青光。這像電筒中的燈泡一般，亮得可以讀書寫字。

「什麼事？華莉亞？」先生在華莉亞後面問。

「咦！奇了！」華莉亞情不自禁地叫。「那……卵會發光！」

「是的，」先生微笑着說，「這是螢火蟲的卵。」

「什麼！」

「螢火蟲是甲蟲類，住在溫暖的草叢中，以蝸牛等爲食物。」

「是的。我曾見到過牠們在草叢中發光。」

「見到過嗎？牠們不但自己會發光，牠們的幼蟲也會發光，卵也會發光。你想奇不奇？」

「確實希奇，」卡里克在牀上插口說。「讓我看看。」

「怎麼，你的腳好了嗎？」先生走近病人，「不想吃些什麼嗎？」

「已經吃了。」卡里克說，「你們出去的時候，我起來尋找東西吃，就找着了蜜，已經吃了好些。」

「不可以起來行動，」先生皺着眉說。「起來還早哩。腳又要痛。」

「那末……」卡里克說。「我一睜開眼，看到桌子椅子，又看到火光……我以為已經到家了。因此熬住痛，我必須起來。」

「哥哥，您喜歡這個新家嗎？」華莉亞問。

「自然。」卡里克說。「尤其是那螢光燈，很好玩。爲什麼這樣明亮！」

「要是再拿其他的夜間發光的東西來，還要比這個亮呢。」先生說。

「什麼東西，那是？」華莉亞問。

「還是甲蟲類。生於南美洲的基耶那和巴西，墨西哥等地方。巴西人和墨西哥

哥人夜裏要進森林去，就把牠們捉了來，縛在帽子上。那種甲蟲的燈非常明亮，在最暗黑的熱帶茂林中，有了這燈，就不致迷路了，墨西哥婦女們還把那些發光的東西作爲裝飾品，和金剛鑽一樣縛在髮髮上面。他們有時把那些昆蟲製作發光的首飾，也有作成發光腰帶圍在腰際的。愛玩的人們，在跳舞會以後把昆蟲帶入浴室洗澡。也有放入玻璃瓶中作爲寢室裏面的燈，發出美麗而柔和的光輝。」

「那末，在這裏能發光的，只有螢火蟲嗎？」華莉亞問。

「不。」先生答。「有一種發光的微生物也能作燈。……我在學生時代，曾經用發光微生物作燈。那光亮也可以用來讀書寫字。」

「微生物？不是非常之小，普通目力所不能見到的嗎？那種東西何以能發光呢？不是總看不見的嗎？」卡里克說。

「這是在它們非常多數集合在一起的時候……」先生說。「微生物本身縱然看不見，但是它們發的光卻可以見到。森林中霉爛的斷樹不常常發着天青色或綠色的光嗎？看去像樹在發光似的，而光源實在是微生物。被波浪沖到岸上的霉爛的魚，不是也會發光嗎？同樣的天青色的光，在動物屍體上往往可以看到。」

先生說畢，突然想起一件事情，走到小鬚旁邊，砰的一聲揭開蓋子，快樂地叫喊：

「吃夜飯了，你們吃了夜飯就睡覺吧。」

第二天早上，先生出外去找尋什麼，一直到傍晚才取了一束蜘蛛絲回來。先生坐在洞窟的入口處，用蜘蛛絲搓成粗繩，一直弄到深夜。等大家預備睡覺的時候，先生對華莉亞說，「明天一同到船上，應該把船下水了。……等卡里克病好，就可以出發。」

第二天還沒有亮，先生叫醒了華莉亞，一同吃朝飯——蜜。

先生把繩子背在肩上，帶着華莉亞出去工作。
樹葉仍在原來的地方。先生把繩子繫住葉的四周。

「喂，華莉亞，」先生說。「我們到馬廐裏趕馬去。」

先生沿岸邊走去，一面走一面蹲着身子瞧那些石塊下面。

先生在灰色的大石旁爬着，對着那下面的暗穴望了不少時光。再用手探摸穴的周圍，投下一把砂去。

石塊下面驟然起了一陣嘈雜的聲音。

「好馬！」先生站起來說。「叫牠拉船，船就立刻可以下水了。」

「石下住着什麼？」華莉亞低聲問。

「野馬，」先生隨便的答。「六隻腳的馬，華莉亞，你來幫我的忙。」

先生把蜘蛛絲所搓成的繩子拉到葉旁邊，在葉柄上纏了幾轉，打一個結。

「這樣好了。」先生自言自語地說。

繩子的另一端拖在地上，向葉旁牽過去，又打了一個結。然後拿了四根短木條，立在地上。

先生用石塊輕輕的將木條打入地中，把一根木條用腳試踢了一下，木條倒了下來。

「好了，好了。」先生說。

先生把踢倒的木條重又扶正了。

華莉亞只露着好奇的臉色，看着先生做。一點也不懂有什麼用。

「需要我來幫您嗎？」華莉亞問。

「不要，不要，我一個人儘夠了。」

先生把繩結拿起來牽到木條上。

繩結被木條支住，垂向下方。

「這樣，馬的鞭做好了。」先生說。「現在要趕馬，你可曾配過馬車？」

「沒有。」華莉亞老實地回答。「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先生拾起一支長棒，遞給華莉亞。

「你拿這個。」

先生又拿了一根比方才更長的竿子，背在肩上，命令着說，「去吧。」

先生快步走，把華莉亞帶到灰色的大石旁邊。立定了腳，將棒端叩着地面，一隻腳向前伸着，說。

「你好好聽着，華莉亞。在這石塊下面被日光照着的是步行蟲的幼蟲，步行蟲是吃他種昆蟲的，牠的幼蟲也和牠一樣是肉食的。幼蟲們白天靜靜地藏身在石塊下面，夜裏卻出來找尋食物，牠有很大的氣力。可以說有九牛二虎之力。」

「我怕！」華莉亞猷猷的張大了眼睛，看着先生說。

「不要慌，」先生說。「你聽着。我們要把那幼蟲從石塊下面趕出來，必須趕到放着鞭的地方，叫牠拖我們的船到湖裏去，放大了膽子，畏畏縮縮是不行的。」

「要是牠咬我呢？」

「要是你怕，你準會被咬的。」

「那我應該怎樣好呢？」

「這樣的。把牠從石塊下面趕了出來之後，你那邊站着，我站在這邊。等牠爬出來，你不許牠向右爬，我不許牠向左爬，這樣就可叫牠一直跑到軛那邊去。喂，預備好了嗎？再稍稍站開些。」

華莉亞退在右邊。先生用棒向石塊下亂觸，又像火扞在火爐中轉動一般攪着。

「嘿！出來了！」

先生退後一步。

身子很長的巨大的怪物從石塊下面出來了，就向華莉亞這邊直奔。華莉亞趕忙用棒打那幼蟲的背。幼蟲把身體搖了幾下，奔向先生一邊。先生使用棒敲牠的頭。

於是怪物蠕動着六隻腳，向櫛葉一方面爬動。但在半途中又站定了。

先生跳上一步，從後面用力打。但因為用力太猛，幼蟲身體抖顫着，只自扭動着不肯前進。

「華莉亞，快趕呀！」

華莉亞用棒敲擊。

「走！喂！走！」

這樣，先生和華莉亞迫着步行蟲的幼蟲一步一步靠近柵葉走去。

看看幼蟲的頭已來到繩圈跟前了。先生用棒打倒木條，繩圈就套在幼蟲頭上。先生忙丟了棒，雙手拉着繩，用力拉住。繩圈束緊了。先生又拾起那棒，跑到幼蟲的頭邊。

「走！」先生叱喝着。

葉子震動了。激起塵埃，拖向岸邊去。

幼蟲常把身體左右亂衝，可是一打橫，就吃尖棒打着。

先生和華莉亞監視着，不許牠左轉右轉。

幼蟲沒法兒，只得拖着葉子向湖岸直奔。

牠張大着眼睛看看先生和華莉亞。牠也莫明其妙，不知哪兒來這樣的兩隻腳的昆蟲，手拿長棒，究竟要把牠怎樣呢。

「喂！馬！快跑！」華莉亞只顧這樣叫。

「不是馬，原是步行蟲科的昆蟲。」先生說。

步行蟲的幼蟲把柵葉運到水邊，忽然狂暴起來，起初想改變方向沿着岸走，



突然跑回岸上來了。

先生和華莉亞大喝一聲，追在後面，用棒在牠的頭上腹上背上亂打亂搗。最後幼蟲正在大石塊旁跑着，突然跳到石塊下面去了。

「啊喲！」先生歎了一口氣。「壞壞子！弄得我們好苦。」

「如何是好？繩子怎樣抽出來呢？」華莉亞問。

「那倒簡單。」先生把結在葉柄的那個繩結解開了說。「這樣的好繩子，丟了實在有點可惜。喂，走吧。今天就這樣好了。我們暫時休息一下。」

*

*

*

先生和華莉亞把葉子留在岸邊，回到洞窟裏，在吃中飯的時候，華莉亞告訴卡里克，如何使步行蟲的幼蟲把櫛葉運到岸邊的經過。卡里克傾耳細聽，羨慕不已。

「可惜我沒有在。」卡里克歎息着。「要是我在場，一定把牠趕到水裏去！只消把繩結拉拉緊就好了。」

「說說倒容易。」先生笑了。「即使你在場，結果也是一樣。」

先生用手掌抹去沾在鬚鬚上的蜜。

「從明天開始，要準備航海用的一切，不要給任何怪物知道。今天到夜晚爲

止，須把貯蜜的小龔運到岸邊。桅杆，風帆及粗繩，都要預備起來。這些工作是相當繁重的。」

先生從牀上取來蛾毛束。

「華莉亞，出去工作吧，」先生走向洞口說。

先生和華莉亞整天在湖岸邊操作。華莉亞用毛搓繩，先生向四處尋找桅杆。終於，先生俯了一根可以作桅杆的長而枯槁的草莖回來了。

將要傍晚的時候，船便下水。

先生用一枝尖形石子在葉的正中開了一個洞，桅杆便插在洞中。四周用黏土膠住了。他說：

「到明天太陽把黏土曬乾，桅杆就固定在船身上了。」

先生看着那船，仔細推量，從華莉亞手中取過繩子，走到葉的尖端去。把繩子繫在葉柄上，盡力拉到上方。

葉身震動着，尖端撲着水了，稍稍往上蹺。

這樣，槲葉正式變成一隻船的形狀了。

船頭高高的昂在水面上，儘自搖着。

「像鵝仰着頭一般。」華莉亞笑說。「現在可以張風帆了！」

「風帆……」先生說。「帆可以用花瓣來做。可是現在不能張帆。非等到出發那天不可，因為花瓣給日光曬乾了，就沒用了。」

先生在岸上打好木樁，用毛繩繫住了船。

「這樣好了！」

華莉亞沿着繩子走到船頭上，手裏拿了片貝殼的碎片在雕刻着什麼。

「你在做什麼？」先生問。

「我想給我們的船題個名字。」華莉亞說。

「你得題什麼名字呢？」

「請您看看。」

華莉亞跳下來，先生眯着眼一看，那船首上的大字是：「步行蟲號。」

「不錯，」先生讚賞說。

*

*

*

第二天，先生和華莉亞用花瓣製成衣服，傍晚把蜜蠶運到船上。

卡里克已經起來了，他用兩手扶着洞壁行走，心裏想幫一點忙，可是先生不許他動。

「睡吧，你睡。」先生說。「還須要休息兩三天。你不做事也不要緊。」

這使卡里克非常苦悶，卻又不便多說。他把臉朝着洞壁橫臥着，假裝着熟睡的樣子。但是老是留心先生和華莉亞的行動。

「這樣吧，」卡里克自忖，「等他們出去了我在家做些工作，他們回來還得謝謝我呢。」

先生和華莉亞出了洞窟以後，卡里克跳了起來，手扶着小鬍，推向洞口那一方。

剛剛運出洞口的時候，就發生了不幸的事件。他一腳踩在一枚圓石子上，一脫手，全身壓在小鬍上，小鬍即刻倒翻了，卡里克忙抓住鬍口，但身體失卻了平衡，栽倒在地。

小鬍一旋轉，瓶蓋脫開了，濃厚的蜜流在地上。

卡里克站起身來，拂去身上的塵埃，看着那倒在地上的小鬍，怔住了。

「幫忙，幫忙，越幫越忙……」

蜜在地上淌着，卡里克退後了一步。他感到絕望了，於是搖搖手，跛着腳仍然回洞窟中去。

先生和華莉亞回來的時候，天色已經暗了。卡里克早聽到他們的聲音了，急忙縮進毛製的被窩中，裝着熟睡的樣子。

「啊喲！怎麼的？」華莉亞站在洞窟入口處驚異地叫。卡里克用手指塞住耳朵，緊閉着眼睛。

「走也不能走了！」華莉亞又叫，「把我的腳黏住了哩。」

先生正想用手往扶華莉亞，可是一走近去，腳也被濃厚的蜜膠住了，動彈不得。

「怎麼的？」先生也驚愕地說。

先生拖着兩隻腳，走近華莉亞身旁，伸過手去。

「伸手給我！」

華莉亞伸手，先生退後一步，把她一拉，華莉亞幾乎被拉倒在地上，腳還黏牢在濃厚的蜜中。

「不行！」華莉亞叫。「全膠住了，像蠟紙上的蒼蠅一般！」

「晒！晒！沒有辦法。」先生喘息着說，用力把華莉亞抱起來，慢慢的抱進洞窟中去。

腳下的蜜，像人在啜泣一般，發出吱吱的聲音，腳好像踏在黏而且溼的泥漿上面。

先生慢慢的走出了蜜，把華莉亞放在洞窟的入口，用粗棒撥去黏在腳上的

蜜。華莉亞也幫着先生撥。

「好！卡里克！」先生對着洞窟怒叱。「你闖下了什麼禍？」

卡里克更把頭縮進被窩中去。

先生和華莉亞默默地相視一會。

「這很容易明瞭。」先生走進洞窟後說。「不必說，這是你哥哥做的事情。他真的睡着嗎？會什麼都不聽見嗎？他見了我們覺得羞恥。是不是，卡里克？」

卡里克轉過臉來，只睜開了一隻眼瞧。正巧給華莉亞瞧見。卡里克狼狽地忙又閉上眼睛，裝出很大的鼾聲。

「睡罷！哥哥。」華莉亞笑着說。

先生搖着頭，什麼也不說。

不久兩個人也都睡去了。

*

*

*

天明以前，卡里克在夢中聽得洞窟周圍一片喧擾的聲音。他一骨碌爬起來，走向入口處，從堆積着的石縫中，探望外面給微弱的曙光所照着的空地。

洞窟前面的空地，有生着翅膀的巨大動物正在來來去去爬着。卡里克知道那種動物就是蒼蠅。在蜜池的周圍左來右往，互相衝突，只聽得轟的飛了上去，卻

又飛了下來蹲在蜜上。而且蒼蠅的數目，愈來愈見增加。

先生和華莉亞也被這個喧擾的聲音吵醒了，先生在說什麼，孩子們一句也不會聽到。因為蒼蠅的營營聲，簡直像附近有大發動機在怒吼一般，震耳欲聾。

像這樣子，剩餘的蜜囊，沒法再運往船上了。蒼蠅會把旅行者拉回來殺了，也未可知。蒼蠅羣集在入口處，還向洞窟裏探望，從隙縫中伸進牠們的長鼻子來。在堵塞入口的石塊上徘徊，石塊受到了重量，也搖搖欲墜。

三個旅行者嚇得緊緊地守住自己的堡壘。假使那堡壘一旦崩潰，大羣的蒼蠅闖進洞來……那末什麼都完了。幸而等到天時漸晚，蒼蠅們次第散去了。

「牠們散去了！」華莉亞歡喜地說。

「不要太高興。」卡里克卻仍然憂鬱地說。「到了明天，牠們又要來的，而且還要闖進洞窟中來。我知道牠們的習性，牠們已經嗅得貯蜜的小囊了。」

「把入口再填塞得堅固一點怎樣？」華莉亞說。

「廢話！」先生說。「還可以坐守一天嗎！」

「那末怎樣好呢？」

「只有攻擊，」先生說，「與其防守，不如進攻。」

先生提起矽藻的籃子，從盆子上取下螢火蟲的卵，像火炬一般高舉在頭上，

從洞窟中出去。

「先生到哪裏去？」孩子們叫喊。

「就來的。我要讓那些惡黨知道我的手段。」

青色的光，在黑暗中閃爍，不久便消失了。

「往哪裏去的？」

「不知道……大約想到什麼辦法了。」

夜闌以後，先生回來了，現出非常愉快的神氣。他把籃子在桌上一放，喘息着說：

「喂，我拿了炸彈來了。明天把那些蒼蠅都炸死牠們。」

孩子們走近籃子一看。

「炸彈？」

「正是！」

卡里克用手伸入籃子裏，取出一塊灰色的泥塊來。他臉上現出失望的神氣。

「這是炸彈嗎？只是一些泥塊。炸彈是這樣的嗎？」

先生笑了。

「不信嗎？啊！且等明天看看這會發生怎樣的作用。它比任何火藥都不會

差。」

先生將籃中的泥塊用勁一擲，就一分爲二了。他把小的一塊遞給華莉亞說：

「華莉亞，拿了這個，隨了我一起去佈置。」

先生和華莉亞拿了炸彈出去了。

「把那炸彈撒佈在洞窟的周圍。」卡里克聽到先生對華莉亞說。

渡海·昇空

「蓬！蓬！」

孩子們從睡夢中驚醒，睜大了眼睛，面面相覷。

「哥哥，那是什麼聲音？」

「不知道！」

「是炸彈開始爆炸了嗎？」

洞窟中和先前一樣，閃着青色的光，黑暗的屋頂顯得更低了。壁角落並列着粗大而白色的小鬚。

「蓬！蓬！」屋子外面，爆炸的音響繼續着。

先生從毛墊上起來，打一個呵欠，用手抹抹睡眠說：

「準得很……我的炸彈爆發了。」

孩子們隨了先生來到洞窟口的防禦物後面。從石縫中，可以看到外面空地上的黃砂反射着太陽光，蜜潭像金液般灼灼發光，旁邊一個白色的小鬚橫在地上。旅行者受了強烈的陽光的刺激，眼也睜不開來。

「真好天氣！」先生看了藍碧色天空說。

「蒼蠅們恐怕來得更多哩！」華莉亞太息着說。「比昨天更多啊！」

「放心！」先生安慰着華莉亞說，他搓着手掌，顯得很愉快：「一定會減少的，減少到沒有。」

「怎末會呢？」

「你們不聽得我那炸彈已經在爆炸了嗎？」先生接着問。

「聽是聽到，可是……」華莉亞說：「蒼蠅不一定怕炸彈啊。炸彈即使在牠們隊伍中間炸裂，也不會使牠們個個受傷。」

「等一會你們去看。」先生抹着鬍鬚說：「不能性急。我的炸彈，不能夠立刻把蒼蠅殺死。牠們着了彈片還能爬動五六個鐘頭，後來便自然的死去了，很值得一看。」

「那些蒼蠅已負傷了嗎？」

「對！」先生很有確信地說：「據我的推測，爆炸是天明的時候就開始的。」華莉亞把堵住洞口的石塊搬了一塊下來，像從槍眼窺看一般，注視空地上的情形。生有巨大翅膀的蒼蠅，密集蜜潭周圍，用鼻端舔着蜜，互相在擠軋。一隻肥胖些的，停在橫倒的小臺上。臺在搖擺。蒼蠅像吃驚似地飛去了，睜着大而突

出的眼珠看着那瓶，繞着打了個迴旋；又謹慎地飛到臺的側邊。

可是突然那蒼蠅像要爬走的樣子，又像酒醉一般，牠的腳顫抖了，倒在地，沈重的頭落在砂中，莫明其妙地死去了。只有伸展着的翅膀，還在顫動。

「死了一隻！」卡里克叫。

「以後還有呢！」先生說：「我們停一會再來看吧。」

經過一個時候，先生和孩子們又來到洞口，洞窟前的空地上，很多的蒼蠅打着滾，只有一隻身體還在動，其餘的伸着翅膀，頭靠近地面而死了。死了的蒼蠅都披上一層像濃霜一般的白色的東西。倒在瓶旁的，肚子外面伸出一支細長而尖端有圓形帽子的鞭一樣的東西。

「那是什麼？」華莉亞問：「葷一樣的東西？」

「是的。那正是菌，叫做蠅黴。」

忽然，菌的帽子崩落在地上。

「那是新的蠅黴成熟了。」先生說。

「蠅黴？好希奇的名字。」華莉亞笑着說。

「希奇？我卻不以爲奇。爲了蠅黴，自古就感到很多疑問。可是我很熟悉，那是一種寄生菌，對人類最有益的黴菌之一，因爲它能夠滅蠅。……現在落在地

上的新蠅黴，當蒼蠅來到旁邊時，就起爆炸，散布孢子。孢子長出芽來，就把蒼蠅殺死。再向別的蒼蠅投新的炸彈，這樣的把蒼蠅殺個淨盡。」

「那末蒼蠅不靠近它呢？」

「蠅黴就不爆炸。」

「要是蒼蠅不來，而來的是蜜蜂呢？」

「仍然不會分裂。」

「哦！這就奇了，蠅黴對於蜜蜂不加攻擊嗎？」

「是的。可是對於蜜蜂，也有寄生於蜜蜂的別種菌類。這菌落入蜜蜂窠中，殺死蜜蜂。但那樣的黴菌，對於人類卻是非常有害的。」

「蓬！」空地上又起了爆炸的聲音。

先生伸出頭去窺看，說：「又炸倒了五隻，有的已經死去了。」不久以後，空地上都滿堆着蒼蠅的屍骸。

*

*

*

中飯以後，先生想到岸邊去看看「步行蟲號」是否仍在原來的地方，風會不會把繫繩吹斷，船會不會傾側。他備了一束蜘蛛絲，在腰帶上插了一塊尖角石，走到洞口說：

「喂，華莉亞，出去吧，給我幫點忙。」

「是。不過……」

「什麼？」

「要是蒼蠅沒有……」

「蒼蠅已經沒有了。」先生答。

「牠們不會再飛來嗎？」

「放心，牠們飛來就送命。蠅徽的地雷不是佈置好了嗎？」

華莉亞這才安心地走近入口處。

「先生，我呢？」卡里克從地鋪上跳起來說。

「你請安睡。病好了再說，今天無須你去。」

「我偏要去。」卡里克憤憤地說。「先生你知道大桅檣是怎麼樣的？還有後檣呢？縱帆呢？船頭的三角帆呢？帆索呢？第三個節檣帆呢？」

「我知道，我知道。」先生苦笑着。「你怎麼竟同海盜一般熟悉。」

「我不曾做過海盜，但船上的事情，我都知道。」原來卡里克有一個好朋友是一位船員，曾告訴他種種船上的事情，他記着，這時便驕傲地說了一大套。可是先生只搖搖手：

「那末你一淘去，只是要當心，不要把腳再弄痛啊。」
三個旅行者出了洞窟。

「正像一次激戰後的情景。」先生通過蒼蠅屍體的中間說。

華莉亞側着眼睛一面看，一面走。還是儘可能避開蒼蠅的屍體，她以為蒼蠅雖然死了……總是不靠近牠們來得安全。

「等一會兒！」只聽得卡里克急叫着。

先生和華莉亞停住了腳步。只見卡里克站在一隻大蒼蠅的旁邊，那蒼蠅伸展着翅膀橫躺在地上。

「爲什麼？卡里克。」

「噯！先生。」卡里克兩手拿着蒼蠅的透明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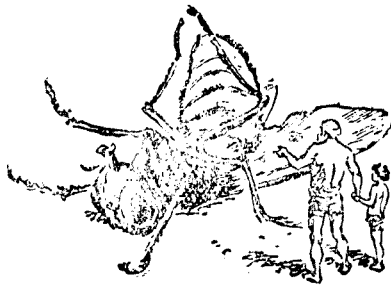
說：「這可以做風帆，您看好嗎？」

「唔！真好念頭。」先生贊成地說。

先生走近蒼蠅的屍體旁，撥動着在牠死之前還發強烈聲音的翅膀。說：

「真是製帆的好材料，快利用它吧。」

先生從帶子上取出尖角石子，騎在蒼蠅背上，用力鑿，把蒼蠅的翅膀鑿了下來。



來落在卡里克的腳邊。

「這一片還不夠用。」卡里克拾起翅膀，細看着說：「這只能做船頭的三角帆，還需要一個大帆。」

「要用在大橋的帆上嗎？」先生說。把尖角石再純熟地鑿着蒼蠅的翅膀。孩子們把它們疊積起來。卡里克說：「夠用了。」

孩子們每把一片蠅翼疊起來時，發生鏗鏘的好像鐵片似的聲音。先生把最底層的一片，穿上繩子，一起縛成一捆，繩子拉在肩上，拖着向岸邊走去。

「哈哈，先生。」卡里克兩手捧着翅膀說：「我不夠聰明嗎？路上看到翅膀，就想到可以做風帆用。」

「聰明！聰明！」先生笑着說：「你只誇口，且把翅膀捧緊了，不要走到半路就失落了一半。」

三個旅行者把這件笨重的行李運到了岸邊。「步行蟲號」靜靜的浮在港上搖擺着。彎曲的船頭倒映在水中，下舷接着湖面，高大的桅杆四周，並列着盛蜜的白色的小甕。

「真像一條船。」卡里克說：「可惜只少風帆。」

「帆不是可以馬上裝置嗎？」先生問。

他們把蒼蠅的翅膀運到船上，開始架風帆。卡里克爬到桅杆頂上，從上面叫着說：「把翅膀和繩子遞給我。」孩子們快樂地勞動着。

先生把翅膀遞給卡里克，卡里克一枚一枚的都縛在桅杆上。一會兒大檣上便張起一幅透明的翅膀風帆。風吹着翅膀，嗚嗚的發出聲音來，「步行蟲號」搖擺起來。不料一聲響，繫着纜索的那個大樁，突然折斷了。

「啊呀！」華莉亞驚叫起來。

先生並不說話，跳入水中。卡里克在桅杆頂上問：「怎樣辦呀？」

誰也沒有回答。卡里克伸頭從翅膀縫中向下窺視，先生半身浸在水中，臉上發紅，非常緊張，他用力把船拖回岸邊。

「纜索沒斷嗎？」卡里克問。

「沒有，是黃蜂把木樁咬斷了。」

卡里克很敏捷地從桅杆頂溜到甲板上。

「黃蜂？」卡里克問，「牠要吃木樁嗎？」

「不，不！」先生把纜索重新繫在斷掉的木樁上，說，「牠不吃木樁。牠因為要造窠，把木樁做造紙的材料。」

「黃蜂會造紙嗎？」華莉亞睜圓着眼睛問：

「是。人類從木質纖維製造紙張，就是黃蜂教的。」先生說了，又把黃蜂的習性，木質纖維的用途，以及從前發見造紙方法，現在已被人們忘卻的一段故事說給孩子們聽。他說：

「古代只知道用破布造紙。在一百五十年前，有一個學者名叫耶訶夫·弗利斯勳·薛弗爾的，他研究昆蟲生活，才知道從木質纖維可以造紙。這人在無意中，看到黃蜂的窠像用最上等厚紙的製作材料製成的一般，覺得很奇怪，便調查黃蜂的工作狀況，才知道黃蜂把木質嚼碎，製成很好的紙。但那時候對薛弗爾的發見加以注意的人，一個也沒有。約莫經過了五十年，有一個名叫凱萊耳的另一個學者，才想起薛弗爾的發見，才催促世人注意，這因為那時正是紙荒時期，紙張非常需要，而製紙的原料破布極感缺乏……於是想到效法黃蜂，從木質纖維製造紙張。最初沒有得到何種結果，經過了繼續的研究，才終於成功。從這時候起，所稱為紙的全都是木質纖維所製成的了。」

「呀！」華莉亞聽完了先生的話，便說：「照這樣說來，這裏的近旁，一定有黃蜂，我們快走。」

「是。現在也是應該回去的時候了。」先生表示同意。

三個旅行者便回到洞窟。

天明以後，旅行者把最後一籃蜜運到船上，鋪蓋和螢卵也都帶走了。
 卡里克將一枚螢卵吊在桅杆的頂上，作為信號燈。他現在比什麼人都熱心，
 在船上跑來跑去的，恰像一位船長一般。

「到上甲板來！準備帆索！」卡里克叫。

「上甲板在哪裏？」華莉亞驚奇地問。

「就是你站着的地方。這是上甲板，船尾……你懂嗎？水手練習！準備帆索！」

「帆索是什麼？」

「不就是這繩子嗎？」

「嘻嘻！」先生好似討厭地說：「船尾就說船尾，繩子就說繩子，不好嗎？」
 卡里克笑了，說：「不行，難道我可以稱繭為卵，稱卵為繭嗎？」

「不！繭是繭，卵是卵。我覺得你說的船上用具，名字太難記，並不能說繭就是卵。」先生責難地說。

卡里克又大聲喊出許多難記的術語：「收船索！看守桅杆！轉位置！注意信號！」

先生把繫船的繩子收捲起來，放在船尾，華莉亞升起張帆的繩子。「步行蟲號」航行遠洋的準備，一切都齊備了。

「出發以前……」卡里克在暗忖，「能放一聲大砲該是多麼好！」可是沒有大砲。

卡里克真像駕駛的老手，在船上跑來跑去，忽而改變風帆的方向，忽而看看船上的乘客，再向船舷外吐一口唾沫。

最嚴肅的一瞬間，卡里克高舉右手喊一聲：「注意！」船員們目不轉睛的看住船長。

「南風。出發！」

「喂，船長！」先生很有興趣地瞧着華莉亞，大聲地叫。

華莉亞展開帆索，風就吹動着帆。「步行蟲號」搖幌着，靜靜地離開湖岸。

「全速力行駛！」勇敢的船長叫。

水面起了綿毛樣的微波。船沖着波前進，溫暖的水花，灑在旅行者的臉上。

「步行蟲號」的周圍，招來了許多奇妙的動物，有的從水中跳起來，有的像海豚一般浮沈着。更有一隻遍身透明的動物，形狀像兔，頭上生着角，始終緊跟着船游泳。

「這是什麼？」華莉亞問。

「是水蚤的一種。」先生回答。

華莉亞拿起杖來向牠的頭部輕擊一下，那動物就不見了。

還有一個動物，很像潛水艇，在後面追趕着，趕到了船身旁邊。牠的身體雖然沈在水中游泳，水面上卻有一條軌跡，牠好像要跳進船來了，卻又中途回頭向右，沈入水面下去了。

「這又是什麼？」驚奇的華莉亞細聲地問。

「那個嗎！」先生慢吞吞地答：「是蝸牛，住在水中的。」

「住在水中的蝸牛？」

「是呀！」

「牠怎樣能夠游泳呢？」

「嗯！」先生微笑着說：「這對於學者們是很困難的問題，可是已有正確的解釋。你也許覺得太奇妙了，牠是倒垂着頭旅行的。伸着一隻觸角，向水面上分泌出黏液；由於這黏液，牠浮在水膜上，正像竹筏一般在水面上滑走。」

「那末，牠們什麼都不見了？」

「但是看得很清楚，因為牠的眼睛生在觸角上。」

「這又奇了！」卡里克接着說。

「不，卡里克，」先生說：「這又有什麼希奇？沒有大口而能肉食的動物，以及用腳代耳的動物我們不是都已見過了嗎？牠不過是用觸角代替眼睛而已。這種動物我雖不曾告訴過你們，要是同其他不可思議的動物比較起來，就算不了什麼。那種種動物都住在我們附近，並不是神話傳說中才有的怪物。牠們住在這個世界上，比什麼都希奇，比什麼都有趣……關於牠們的話，我很想寫許多講義。也許你們要懷疑，我所以來到這裏，目的不單在救你們回家去，也是爲了寫作講義，你們是不是這樣想呢？」

這一番話，使孩子們更加驚奇。先生所說的話，有時雖然好像有點討厭，但孩子們終是聽的，只是聽到先生唱歌，他們就裝聾作癡了。卡里克和華莉亞每當先生在嘖歌的時候，就把眼睛所看到的，不拘什麼都問起來。可是先生一遇空暇，還是唱歌。

「喂！」先生咳嗽着說：「開始唱歌……喂！喂！唱一隻『前進』歌吧……唱呀。」

「哎喲！那又是什麼？」華莉亞急忙叫說，「在這水底下的是什麼？多大！」
「步行蟲號」來到一個像有筋絡的土塊旁邊，那土塊打橫着像一隻沈船。

先生往下一看，快樂地說：

「那是古代人類的食物，就是烏鴉貝。古代的人們對於這烏鴉貝，猶如現在的人們對於麵包一般。可是我們卻不喜歡吃這個了。」

「可是，」卡里克說：「我也不以為烏鴉貝比麵包好吃。」

「是的。」先生表示同意。「但把這樣多的食物捨棄了也覺得很可惜，搜集起來，何止幾萬公斤。」

「除了食用以外，就沒有別的用處嗎？」

「德國人把這種貝搜集起來，放在大鍋子裏煮了，然後……」

「吃嗎？」華莉亞問。

「不，拿來餵豬。等豬肥壯起來，肉就好吃的了。」

大家暫時沒有話說，只聽得先生的咳一聲嗽，這就是先生又要唱歌的前奏，於是孩子們又急忙提出各種問題來。這樣，時間也很快的過去了。

「步行蟲號」的風帆吹得鼓鼓的向前進行，太陽已昇上高空，風靜下來了。帆垂下來，船長也無事可做了，三個人坐在船舷上，把腳浸在水裏。

動盪的水中，隱現着種種的動物，牠們在湖底暗黑的綠色叢林中來往奔走。華莉亞把身體橫躺在甲板上面，頭伸在船舷外，瞧着動盪的水中的叢林。

忽然水中的叢林消失了，現出灰色而高低不平的水底。在那水底小丘的傾斜面上，有一條大而赤色的蛇，屈着身體在爬行。

「咦，這麼大……那是什麼？」華莉亞問。

先生俯下身體，說：

「是一種蚊子的幼蟲。這是最好的魚餌，小魚頂喜歡吃這幼蟲。」

「咦！」華莉亞說：「蚊子也有不少種類嗎？我一向以為蚊子都是一樣的。」

「也有幾百種。普通的蚊，赤斑蚊，黑蚊，豹腳蚊……在蘇聯還有所謂雪蚊。」

「白色的嗎？」

「不，因為住在雪上，所以叫雪蚊。」

「冬季不死嗎？」

「生命這東西是不分冬夏的。」先生答：「夏季固然有種種昆蟲自由活動，冬季又有別種昆蟲一樣能夠生活。冰國的雪中，有雪蚤，雪蟲，雪蜘蛛，雪蚊，和其他很多的動物在生活着。」

「那末，蚊子怕要咬人吧？」華莉亞不愉快地瞧着水中蚊子的幼蟲問。

「不論哪一種蚊子，牠的幼蟲都不會咬人。有一種蚊子，成長以後對於人類

及其他動物也沒有什麼禍害，咬一口，也不妨事。」

先生搖着鬚鬚，微笑着說：「西印度伐爾婆陀斯島的蚊子，確是這樣。」

「咬着不痛嗎？」華莉亞細聲地說。

「相當痛……有這樣一個故事。在某一個村莊裏，有個女子昏厥了過去，人們都認爲她已經死了。看她的面色像白蠟一般，撫摸她的身體，像冰一樣冷。人們便把她放進棺材裏，擡到露臺上去。」

「後來怎樣？」

「到了夜裏，很多蚊子都飛到露臺上，廣集在那假死的女人身上，刺着吮着。那女人突然驚醒，挺起棺材蓋，跳了出來，就這末一身死人打扮，直跑到街上去。」

「這人沒有死嗎？」卡里克問。

「自然沒有死。」

這時華莉亞突然跳起來叫說：

「看呀！那在游泳的，不就是伐爾婆陀斯島那種蚊子嗎，好可怕呀！」

在船旁的水中，有一隻灰色的身長頭大的動物正在跑，那動物像幾枚小片接合起來的一般，有三根闊大的像雞毛一般的尾巴。」

那動物立定了，看牠像絃線一樣把身體伸長，卻不料以可驚的力量，整個身體膨脹開來，看牠膨脹得不能再膨脹了，但牠還膨脹着，忽而牠把水流像彈子一般壓向後方，牠自身就乘勢像火箭一般向前方衝去。

「這是蜻蜓的幼蟲。」先生說。

「這個！」卡里克想了一想說：「不是可以代替摩托船嗎？」
先生笑說：

「這摩托船可惜沒法應用，蜻蜓的幼蟲是非常危險的饕餮家。牠連小魚都要吃。可是那些魚比起現在的我們來，不都像鯨魚一樣大嗎？」

「噢，蜻蜓母親也在這裏。」華莉亞說：「到哪裏去？」

巨頭突眼的蜻蜓，正把翅膀豎在背上，蹲在水中的樹幹上面，忽然頭一低，身體碰着了水面。

「牠做什麼？」卡里克驚奇地問：「不會溺死嗎？」

華莉亞看着蜻蜓，想了一會，自言自語說：

「大概是來照看幼蟲的。牠不大放心，是嗎？」

「那很明白的，是爲了生卵才到水面上來。」先生笑着回答。

「這真是可怕的東西！」華莉亞說。

「怕倒大可不必。」先生反駁着。「德國人稱蜻蜓爲水娘。法國人也把牠看作女性。」

這時湖面上起了一陣波浪，帆在搖動，船尾有很響的水聲。

「船員各歸原位！」卡里克叫。

「是！船長！」先生答着。

船再衝着波浪，以很快的速

率前進。卡里克爬在桅杆上面。

「步行蟲號」通過了許多綠

色的平坦的小島，這所謂島實是

是睡蓮和荇菜的厚肉的葉子，不

久來到一個清明的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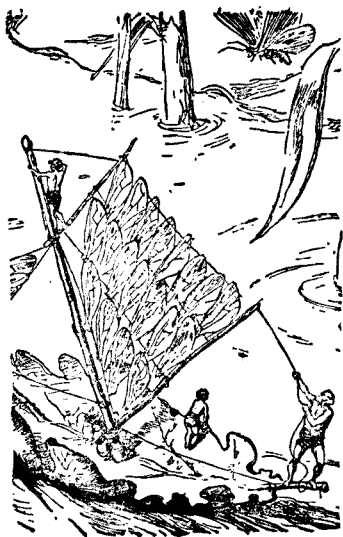
卡里克手掌遮在眼睛上，遠

遠望去。湖面被太陽光照着發出

青色的光輝，遠遠的已看到一處岸邊。岸和水幾乎分別不清，雲像棉花的山一

般，堆積在地平線上。卡里克四面探望，發見地平線上有一枚細長的針一般的東

西，頂上纏着紅色的棉毛。



「看到信號標了！舵向右轉！對。再向右！拉緊右方的展帆索！再拉！再拉！對！」

「好！船長！」先生大聲叫喊。

「步行蟲號」一直線地向岸邊進行。忽然，四周圍的一切都開始長鳴，開始歌唱。水也歌唱，空氣也歌唱。卡里克吃驚地瞧着四週，急忙從桅杆上下來，到了甲板上。

先生卻在思索，眯着眼，側着頭，聽着不可思議的音樂。這好像有好幾千的梵啞鈴在一起演奏，雖然單調，卻是非常愉快的歌曲。

先生歎一口氣說：

「奧德西航海的時候，船的四周有人魚歌唱，此刻正像那時候的情況。」

「這也是人魚在歌唱嗎？」卡里克問。

「不，」先生說：「所謂人魚是神話中的海底美女，以歌唱誘惑航海者的。此刻歌唱的卻不是人魚，而是松藻蟲的一種。不是很好聽嗎？」

「確實好聽！」華莉亞說。

「殘忍貪食的昆蟲很多，像神話中人魚一般的歌星也有。」

「牠們爲什麼歌唱？怎樣會發出這樣的樂聲來呢？」

「牠們用腳歌唱。」先生說：「牠們的一隻前腳生着剛毛，像樂器中的聲簧一般。另一隻前腳，卻像梵啞鈴的拉弓一般，兩腳拉動，就發着這樣的樂音。」卡里克和華莉亞想見識一下昆蟲的梵啞鈴，只伸着頭頸探望，卻並沒有看到什麼。牠們大概是隱居在水中的森林裏。

這時候，「步行蟲號」風帆飽滿，向着傾斜的湖岸進行。岸漸漸靠近來，水中已看到突出的石塊和黃色的淺灘。不久草的森林也很明瞭地顯現在眼前。

「在哪裏靠岸？」卡里克問。

「什麼地方都好。」先生瞧着岸上說。「這些近些都沒關係。我們此後又要步行了。」

華莉亞歎息着說，「又要步行了嗎？步行已受夠苦了。」

「別悲傷，」先生說：「我們的旅行也快結束了。我也想早些回家。學校裏的學生等着我，試驗就要開始哩。」

先生突然大笑起來。

「假使學生們看到我坐着這隻櫛樹葉的小船，張着蒼蠅翅膀的風帆，他們將怎樣奇怪呢？現在誰都能把我放在大衣袋中，用皮帶把我束住啊。哈！哈！」

這時候已經是正午了，「步行蟲號」船底刮着石子，沙沙發響。不一會，船

靜靜地靠近岸邊，輕輕地搖了幾下就停住了。三個旅行者走到了岸上，伸出在附近的森林後面信號標竿看去已很近了，只要通過這個森林，就是信號標所在的地方了。

卡里克對着「步行蟲號」呆呆地望了一會，搖搖手，表示惜別之意。

「多謝你！勿要忘了你的船長！」

「我想就坐這船到信號標那地方去。」華莉亞說。

「你想錯了。」先生聳一聳肩說。

「那末，爲什麼載這許多東西呢？」

「爲什麼？」卡里克憤怒地說。「假如半路上遇到大風怎麼辦？把我們這隻船吹攔在水生植物的葉上又怎麼辦？你叫我們吃什麼東西？」

「是呀。」先生說：「出門人總得要預備周到。免得餓死。」

*

*

*

兩三小時之後，先生和孩子們坐在森林旁邊，吃飽了肚子，先生站起來，用花瓣揩抹着手和鬍鬚說：「以後，我們……」

話未說完，先生丟了花瓣，匆忙地跑到近處的小丘上去，一面看，一面說：

「好！這很好！」

孩子們也擡頭望去。森林上面有許多多毛的動物在飛，伸展着闊大的像玻璃一般的翅膀。

「黃蜂！」卡里克說。

「花蜂。」先生加以訂正。

那些黃色與黑色相間的動物只在草叢的森林上面飛舞盤旋。忽然都飛在一株奇妙的樹上。這樹頂和普通的不同，有一枚紅色帶黃的大帽子。花蜂們停在這帽子上面，不久又飛起來，直向信號標方向飛去，一忽兒不見了，想必是降落到地面上去了。

先生攜着孩子們的手，看牠們飛遠去了說：

「你們要說我膽子太大吧。現在我們應該騎在花蜂背上飛回去。」

孩子們聽了，嚇得不禁倒退幾步。

「騎在花蜂身上？我……我不成。」華莉亞說，「可怕得很。」

先生攀住華莉亞的肩膀。

「不要緊！華莉亞。一點也不要怕。斑蝥的幼蟲騎在蜜蜂身上，蜜蜂一點也不覺得什麼！」

「那末我們不可以騎蜜蜂嗎？」

先生搖搖頭：

「不，蜜蜂不行。蜜蜂把我們載往自己的窠中或者不知什麼地方去，那還了得！只有這花蜂卻會把我們帶到信號標那邊去。因為牠們的窠就在那邊，牠們向那裏飛，你們也看見的。我們騎蜜蜂，不如騎花蜂。」

「可是我卻害怕。」華莉亞搖頭說，「我……」

「等一會再看。」先生攔住華莉亞說：「我把斑蝥的幼蟲怎樣騎在蜜蜂背上旅行的話告訴你，你就不會害怕了。」

先生和孩子們並坐在小丘上，開始講。

「那種斑蝥的昆蟲是不可思議的。……任何昆蟲不是至多只有三種變態嗎？就是從卵孵出幼蟲，幼蟲變蛹，蛹再變成完全的成蟲。可是斑蝥卻有四種變態。從卵裏孵出來，起初是有兩根尾毛和六隻腳的幼蟲，隨後變為沒有腳像蛆一般的幼蟲。此後才再變蛹而成爲成蟲。幼蟲有兩種變態，起初這種幼蟲吃蜜蜂的蜜，但是牠們怎樣找到蜜呢？是誰教牠們到有蜜蜂的地方去呢？又有誰帶牠們到蜜蜂的窠中去呢？」

「總是牠們的母親！」華莉亞說。

「不。牠們的母親不能照顧到這些。」先生苦笑着說。「幼蟲從卵出來的時

候，牠們的母親大體已不在世上了。斑蝥的幼蟲必須自力謀生，牠爲了要到蜜蜂窠中去，就藏身在花朵中，靜靜地等待蜜蜂。等到蜜蜂真的來了，牠們就用腳抓住蜜蜂多毛的外衣，不到蜜蜂窠裏，決不放脫。懂嗎？華莉亞？你想想，一點沒有智慧的幼蟲，尙且能在空中飛行而並不害怕，你卻爲什麼害怕呢？」

「……那是愚蠢的幼蟲啊。」華莉亞歎息說。

「噯，華莉亞，不要膽小。」卡里克說：「我們不騎着花蜂走，還得走上三個星期的時光。弄得不好，也許走一個月，而且說不定還要遭遇困苦，被甲蟲吃掉，被青蟲踏死，被蝴蝶抓到山谷中去，什麼事情都防不勝防。騎着花蜂，就不要擔心了。我們應該做勇敢的孩子。」

「這樣嗎！我就騎花蜂去！」華莉亞用顫抖的聲音說，「那末鑽在哪一種花裏好呢？」

「那邊！在那邊上面搖動着的紅的圓球中。那是荷蘭翹搖，是花蜂最喜歡的花。」

先生和孩子們緣着高的樹幹，鑽進帶微紅的籐黃色的帽子裏，在貯有光亮的蜜滴的筒中躲藏着身體。

「花蜂就會飛來吧？」華莉亞小聲問。

「那不知道。」卡里克以同樣的小聲回答。

「不要響！」先生禁止兩個孩子說話。

約莫經過了一個鐘頭，頭上聽到很大的翅膀撲動的聲音。廣闊的陰影，像雨雲遮住太陽一般，掩蔽着天空。

華莉亞只對着卡里克看，心跳得很利害，手腳也顫抖了，想說話，可是蹣着舌頭說不出來。

「準備！」先生的聲音刺入耳中。

華莉亞緊握着卡里克的手。翅膀轉動的聲音愈來愈響。只見遍體生毛的花蜂向花飛來，伸着腳，開始吸蜜。

後來怎樣呢？卡里克和華莉亞失神地耐心等着，只見大而多毛的身段像穿着厚而密的熊皮外套一般，擦在兩人的頭上。

孩子們聽到先生鈍重的聲音：

「緊緊抓住！」

卡里克和華莉亞忙用兩手抓住蜂毛，一瞬間，就像旋風一般，高高的飛起在空中。

到了意想不到的地方

旅行者們耳邊只聽得風在呼呼地響，呼吸也給風阻塞住了。地面只向後奔馳，幾乎看不清楚。

「抓得緊！」先生叫着。可是聲音傳不到孩子們的耳朵中，花蜂撲翅膀的單調的聲音，和狂風吼嘯的尖銳的聲音，把他們的耳朵都震聾了。

最初花蜂高高地飛在天空裏，忽然覺得有點累墜，牠就用六隻腳只向自己身上毛拂，每改變一次飛行方向，就用六隻腳打擊自己的胸部腹部一次。牠想把這些不速的乘客們，用力振落。可是牠始終擺脫不了這沈重的負荷。

華莉亞閉着眼睛，心臟跳動得特別利害。先生擔心地看看華莉亞，心裏在說：

「緊緊抓住！華莉亞！切莫鬆手啊！」

花蜂激烈地撲動着翅膀，風聲淒厲可怕。花蜂像箭一般地開始降落了。

「此刻下去，怎末行。」卡里克腦中像閃電般轉了念頭，「只不過走了一半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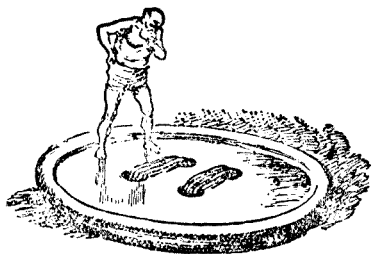
地面漸漸的接近攏來，先生和孩子們惟恐着陸的時候會碰在什麼硬東西上面，就把兩腳縮得緊緊的。草叢的頂已在眼前。花蜂身體就向地面上衝撞，一次，二次，三次……剛以為要衝下去了，旅行者從蜂毛的客室中被拋擲出來，落在地面上。

先生和孩子們受了很大的震動，在青青的柔軟的草地上打着滾。這是一個野原，到處都是柔軟的土塊和丘陵掩蔽着。

先生滾了幾個轉身，兩手攬住了一塊巨大而平坦的石塊，於是先站了起來。他手攀着石塊的邊緣，跛着腳向四周圍察看。

「好奇怪！」先生手撫着石鼓一般的扁平石塊，自言自語說，「這是什麼？……對面是一塊圓石……三塊……四塊……」一面想着，早爬在一塊圓石上面，看看自己的周圍，在他面前橫着一塊不可思議的土地。像一塊棋盤，一色青的大路從這一端通到那一端。先生蹲下身體，細細地瞧那閃閃地發着黑光的地面，突然想着了。

「是鈕扣！」先生自己打着額角。「我現在站在鈕扣上面……這棋盤一般的土地，青色的大路……這……喂……你們！」先生便在棋盤格的土地上坐了下來，對着正在撫摩着跌痛的胸腹膝蓋的卡里克和華莉亞說：「我們離家已經近



了。這是我的上裝。」

「那末箱子呢？盛有放大藥的箱子在哪裏？」華荷亞失神地叫。

先生又爬在鈕扣上面，眺望上衣附近的四周。可是看不到信號標竿。

「奇怪……真奇怪。」先生聳一聳肩說。

先生再細細地四面察看，忽然看到一根巨大的柱子倒在地，這柱的另一端向遠遠的西方伸去。森林般的草叢像割裂一般，剖分成兩邊；一片空地一直連續到很遠的地方，和地平線能合在一起。

「倒了，倒了。沒辦法，這還是十分鐘以前的事情。」

「是誰推倒的呢？」孩子們齊聲問。

「我們的信號標。可是不要緊，我們已經到了這裏。箱子一定在這裏附近，一定在信號標倒下的那角。」

先生走在上裝胸前的摺疊處，跳過鈕扣孔，沿着縫線，毫不耽心地向前跑去。孩子們也跳躍着跟在後面。到了上裝的衣緣，他們才站住了。前方又是一片

草林。

「在那邊！」先生指着一處草叢叫道。草叢的隙縫中，看到了一所黃色的建築物。

「好！」孩子們快樂地叫起來。大家手攙着手，向箱子那邊走去。先生喘息着，也跟着跑。

「好！好！到了……」先生興奮地拍着兩手。「我們的困苦也可以完結了。虧得騎着花蜂回來，要是步行的話，不知有多少麻煩呢。信號標在我們着陸之前就倒了。所以要勇敢！爲了幸福，勇敢尤其重要！」

先生撫摩着禿頂，感動地說：

「所以孩子們，我們馬上可以放大，變成原來的大人了。在這裏……在這個箱子當中，我們艱苦而危險的旅程可以宣告終結了。我們已站在『大世界』的入口。可是在從這『小世界』出去以前，我還有說話告訴你們。你們在僅僅這幾日之間，看到了不少的事情。可是在這『小世界』裏，還只有一個角落。在所謂『自然』的那本厚書中，只不過五六行而已。而且這五六行又決不是最有興味的。事情。在所謂『自然』的書中，更有興趣的，使你一讀就會手不釋卷的很多……。……你們且看看這個就是靠着我們所住的世界的小小的世界罷。這世界是不足道

的一個小世界，我們平時不大加以注意，所知道的情形也不多。可是這小世界，對於我們住着的『大世界』是一個極重要的部分。這世界的的生活，和我們的生
活，關係是異常密切的。比許多人所想得到的還要密切。……在這『小世界』
中，也有我們的朋友，也有我們的仇敵。無論是友是敵，我們必須要知道牠們種
種的情形。我們現在不是又要回到原來的世界去了嗎？我們此後，不是想做一個
從頭到腳，全身武裝的大探險家，來征服這個還只有極少數人研究的世界嗎？此
後我們遠征這小世界，沒有再借用縮小藥的必要。我們可以利用顯微鏡，利用各
種知識，利用很多學者的實驗。那時我們的武器，就是所謂『忍耐』。關於這些
等回家以後再仔細對你們講。現在我們有一件立刻要做的事情，趕快把我們自己
『放大』啊。」

先生走近木條箱的箱壁，從一個僅有的圓窗中望了一會，拍着手快樂地說：
「沒有什麼異樣。你們一個個的鑽進去，盛有放大藥的小盒子是在右邊角
上，喂，進去！」

第一個卡里克，其後就是華莉亞都從圓窗中爬進去了。

先生幫助孩子們進去之後，自己正待往裏鑽，箱子蓋上面，突然來了一隻小
蛾，牠翅膀發着黃褐色的光輝。

「是小蛾。」先生喃喃地說。

先生身體緊靠着木條箱的板壁，像獵人看到近傍有珍奇的獵物一般，全身都緊張起來。蛾卻像沒有注意到先生，在慢慢的爬動。

「咄！」先生叫着，很快地一跳，抓住了蛾的翅膀。蛾想擺脫先生的手，可是沒有成功，先生和蛾一起落在地上。蛾只有一隻翅膀顫動着，用腳死命地推先生的胸部，先生並不放手。最後先生倒了下去，卻仍使着全力抓住翅膀不放。他什麼都忘卻了。

這小蛾停在木條箱上的時候，先生什麼事情都忘卻了，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他自己搜集得很豐富的鱗翅目殼蛾科標本中，在玻璃底下，擴展着翅膀用細釘釘住的，如麥蛾，衣蛾，毛氈蛾，龍鬚蛾，醉蟲蛾，槍蛾，筒蟲蛾，什麼都有了，獨缺這一種蛾。他想到這一點，所以一心要捕捉牠。而且這蛾的幼蟲，對於標本又是極有害的。

「呵！靜下來吧！」先生被那正想逃走的蛾拖在地上，「啊，好了，你應該明白了。」

先生在和蛾爭鬪的時候，卡里克和華莉亞已經走到裝有放大藥的小盒子跟前

了。他們的眼睛，漸漸地在黑暗中恢復了視覺，能在這小屋中四周察看。一線細弱的太陽光穿過圓窗，斜射在地板上，看去像一條活的大路。黃金色的塵埃，在光線中飛舞不停。

「這真是快樂的場所。哥哥，對嗎？」華莉亞吃吃地說。

卡里克沒有回答，只向箱子的角落走去，那裏放着一隻蓋有羊皮紙的像汽車一般大小的白色盒子。

「這就是了！」卡里克說着，爬上盒子邊緣，用腳跟踹一下盒蓋，再把手遞給華莉亞。

「上來呀！」

華莉亞也爬上去和卡里克並排坐着。卡里克用力撕剝盒蓋上的羊皮紙。

「呵！我們馬上可以把身體放大了！」卡里克伏在盒子上說。

「不等先生來嗎？」華莉亞問。

「不必，我們比先生先放大，不是很有趣嗎？我們已經放大了，先生還是很小。」

「倒有趣！」華莉亞說着，早伸手到羊皮紙下面取出一滿握像氟酸鉀一般的發光的粉末來。她正想送入口中，卻又把手放了下來，對卡里克說：

「噯！要吃多少才正好呢？」

「多吃些也不妨。」

「假使吃得太多，放得太大，怎末好呢！……孩子長得像電線柱子一般，那才糟呢？」

「這有什麼關係。」卡里克不加思索地回答：「假使太長大了，再吃點縮小藥，不就好了嗎？我先吃給你看看。」卡里克說畢，把一滿握粉末塞進嘴裏。

「我也吃。」華莉亞咽下粉末，皺着眉頭。

「縮小藥要比這個好吃些。」

「不，這粉的味兒也不壞，就嫌酸了點兒。」卡里克說着，從盒子上跳了下來，拉拉華莉亞的腳說：「還不快跑出去嗎？」

「爲什麼？」華莉亞說。

「這裏太狹小哩！」

「爲什麼？」

「爲什麼？」卡里克埋怨地說：「我們就要放大了。現在……啊呀！」卡里克話沒有說完便叫了起來。他的頭已經碰到了箱頂。嘩啦一聲，木條箱壞了。

強烈的日光使卡里克目眩眼花。他暫時閉一閉眼，再張開來，前面站着華莉

亞，依然是一樣的華莉亞，一點兒沒有變什麼。可是四周的一切卻大不相同了。綠色的叢林變成普通的細草，草上橫着一株細竿，上面繫着被日光曬得褪色的紅色破布。蚊子仍然變為蚊子。

「好了！」華莉亞說，「我們不必怕蚊子了，只消手掌一拍，怕牠不死！」
「等一會兒！」卡里克擔憂地攔住華莉亞說，「裝有那粉的小盒在哪裏呢？」
卡里克和華莉亞在腳邊尋找。

在草地上面散亂着木條箱的碎片，中間夾着一隻小盒，傍邊都是剝落的羊皮紙屑。風輕輕吹過，飄起一陣輕而白色的塵埃。

「哎喲！那就是放大藥呀！」卡里克驚叫起來，忙跑上去，想把那些塵埃抓住，可是已經遲了。

「怎麼好呢？」華莉亞不安地問，「先生不能放大了，怕要給我們踏死了呢。」

「不要亂跳亂走！」卡里克叱着，「真要給你踏死啦。」

華莉亞立定了。卡里克像梳頭髮一般地用手指把冷溼的草撥開，可是沒有找着。

「喂，哥哥，」華莉亞說，「先生怕不在這裏，否則他會聽不到我們的聲音

嗎？他自己應該會出來。」

「這話不錯。」卡里克贊成華莉亞的話。

卡里克在箱子破片中找出了一方平滑的小板，他拂去埃塵，放在平坦的地方，用細小而很清晰的聲調說：

「先生！聽到沒有？請到這板上來！這上面。」說着，他用手指敲擊着板。過了兩三分鐘，孩子們低頭仔細地看那板上，忽然有像小蟲一般的東西，出現在黃色的木板上。

「先生！」華莉亞高呼起來。

「咄！」卡里克憤怒地說：「像火車頭一般的鼻息！先生禁得住給你一吹嗎？」

卡里克屏着氣彎下腰來，細謎着一隻眼，看那在板上動着的小動物。

「先生！先生呵！」卡里克大聲叫喊，又忙把手掩蔽着口。

「呵！哥哥」華莉亞咕囔着說。「搖着手哩……這樣小的動物，難道我們以前也是這樣的嗎？」

「還要小些哩。」卡里克回答。「不要多講，靜靜看吧。」

華莉亞幾乎停住了呼吸，默默地看着。忽然在僻靜中，聽到一種很細小的聲

音，比蚊子叫還輕的聲音。

「在說什麼！」卡里克把耳朵貼着板說。

「說什麼呀？」

「……不知道。」

這時先生從板上跳下來，在草中消失了。

「走了。」

「到哪裏去的？」

「總有什麼事情，等着瞧吧。」

過了一回，先生又出現了。可是現在不止他一個人。

「咳！」華莉亞說：「誰拉住了先生！」

孩子們蹲着身體努力察看。可是看不出還是先生拉住一隻黃褐色的蛾呢，還是蛾把先生拉住了，不給他跑上板去？蛾扇動着翅膀，一定是蛾拉住先生呀。

「快救先生呀！」華莉亞說，「那廝要吃掉先生哩！」

先生在木條箱板的邊緣憤怒的發出細小的聲音在叫。

「哥哥！先生在說『救救』呢！」說着，想伸手去捉蛾。

「不要性急！」卡里克止住華莉亞：「又在說什麼了呢？」

可是華莉亞早把那蛾抓住了向遠處一拋，再把先生站着的板，移到自己的眼邊。

「先生像在發怒呢！」華莉亞說：「看他樣子很是懊惱。」
先生雙手向上舉，在板上跑動，似乎在叫喊。隨後又以雙手抱頭，小腳只在板上踩着。

「好了呀！先生，」華莉亞說，「那厮已無能爲力了。給我殺死了。」
可是先生依然不樂意，他搖擺着兩手，只吐着唾沫，看上去明明是發怒。

「這樣吧！先生，」華莉亞細聲地說，「我一看見那厮，就把牠踏死好嗎？」

先生聽到這話，抱住頭，越發用力跳着，他盡力叫喊。卡里克看到這個樣子，料想這偉大的學者，一定在說非常重大的事情。

「立刻把牠踏死！」華莉亞叫。

「不許聲響！」卡里克埋怨着說：「你聲氣這樣大，先生耳朵要給你震聾了。先生不是很小嗎。我們把先生帶到那邊去。」

卡里克很當心地把先生從板上拿到自己掌上，靠近耳傍。

「是網衣蛾呀，」非常細弱的聲音在說：「要做標本，非常重要。」

「請再用力說呀！」卡里克細聲地說。

「是說放大的藥粉吧？」華莉亞也細聲說。「可是那藥已經沒有了！」

卡里克看着自己的手掌，一字一句地清楚地說：「先生，怎末好呢？風把那藥吹散了……我們沒有留意……」說畢再把手掌貼近耳邊。

「那沒有關係。」微細的聲音說：「我的研究室中還有一公分在……把我帶回家去就行了……可是現在快找尋那個……在那草中……」

「那個什麼呀？」卡里克問。

「穀蛾科的小蛾，在我的標本中還沒有這一種。給華莉亞去了，無論如何要給我找到。」

「喂！華莉亞！」卡里克說：「快去找蛾，你不懂事，把重要的東西去了。你自己找去。」

華莉亞蹲着身體在草中搜索，很幸運，一會兒就找着了已經半死的小蛾。

「是這個嗎？」卡里克把蛾遞給先生看。

「是呀！是呀！」先生快樂地說：「帶回去，可是要當心，不要弄壞翅膀。」

「家在那個方向呢？」華莉亞說。

「由此向左走，直到池邊。不要轉彎。在池的對面，有一條路通到城市去。」

卡里克把車前的闊葉鋪開來，卷成喇叭形，折轉下角作成一個三角袋。隨後把偉大的學者愛諾托夫先生放在三角袋底。

「現在我們走罷。」卡里克對華莉亞說。「只是要當心那重要的標本，不要掉了。」

「且慢，難道我們就赤裸着身子走上街嗎？」

「那有什麼要緊？」卡里克鼻孔裏哼一下說，「你總是愛管不相干的事情。」

「不，我覺得……」華莉亞說，「光着身體，怪難爲情的。」

「難爲情！」卡里克驚奇地說。

「我的肋骨露出了，瘦得可憐，

給人家笑話。」

「沒關係，走吧！」

「不，不！」華莉亞搖搖頭。

「總要着一點衣服……」

華莉亞拾起了先生的上衣，套在

頭上，卡里克看着大笑：

「反而像個開路神了。」



先生的上衣太長，一直垂到華莉亞的腳跟。袖子垂到膝蓋，可是總算不是裸體了。

「哥哥，你看怎樣？」華莉亞笑着問卡里克，表示很樂意的樣子，「你也着先生的衣服吧。」

卡里克着上先生的褲子，褲子也太長，直套到咽喉爲止。

「那很好。」華莉亞稱讚說。

卡里克把褲子繫好了，走了兩三步，卻絆倒了。幸而裝着先生的三角袋托在手中，否則一旦失落了，也許會被踏得稀爛。

「再把褲子拉起一些。」華莉亞幫着卡里克。

卡里克拉起了些，果然走起來方便多了。兄妹倆手攙着手齊聲歌唱起來：

「前進吧！喇叭在吹了。

勇敢的孩子們。

擡起頭來！

光榮的驚的孩子們。」

在池的對面，便有一條筆直的柏油路，可以一直通到城市裏去。

回 家

卡里克和華莉亞走到城裏，已經是黃昏時分了。天色暗下來，各家的窗戶上都透出黃色的燈光。街上已經沒有人了。前面稍遠的地方，聽到孩子們喧嘩的聲音，他們正在吵架。公園的暗綠色的地上，照射着電燈。音樂聲，人們叫喚聲，車輪滾動聲，接着都聽到了。

「他們在游夜公園啊。」卡里克側着耳朵聽，「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失蹤了多少時候了？」華莉亞問。

「已經很久了。」

「大約兩星期罷。」華莉亞嘆息着說。「倒好像經過兩三年那麼久呢。」

公園到他們的家已經很近了。

「我們快走吧。」華莉亞說。

「跑吧！」

他們兩人只朝着家裏跑去。只見一家灰色大門前，跳出一隻曲腳裂耳，披着長毛的大狗，狂吼着向卡里克和華莉亞身邊撲來，像要咬他們的腳。

卡里克趕忙撿起石子來擲牠，狗悲叫着，縮着尾巴，退到門後去了。

「咄！」門後有誰在叫。「什麼人敢打我們家的狗！」

門開了，跳出一羣孩子來。卡里克和華莉亞站住了。

卡里克一手提着快要褪下的褲子，一手托着包着先生的車前葉子。說：

「請你們喝住那狗，不要對我們狂吠。」

孩子們走攏來，包圍着卡里克和華莉亞兩個。其中一個小孩子雙手插在自己褲袋裏，吐一泡唾沫，輕蔑地看看卡里克和華莉亞兩人。

「好奇怪的東西！」孩子們嘲笑說，「這樣的東西不曉得從哪裏來的？」

「我們是……旅行回來的。」華莉亞吶吶地說。

孩子們更大聲地笑了。

「同你們媽媽到市場去旅行了回來嗎？」一個孩子叫着說。

「不然，是到菲列賓去過了回來嗎？」

「或者想偷東西吧，假裝說是旅行。」

卡里克上前一步，正色地說：

「諸位，請讓出一條路，否則……」

「否則你待怎樣？」

「什麼規矩都不懂！」

孩子們開始牽拉華莉亞的長衣，和卡里克的長褲。

「饒了我們罷！求你們！」華莉亞急得要哭出來。「我們要回家去，不能再耽擱了。」

「你們究竟從哪裏來的？」手插在褲袋中的孩子說。

「不是同你們說過了嗎？」卡里克說。

「不行。附近的野菜田裏失去了兩個稻草人，一個着上衣，又一個着褲子。」孩子們又笑了一陣。

「喂，各位！」其中一人叫道，「把他們倆帶到野菜田裏去，倒可以嚇退烏鴉。」

「你們休纏！」卡里克勇敢地叫。隨即把托着先生的手，高高的擎在頭上，瞪着眼，用可怕的聲音大叫：

「松裁蟲，黃蜂。」

華莉亞也大叫：「胡蜂！」

包圍着他們倆的孩子們一個個面面相覷。

「步行蟲！」卡里克咬着牙齒大叫。

華莉亞舉起手，伸着指，蹣着腳叫：

「松藻蟲，松藻蟲，真可怕呀！」

孩子們四散逃走了。

「不得了！」他們中的一個恐懼地叫着。

在暗夜中，灰暗的白色上衣，在空中飛走，到處只聽到蓬蓬的關門的聲音。路上一個人影也不見了。

「想不到！華莉亞，」卡里克才吐了一口氣說：「生物學真道理，誰都沒有看到，已經逃跑了。倒活像做了我們的開路神。」

卡里克和華莉亞隨即用盡力氣向前跑。人家，道路，花園，都像在影戲中一般一閃就過去了，不一會他們便來到自家的門前。

「先生沒有遺失嗎？」華莉亞喘息了一會問。

卡里克輕輕地拉開葉子來，看了一下，

「很好！端端正正地坐着呢。」

卡里克和華莉亞看到了很熟悉的有燈光的窗子，從鐵格子中間望進去，不知是母親呢，還是祖母的影子，正從客室跑到廚房裏去。

「晚餐已經預備好了呢。」華莉亞說。

「我們也許還趕得上吃晚飯。」卡里克說：「快進去！」

「哥哥！我怕！怕媽媽要罵我。」

「沒辦法。不過媽媽不會比蜘蛛更可怕！」

卡里克用手推門，門已經落門了，忙揪着電鈴，室內一陣鈴響，半分鐘內沒有回應。兩人正等得心焦，忽然聽到腳步聲，門呀的開了。媽媽站在他們面前。

「啊呀！你們兩個！」母親情不自禁地喊了一聲，大聲地哭泣起來，「噯……你們……這裏來！給我抱抱！」

母親把卡里克和華莉亞緊緊地抱住了。

「媽媽，且慢！」華莉亞急急從母親手腕中擺脫了，大聲地叫，「你要把先生擠死了呢！」

華莉亞！你說什麼？」母親說着，又大聲哭了。

媽媽不要哭。」卡里克正經地說，「先給我一隻小杯子。」

杯子？」

是呀！」卡里克說，「好把先生放在裏面。我們怕會把先生遺失哩。」母親莫明其妙地拍了一下手說：

「你們莫非瘋了，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媽媽快給我杯子。」卡里克說。「如果把先生丟失了，一年也找不到了，快給我杯子。」

母親又驚又喜，心裏想要是他們真瘋了也沒有辦法，且不要心焦。她也不說話，便到廚房去拿了一隻杯子來，眼淚汪汪地遞給卡里克。看他究竟做什麼。

卡里克展開多肉的車前葉子，橫倒了杯子，說：「先生，請到水晶宮裏去。」

只見一個小甲蟲一般的動物，在綠葉上蠕蠕地跑進玻璃杯中。

卡里克審慎地豎起杯子，放在食桌上。

「先生，不覺得怎樣嗎？」卡里克說畢，把耳朵靠在杯口像在細聽。杯子中發出細微的聲音。

「這樣好不好？」卡里克說：「我用手帕墊在這杯子底下，再鋪些綿絮作褥子。請安心睡罷。」

「我明白了。」母親還含着眼淚，臉上卻浮起一陣微笑，說，「你們大概有什麼一種新奇的奇感吧？但在這杯子中像瓢蟲一般的究竟是什麼？」



「瓢蟲？」卡里克憤憤地說：「稱這偉大的學者爲瓢蟲，真是大大的不敬。」
「什麼？」母親苦笑着說：「在這種遊戲中，你們把蟲稱爲學者嗎？」

「不是遊戲，也不是蟲，這是先生。」

「這樣嗎？那麼把杯中的東西讓我仔細看一看。」

母親低下頭，細細的看着杯子裏面，心想裏面必是一種什麼馴熟的昆蟲。

「咦！是一個人呀！」母親驚奇的叫，幾乎像換了一個人的聲音。

「不單是人，媽媽，」卡里克說。「是我們的先生呀，就是愛諾托夫先生。」

先生發明了這樣的縮小藥，我們吃了變得更小。後來我們吃了放大的藥，又變大了，先生要吃的放大藥，可是已經沒有了。幸而在先生的研究室中還有一點兒存着，我們要立刻帶先生去，把他放大。」

母親目光灼灼地看着卡里克，聽他說話。孩子們並沒有發瘋，她明白了。

「那麼，你們……」母親說，「先生的家已經給警察們封閉了。這件事要等到明天早晨才可以辦。你這樣對先生說一聲。」

卡里克就把母親所說的話，細聲轉告先生。

「沒有關係，卡里克。」先生愉快地說。「這裏很舒服，等到明朝也好。」
卡里克擡起頭來對母親說：「那末等待明天早晨吧。」

玻璃杯中，又聽到微小的聲音。卡里克側耳細聽了一會兒，說。

「媽媽。請坐到這裏來。先生叫我把經過情形講述一遍呢。」
母親點點頭坐在旁邊。

卡里克咳嗽一下，就開始講述他們在地面上，地底下，水面上，水底下，天空裏，森林裏，洞窟裏，山谷裏到處作勇敢的冒險旅行的經過。他指手劃腳，表示怎樣爭鬪，怎樣坐船，怎樣飛行，怎樣在幽邃的洞穴中探索的各種情形。

母親聽卡里克講說的時候，張大了眼睛，屏着氣息，身體動也不動，靜靜地聽着；聽得出神了，竟忽而哭泣起來，忽而又嘻笑起來。

「可憐的孩子……」母親用手帕拭着眼淚說。「遭了這許多危險，要是祖母回來聽到了，不知怎樣可惜你們呢。」

「是，媽媽」卡里克說。「我想在祖母面前，還是不說的好。」
母親想了一想，微笑着說。

「是的。祖母心臟衰弱，聽了這話恐怕太受刺激。你們看到祖母只說在伯父家裏就是了。……現在我燒飯去，你們想吃些什麼？」

「媽媽！」華莉亞說。「我們什麼都吃！什麼都吃過了！」
母親忙碌起來。只聽得餐室中碗碟叮噹發響，廚房裏燃起煤氣

和華莉亞洗過了澡，換去衣服。母親已把食事預備好了。麵包，火腿，燒肉，冷盆，野菜湯，和其他種種菜肴。

然想到，立刻走到廚下，拿了一個黑色的瓶子來，瓶口塞着黃金色的液體。

「噯，你們……」母親說：「在湯裏面放一點葡萄酒，也許更什麼都預備好了，大家圍坐在餐桌旁邊。」

「還有先生怎樣呢。」卡里克說着。把放着先生的杯子，恭己和華莉亞之間。隨即取了一些燒肉放到杯中。

「先生，請吃一點。」

杯中聽到啜啜的聲音。

「麵包也放一點，華莉亞說着，拿了一小片麵包。」

「葡萄酒呢？」母親問。「也得請先生吃。」

「很好！」卡里克站起來說，「須要用燗。」

卡里克跑到自己的寢室，拿了自來水。

它洗得乾乾淨淨的，才吸了許葡萄酒，向

於是，大家準備大嚼了。

「敬祝先生康健！」

「慶祝我們的旅行結束。」華莉亞也叫

大家把杯子碰了一下，開始吃喝。

尤生也愉快地吃着燒肉，喝着葡萄酒。

不久大家都有睡意了。卡里克和華莉亞在

生也在杯子裏面，把身體頭在綿絮中睡覺。這是真
睡眠。現在再沒有驚擾他們三人清夢的事件發生了。

第二天，先生很自然地，站在自己研究室的寫字桌前。

十幾個新聞記者蠻擁而來，給先生攝影，記錄先生所說的冒
不多幾天，有一種報紙登載出先生巨大的肖像，同時發表了

情的重要論文。

不知是誰傳播着消息，說愛諾托夫先生已經完成了使大象變做

忽而傳說又變了，個個都說，「愛諾托夫先生能把蒼蠅變成大象」

各國為之驚的學者，但本書著者卻沒有知道。對於這

不過把自己所看見的事情描寫了出來而已